

CHONGQING CHUBANSHE

东欧文学丛书

重新站起来

〔阿尔巴尼亚〕 获·祝万尼 著

郑恩波 译

东欧文学丛书

重新站起来

〔阿尔巴尼亚〕

获·祝万尼 著

郑恩波 译



责任编辑　张世俊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阿尔巴尼亚〕获·祝万尼著　郑恩波译
重新站起来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125　插页5　字数177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7-5366-1335-0/I·247
定价：4.25元



说明：这是本书译者任《人民日报社》记者赴阿尔巴尼亚访问时，与本书主人公的生活原型——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努莱丁·霍扎同志在爱尔巴桑的新铁路义务劳动工地上的合影。照片是作者的挚友戴枫同志拍摄的。

内容简介

本书是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获·祝万尼根据共和国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努莱丁·霍扎的先进事迹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丁尼·希卡，是现实生活中的努莱丁·霍扎的化身。

建国初期，丁尼参加了建设新铁路的义务劳动，光荣地当了“突击手”。铁路建成了，义务劳动者们踏上回乡的路程，丁尼·希卡却不幸从火车上摔下来，被车轮切断了双腿。从此，这位19岁的六级机械工，开始了与命运的搏战：在国家医疗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自己动手制作木腿，练习走路；他不安于领取全额退休金的生活，克服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他当过俱乐部管理员、回收仓库保管员。在国际风云骤变，国家受到封锁，经济极其困难的形势下，丁尼在潮湿、阴暗，被称为废铁的坟墓的回收仓库，修旧利废，为国家节省大量资金，并且参加自动升降载货汽车的试验，取得成功。一个失去双腿的人再生而起，成为真正的勇士。

全书激荡着鼓舞人心的革命豪情和催人向上的战斗力量。小说以纪实的笔法，以真实质朴的故事、以细腻感人的心理描写，撼动读者心弦。本书曾荣获1970年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25周年，全国文学创作比赛长篇小说一等奖。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遭受过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曲折。

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又是社会和时代

的反映。东欧各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后来虽然遭受了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但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东欧文学也相继繁荣起来，其独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又推动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19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和作家；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捷克的马哈、聂姆曹娃、聂鲁达，匈牙利的裴多菲、约卡伊、米克沙特，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保加利亚的波特夫、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兹马伊等。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采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放异彩、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文学相继出现、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崛起。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和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大

战中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50年代前后（除南斯拉夫外），曾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大大扩大了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歌、小说，又有对社会上种种的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对过去错误进行反思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反映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有的采用怪诞、魔幻或者象征、隐喻等手法。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并得到了欧美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接近、了解和增进友谊的桥梁。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先驱们，曾积极热忱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过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并亲自翻译了东欧作家的作品，还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东欧文学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东欧各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以及东欧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也为了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特编选出版这套"东欧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由著作和翻译作品组成，著作包括东欧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评论专著，由我国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而成；翻译作品以小说为主，着重介绍东欧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佳篇，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读者有所裨益，并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指教。

荻·祝万尼和他的《重新站起来》

（代译序）

郑恩波

近半个世纪以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光辉成就。

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形成、发展和日益繁荣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阿尔巴尼亚一直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文学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文学要真实地反应、热情地讴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文学家要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同火热的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在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坚决反对、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等等一系列原则和口号，武装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在这些富有革命理想和艺术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当中，以描

写社会主义新人和塑造正面英雄人物形象为显著特色的小说家荻米特尔·祝万尼，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1934年荻·祝万尼生於阿尔巴尼亚东南方风景秀丽的保格拉带茨湖畔。在湖畔幽静的保格拉带茨城度过了童年。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他还不到10岁，但是游击队员和勇敢的孩子们艰苦卓绝的斗争，却在小祝万尼的心灵里播下了勇於拼搏、敢於胜利的种子，为他成年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著名中篇小说《战斗的早晨》(70年代根据这部小说拍成的同名电影早已在我国发行)，就是他根据童年时代的生活积累，献给聪慧果敢的保格拉带茨儿童的一曲颂歌。

1953年在中等医科学校毕业后，祝万尼作为助理医生，先后在爱尔巴桑、格拉姆什和黎布拉兹得工作几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陆续地发表了许多以医疗事业为题材的短篇小说。1959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钟声》。

因为文学事业对他的吸引力日渐增强，后来他便中断了助理医生的工作，考进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接着，还担任了阿尔巴尼亚作家协会机关报《光明报》的编辑工作。近年，又荣任了该协会的机关刊物《十

一月》的编委。

祝万尼是一个多产作家，几十年来创作了很多为阿尔巴尼亚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其中影响较大和获奖的有中篇小说《战斗的早晨》、《两夜之间》；长篇小说《重新站起来》、《隧道》和《范·斯玛依里》等；短篇小说集有《在建设工地的道路上》、《祝万尼短篇小说选》等；戏剧作品有话剧《盛大的光明节》、《两年以后》等。

长篇小说《重新站起来》是祝万尼的代表作，曾荣获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25周年全国文学创作比赛长篇小说一等奖，在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二十年来，在中学文学课本和大学文学系的文选读本中，都选有这部长篇小说的片断，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因为这部小说的成功，祝万尼作为成熟的作家，跨进了阿尔巴尼亚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的行列。这部小说又被公认为是心理分析小说，它的出版为阿尔巴尼亚文学殿堂增添了新的光辉。

《重新站起来》是以阿尔巴尼亚著名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努莱丁·霍扎的先进事迹为生活原型，经过巧妙的艺术概括和加工而写成的纪实性小说。书中的主人公丁尼·希卡，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努莱丁·霍扎的化身。大致内容是

这样的：十九岁的六级机械工人丁尼·希卡，参加了阿尔巴尼亚解放后修建铁路的义务劳动。劳动中表现出色，被评为突击手。铁路建成后，丁尼乘车准备去出席重要会议时，不幸从火车上摔下来，被车轮切断了双腿，生命处在死亡的边缘。人们将他立即送到医院，经过紧急抢救，他终於活了下来，但两条腿却再也不可能复活了。丁尼从此开始，同这一不幸的遭遇进行了顽强的搏斗。截肢后，他不要求特殊照顾，甚至连救护车也不让派，独自回到爱尔巴桑城。在家里他用李子木为自己制作一副假腿（解放初期阿尔巴尼亚没有假腿，更没有安假腿的医疗技术），以难以令人置信的毅力练习走路，不知流了多少血、多少汗！原来的女朋友离开了他，一些深受外来思想影响的人嘲笑他，打击他，但这些都没有吓倒年轻的丁尼。在工友、邻居的关心和帮助下，在妹妹维约婕的关怀和体贴下，丁尼终於拄着拐杖走到了大街上，回到沸腾的生活中。如果以为丁尼自做假腿只是为了能像健康人一样地走路，那就太狭隘了。他走路的目的是为了能像工友们一样地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国家根据有关法律，发给他百分之百的退休金，按一般人的想法，他完全可以在家休养直至晚年。但是，他却要当一个真正的建设者。他找到工会，要求负责人撕掉他的退休金

簿子、分配他到从前工作的岗位上，为国家出力。工会根据他身体的实际情况，安排他到俱乐部卖票、管理台球。丁尼对此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经过几年孤苦生活的熬煎，他总可以工作了；不高兴的是，还未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管理俱乐部的工作中，把俱乐部管理得井井有条。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丁尼又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党组织和工友们的支持、帮助下，他当了修机厂回收仓库的保管员，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废铁墓地变成了贵重零件积存库。后来，他还搞起革新活动，制作了许多急需的汽车和机器零件，为厂里和国家节约了千百万列克*。在实际工作中，丁尼进一步提高了觉悟，提出了入党申请。一个无腿的残疾人，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在党和同志们的关怀和鼓励下，终於丢掉了拐杖，真正地重新站了起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洪流中，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重新站起来》最为可贵的一点，是塑造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丁尼·希卡这一普通劳动者，集中地代表了革命年代里阿尔巴尼亚人民最宝贵的品质、最高尚的情怀、最纯洁

---

* 列克是阿尔巴尼亚的货币单位。

的心灵、最美丽的风采……丁尼·希卡这一俊美的形象雄辩地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在艺术上，《重新站起来》的心理描写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部纪实性长篇小说，不是以曲折奇异的情节感众，而是以十分真实、细腻、感人的心理描写取胜。丁尼·希卡从失掉双腿倒在血泊里，到丢掉拐杖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心理活动，写得很有章法，合情合理，不时地在读者心里掀起感情的波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祝万尼笔下英雄人物的心理活动，是真实可信的，自然的，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假大空式的，因此才是感人的。作者对丁尼·希卡心理描写的成功，使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是何等的中肯！他说："一个作家，必须使他的艺术给人以自然的印象，而不是矫揉造作。自然是有说服力的，而矫揉造作适得其反。矫揉造作会使听众以为我们是在玩弄阴谋诡计，就像给他们的酒掺上水一样"。

古往今来，许多才华出众的小说家，都是很会渲染气氛的，有的作家甚至把渲染气氛作为自己的一种主要艺术手段。《重新站起来》在这方面也是很有特色的。作者围绕着主人公丁尼·希卡与同志、朋友、领导、情人的关系，不露声色

地、从容不迫地展现了一幅幅非常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画面。人们的每丝微笑，每个手势、每瞥目光，甚至每支烟、每杯酒、每束花，都被作者纳入到一种特殊的温暖的氛围里，让你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宽松、友爱……一个失去双腿的重残者的生活当然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是整个作品留给你的印象，却是像春天般的温暖，像夏天般的火热，让你始终感到：阿尔巴尼亚人不相信眼泪。这种艺术上的巨大成功，我觉得是与作者对生活气氛恰如其分的渲染分不开的。

人总是应该有点精神的。当年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80年代的张海迪等不平凡的人物，曾给了我国青少年以巨大的鼓舞力量。今天，当我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候，我相信，身残志坚的勇士丁尼·希卡，也一定会被我国广大读者所敬仰、所喜爱，也一定会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译者感到欣慰的是，十几年前当自己任《人民日报社》记者时，曾亲自在阿尔巴尼亚采访过这部小说主人公的生活原型——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努莱丁·霍扎，写过介绍他的模范事迹的通讯。今天，又把根据这位英雄人物的事迹创作的小说《重新站起来》翻译出来奉献给我国广大读者。愿永远都作中阿两国

人民、两国文化友好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郑恩波1990年春节於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第一章

人们匆匆忙忙，拥挤着上火车。机车鸣笛几次，甚至好象有些气怒了。可是，人们仍不愿意理睬它。上来又下去；下去又上来。全体铁路员工再也不能忍耐了。火车负责人十分钟之前就发令开车，然而，机车沉重的轮子还是没有转动。汽笛再次发出啸叫声，声音短促而严厉，仿佛对大家讲："现在就要开车，如果你们还没有找好座位，出事的话，可要自己负责！"尽管如此，火车还是没有开。一群年轻的乘客和好奇多怪的人，向车厢一涌而去，毫不羞惭地接吻、拥抱起来，互相传递条子和香烟。另外一些人，却一点也不在乎火车已晚点十二分钟开动这件事，互相写起通讯地址来。火车负责人完全失去了忍耐力，脸色骤变。上来又下去，开始喊叫起来。

"不要说了，不要吵。"站长对他说道。

"怎么能不吵呢？已经晚点十五分钟了！"

“人们还没有习惯乘火车，没有习惯你的准确性。”

“这些人不吃亏是不会吸取教训的。”

“不要忘记，铁路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修建起来的，我们应当有些忍耐性。”

“任何忍耐都是有限度的，我要开车了。”

“等一下，我们把车站门关上。”

“真可怜，我都急死了，你还没把门关上？”

“瞧，现在就关，人家打电话告诉我们，要等等来到的那些人。”

“他们是什么人？”

“青年会议的代表，昨天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议闭幕了。嘿，那会议多带劲！”

火车的汽笛再次呜呜地叫起来。吼叫声干哑而严厉。机车沉重的轮子，费了好大劲儿才转了半圈，与其说想开动，倒不如说是想吓唬人。稍停片刻，汽笛又发出了呜呜的叫声，轮子开始慢慢地转动起来，拖着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

“喂，小伙子，你挤什么，踩了我的脚啦！”一位妇女大声地嚷嚷，生气地端详着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满脸通红，马上向她表示歉意。这位妇女看到小伙子害羞的面庞时，有些过意不去了。她对他微笑一下，好象说：“没什么，没什么。”

“我想到另一个车厢去。”小伙子解释说，“我

我的同志们，请劳驾，我过去一下好吗？"

"有本事就过吧！"妇女说道，又对他微微一笑。

小伙子向另一边靠了一下，又挤了一阵，想穿过人群，人们把车厢全塞满了。

"这些人到哪儿去啊？"一位老人小声地说道。

"火车通车了，这可是件大喜事啊！说真话，不亲眼看看它，我们一死可就没机会了。"紧贴在老人后面的一个人讲道。

"让我过去一下。"小伙子和蔼可亲地说道。

"噢，孩子，你到哪儿去？"

"找同志们去！"

"请过去吧！"老人说道，可是他没挪窝，因为怎么也挪动不得。

小伙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两个老人之间挤过去，靠到车厢的门口。他以罕见的灵敏动作，走到另一个车厢，一边挤一边走到车厢的尽头，接着又走到下一个车厢。可是都没找到人。他心烦了，因为他将独自一人度过整个旅程。他依在车厢的门旁，向窗外望去。在他那尖尖的肌肉丰满的脸上，能看到一对令人尊敬、炯炯有神、喜笑盈盈的眼睛。这双眼睛，总是流露出一种胆怯好奇的感情，望着周围的一切。火车向前驰骋，沿途在车站上停下来，接收新的乘客，再朝前赶

路，把一座座掩映在林丛中间、房舍争辉的村庄甩在后面。在一个车站，谁也没上车，尽管那里有许多人。当他看到一群群向火车致意的农民时，一种难以描摹的感情涌上了心头。他第一次感觉眼睛湿润了。他害羞地低下头，瞟了一眼挂在茄克衫上的红色的"S"字*，这是他几天前，在彼奇-爱尔巴桑铁路竣工前一星期获得的。当列车通过车站时，小伙子全身感到兴奋，一片工地在他的眼前铺展开来。在这里，他作为自愿者劳动过六个月。他觉得小房子是那样可怜，一看到那整片的空旷的场地，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了。他从来也没想到，这片场地会落到这般空旷的地步。列车迅速地在房屋的前面通过，他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心怦怦直跳。窗外，除了收获的田野之外，什么也见不到了。小伙子觉得奇怪，不知这全部的晚秋景色怎么打动了他的心。慢慢地嗅到了泥土与挤满车厢的人们的汗水混杂在一起的气味。又过了一些时候，他清醒过来了，露出愉快的笑容。泥土和汗水的气味，就是他身体和衣服的气味。他就是这样穿着仅有的那一身衣服，保持原来的本色，从铁路工地出发开会去。

"明天到河里去，带上一盒肥皂，把全身好

---

* 《S》阿尔巴尼亚语"突击手"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好洗一洗，衣服也要全部洗一下。然后再到修机厂去，一天的时间没大问题。”他思虑着，开始玩味河水和沙子给予他的愉快，“我要躺在阳光下，躺上一整天，我一定能歇过来，衣服也会晒干。同志们要去找我，一定会想到我在河里。”丁尼就是这样地琢磨着。没注意他用肘子给自己依靠的车门把手加重了压力。列车拐了一个大弯，突然间，他察觉到，火车在拐弯处受了一次震动之后，车门猛地打开了。紧接着，他便被甩到了外面。他让自己清醒了一会儿，用尽全部力量，胳膊和腿竭力挣扎，滚到了小丘的斜坡上。由于他不能抓住泥土，一股强大的气流把他吸到正在轰隆隆向前滚动着的车轮下面，然后他就人事不省了。如同斧子劈头盖脸一般袭来的沉重打击，使他从朦胧中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又闭上一会儿，因为一种东西象太阳一样刺他的眼睛。然后，他就倒在浓浓的漆黑的夜色之中了。接着，又感到了阳光的照射和无可忍受的如同刀割一般的疼痛。在火车轮下面，他失去知觉。那火车在切断了的腿上面沉重地开过去。他又醒过来一会儿，再次亲眼看到了火车轮子。热烘烘的太阳似乎离开了原地，他感觉到了正在流出的血液的热量。他竭力想站起来，但是不能做到这一点，整个无腿的躯体仿佛钉在地上了。他仅仅抬起头，在几米以

外的地方，在铁轨中间，看到一条血淋淋的腿。他使劲地忍住疼痛，转一下脑袋，在粗墩墩的身体旁边，看到了另一条长长的压得扁扁的如同金属板一样的大腿。他看着这两条大腿，觉得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唯有在这时候，他才产生了站起来拣起大腿的念头。费了很大劲儿，却只抬抬头，两眼什么也看不见。过一会儿，他又使使劲，但是只看到了从大腿上流出的鲜血，那血就象从两个泉眼里流出来的似的。鲜血使他真的苏醒过来，并很清楚地看到了一切：两条铁轨，山丘的斜坡；从身体上分割出来，被抛到远处的两条腿，开始变黑的两大滩血。他抬起头想往远处看，可是，眼前漆黑一团。太阳继续朝他靠近，仿佛离开了自己的轴心。他长时间地觉得疼痛，陷于朦胧的沉默无息的状态中，似乎失去了生命。当他清醒过来时，觉得心脏每跳动一次，都有一点东西从他那死死地钉在地上的身体中崩发出来。

“血！血！”他喃喃地说道，费尽千辛万苦卷缩身体，在自己的每一行动中都战胜了巨大的疼痛。他卷缩成一团，双手向伤口伸去，想止住流血。

经过这一努力之后，他又看到了太阳。太阳是那么近，假如他有力气的话，定将伸出手推推

它，叫它靠到一边去，以便使自已从它喷射到脸上、烤烧着身体的热气中挣脱出来。他动弹不得，喃喃地说道："水，水！"他又昏迷过去了。然后听到远处传来几个人的声音，睁开眼睛一看，除了看到几个人影向他靠近以外，其它什么也没看见。他努力要看清楚，分辨出从停车的两条铁轨中间，向他跑来的人们。

"水，水！"由于刀割一般的疼痛，他闭着眼睛叫道，然后又一声不响了。

当人们走到他跟前时，他听到：

"照我看，他是死了！"

"唉呀！多惨啊！"

他竭力睁开眼睛，不过那是白费劲。他用力想叫喊，即使叫出一点声音也好，以便给人还活着的信号，但是没有成功。他的全部努力，哪怕要发出一点声音的尝试，统统都白费了。整个火辣辣的太阳，全都照在他身上，象一座山似的沉沉地压住他身体的每个部位。

"他们一定认为我死了，要把我扔掉。"他焦急地思虑着，好不容易叫出声音来："水！……水！"

"别给他水，那要死人的！"

"怎么倒下的，谁看见了？"

"火车在转弯的地方震动时，车门开了，好

象有人用手推了他一下，于是他就被甩到外边去了。”

“假若不是被甩到外边去，车轮早就把他压成肉酱了。”

“压的多厉害啊！”

“我们怎么办呢？”

“一直把他送到火车站去。”

“什么车站呢？啊……”

“那么往哪儿送呢？”

“把他放到汽车路上，送到城里去。如果往火车站送那肯定要死人的。”

“……水！……水！……”

“我们给他水吗？”

“不！喝水不成！”

“……水！……”

“给他水，再不给，那太有罪了。他的情况多严重啊，只要水喝，真可怜！我简直不能想像他能得救，看看这些血吧！”

“……水！……”

“我给他水喝！”

“你若给他水，他就会死！”

“这个人就是得死掉。”

“你睁眼瞧瞧，他在看我们呢！”他们之中有人叫道。

他什么也没看见，一副面孔也没看见，尽管睁着眼睛。他慢慢地把目光转移到那个手里拿着一瓶水的人的身上。

“我不能不给他水。瞧！他的目光是怎样地盯着我。假如他死了，我对他要欠一辈子债！”过路者坚决地说道，蹲下身来给他水喝。

由于伤口和疼痛的折磨，嘴唇干渴得破裂了，无力动弹一下。水流过小伙子的嘴唇和面颊，他又昏迷过去了。

“喂，小伙子们，不要耽误时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道，并且脱了茄克衫。

其他的人把他抬起来，放到茄克衫上面，然后出发了。给他水喝的那个人，拣起两条切断的腿，跟在人们的后边，向前赶去，接着便跑起来，来到大道上，因为他看到远处有一辆公共汽车。汽车开到第一个转弯的地方，在他身旁停下来。司机和乘客当看到一个男子手擎两条腿站在路当中的时候，都很惊奇。

“这是什么？”司机问道。

“出了一桩事故，快把汽车开回去！看，就到了，把他送到城里去。”

人们赶到时，汽车恰好转回头，然后准时而飞快地出发了。

“把我往哪儿送？”小伙子说道，睁开眼睛。

"往医院送。"

"你们全是白费劲。我……"他没有说出来，因为又昏迷过去了。稍停片刻，他又苏醒过来，说道：

"把我放下，让我死掉算了，放下我吧！"

任何人都没回答他的话。

"把我放下，让我死掉算了，你们没听见吗？"

还是没有人回答，汽车上鸦雀无声。大家全都注视着这个散发着血液、汗水和泥土气味，年纪轻轻、大约十九—二十岁的小伙子。人们望着他，默默地为他心焦，尽管大家根本不认识他。

汽车向前开着，人们想：小伙子会怎样呢？难道能得救吗？一位健壮的显得很年轻的男子，把头转到一边，对他旁边的那个人说道：

"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别人都努力救你的时候，你应该去死，尤其是年纪这样轻，还没有尝受到生活的滋味，那样做将意味着你是个坚强的人。"

"没有腿无法生活，将来当你不能站立的时候，能够做什么事情呢？"

"所有没有腿的人都成了乞丐。你晓得，乞丐的生活不是挺糟吗？在意大利……"

"住嘴！你这猪崽子！这位还活着，还在听别人讲话呢！"司机严厉地骂道，可是那位男子对此

毫不在乎。

“在意大利采用木腿，人们称那东西叫假腿……要做成梯阶式的。另外，今天道路都不通。而且从这个人的茄克上衣来看，我不相信他口袋里能有十个列克。……”

“你再不住嘴，我就把你从车上拖下去！”司机怒气冲冲地吼道。

那男子却毫不介意。

“水！……水！……水！……”

“马上就到了。”司机说，“到医院给你水喝，还给你药吃。鼓起勇气来吧！鼓起勇气！不要叫自己显得难堪。”

第 二 章

“我们看看他数数能数到多少。”医生说，给他敷上了麻醉剂。

“放开我，医生，放开我，叫我死了吧！”

“将来有一天，当你回忆起现在讲的话的时候，你要害羞的。数下去，不要哭，因为那对你不体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医生！”

“数下去！数下去！”医生说道，探头看看小伙子的面容。小伙子在麻醉剂麻醉中沉沉地睡过去了。

“奇怪，”一个护士讲道，“我发现处于昏迷状态的受伤者，一进到手术室里，都要苏醒过来一会儿。”

“是这样。”

“医生，我注意到了，你根本不问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地方人，可是你却继续工作，好

象你同他们是老早就相识的朋友。”

“我的任务就是叫他们重生。”

“那么这个人能得救吗？从洛格齐恩到都拉斯，铁路都叫他用血给染过了。”

“用血和汗水。”助理医生小声地说道。

“什么汗水？”

“他当过六个月自愿者。”

“请把锯给我。”

“请尽力给安假腿留点地方。”

“假腿，假腿！那些假腿可真叫我们发愁啊！割了腿，可是却没有假腿。”

“假腿缺少叫人伤心，叫你一辈子都无能为力。”

“关于假腿的事，上面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没有。战争把我们的假腿全用光了。将来要建设畸形矫正术门诊部。不过，那不是现在，是以后的事。”

他们静悄悄的，不说话。每次一谈起假腿来，他们总是沉浸在深深的静默之中。

“若是有假腿该多好啊！伤员将第二次学走路，甚至还要学跑步呢！当我看到他们缺腿秃肢地离开医院的时候，我的心可难过哩。”

“也许过几年之后，我们会实现这一美妙的理想。现在我们需要好好地小心地把它截断，以

免将来当你的理想实现的时候，给你带来痛苦。”

当手术做完的时候，医院里的人们都清楚地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他的卡其布做的茄克衫兜里，找到一个手册，上面写道：丁尼·希卡，爱尔巴桑人，职业是机械工。于是立刻通知了爱尔巴桑和都拉斯市警察局。那一天弄清了很多事情，办理了一系列特别手续。

有关丁尼的事情，已经搞得清清楚楚。这位十九岁的年轻人的名字，作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载入了残疾人的名册。让他全休，领取的退休金，相当于工作时的工资。给他动手术的医生，首先对每件事情进行得很圆满感到满意。深夜里，在离开医院之前，嘱告值班医生对他要给予关照，然后走进来祝患者晚安。

“嗳，你感觉怎样？”

丁尼没回答，

“医生，还没结束麻醉。”护士插嘴说道。

医生听听脉搏，对护士嘱告了几件事情。然后，一边考虑失腿者的事情，一边走开了。“我救了他的命。”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好象有些吞吞吐吐，带有讽刺的意味。“他的命，我是给救过来了，可是这位只有躯干的人的生活将会遇到怎样

的困难！也许明天、后天，也许一生，这个人都要诅咒我救了他，生活可真见鬼，算了，我总算完成了我的任务。”

“晚安！”他对病房里的其他患者说道，然后就走了。

“晚安！医生。”一个病人喊道。

“安静。”护士对他讲道，因为顷刻间他注意到，刚刚动过手术的人活动了一下。

停了一会儿，这个人睁开眼睛，极其惊奇地环视周围，不懂是怎么回事，然后又闭上眼睛，仿佛对他所看到的东西感到害怕。他合上眼睛，第五次想到，他所看到的一切，是否是一场梦。然而，他所感觉到的疼痛，却使他受到了震动。“这可是真的。”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眼前闪现出一个手拿瓶子的人的脸庞。然后又看到了火车、车轮和腿。当他想起腿的时候，觉得心疼得很厉害。他慢慢地把手挪动一下，向腿摸去，想看看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是否是真的。可是……胳膊没有全伸展开……

护士的眼睛盯着那盖在被单下面的手如何活动，她情不自禁地咬咬嘴唇。她发现，刚动过手术的人，是如何开始再次伸出手，查看另一条腿。

“这个人早就做过麻醉了！奇怪的人哪！他怎能不向救了他生命的医生答话呢？”

当手碰到连结着绷带的大腿时，丁尼全身都颤抖了。护士察觉了他的疼痛，想跟他说话，可掂量了一下要说的话，没有吭声。她瞪大眼睛，注视残疾人是否会作出某种越轨的事情。“我好可怜哟！”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她就在这个人的身旁。尽管他已经做完麻醉，但仍不睁眼睛，不说一句话。她当外科护士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是象这次的情况，还从未碰到过。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办，便从小橱柜上拿起一块湿毛巾，把它拧干，放到丁尼的额头上。可是，顿时他就发起抖来，脸色也变黄了。

“把手巾拿掉！”丁尼声色俱厉地说道，这声音弄得自己脸上无一点血色。

丁尼睁开眼睛，护士安下心来。噢，他的眼睛可是另一番世界，这与刚刚听到的声音毫无一点相似之处。

她不由自主地、饱含甜意地、温和可亲地笑了。那神态就象一个姑娘看到一朵玫瑰花开放而微笑时一模一样。可是笑容很快就在唇边消失了。看到丁尼全身露在外面，她便站起来，匆忙地给他盖好，想跟他说说话。可是，丁尼把头转过去，帖到软绵绵的枕头上了。护士看到，丁尼肌肉丰满的肩膀一起一伏，他正在无声地哭泣。

很晚他才平静下来。在病房里，人们全都进

入了梦乡，看护丁尼的护士，也坐在椅子上打起瞌睡来。这时候，丁尼睁开眼睛，轻松地呼吸起来。他想，现在只有一个人，这种想法，好象使他从那种把他弄得心烦意躁、惨受折磨的境域中得到了解脱。他安稳下来了。他想努力利用这安静的一分钟做一点事情，只想叫这短暂的平静时刻延长一点，只延长使他喘口气、饱吸空气和作出决定的一点时间就可以了。他决定什么呢？这突然而来的疑问，使他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会儿，又沉浸在先前的天地里，一个劲儿地发急，感到疼痛，没有能力思考。他看到周围倒着睡觉的人、病人、打瞌睡的女护士，还有宽敞的门和窗户。他看着这一切，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这些躺着的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每张床上都有一个？

“水！……水！……”他大声地喊道。他觉得是使出全部力量喊的。可是，任何人也没有给他一滴水，就连站在床头边的护士也没有给他。

“水！……水！……”他又喊叫起来。

护士醒了，把手扶在他的额上，关切地望着他。他动了动嘴唇，就象说话一样，不过并没有出声。她急急忙忙地洗了毛巾，敷在额头，按摩他的太阳穴，给他注射了一针。然后又重新用新鲜水把毛巾洗了一下。丁尼睁开眼睛，视线与女

护士的目光碰到一起了。她低下头，因为她不能长时间看他那想说又说不出话的灰眼睛。

“安静点！”她小声地对他说，“好好去睡觉吧，睡觉对你很有好处。”

“不能啊！”他说道，觉得真的是什么也做不成了。不能睡，醒着呆在那里。他不愿去想问题。

什么事也不能做。他闭上眼睛，竭力相信这种状况不应该再继续拖下去了。需要做点事情。如果死了怎么办？死了不会吃这种焦躁不安、自受折磨的苦头。但死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从死亡中得救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火车上，第二次是在手术室里。他一想起死亡，就大发感慨，不由想起在火车上发生的事故，想起这一系列事情：如何从火车上掉下来，车轮怎样从自己腿上压过去；想起靠近自己，给他水喝的那个人的面孔；想起在铁路上、汽车上那一阵阵的谈话。后来还回忆起如何数数。在异常宁静的气氛中，他回想起这一切，仿佛这一切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在他自己身上似的……可是，一想到腿，平静就象灯盏里的火苗被风吹灭一般地结束了。

“任何事情我也不想了，任 何事 情也不想！让腿和我都见鬼去吧！噢！多讨厌的愁苦啊！”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竭力想翻身，可是护士不许他这样做。

“安静，安静点！你会好的，安静点吧。”

只有在第二天，丁尼才心平气和地去思考发生的那些事情。他开始相信他已经突然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只有躯干的人。“现在怎么办？”这个整整折磨他一夜的问题，如今再也不能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了。即使那轮照在旁边窗户上的秋天的热烘烘的太阳，即使对他微笑的护士，即使进进出出的医生，也都统统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这种思想盘踞在他那疲倦的脑子里：他由一个人变成一个……这个思想象虫子咬食树木似地咬着他的心。他不时地努力，想从这一思想中挣脱出来，但这是不可能的事了。他用尽一切力量，拼命地回忆去地拉那出席青年会议的日子，拼命地回忆怎么样登上和走下举行会议的楼房的台阶。可是他一次也想像不出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那时候，他总是显得活跃，总是觉得，本来应该徒步到一个地方，可是却象球一样蹦蹦跳跳地跑去了。就是这样，这种不安焦躁的心情，一连几天总是控制着他的整个的身心。在全部的日子里，他自己总是与这种情绪作斗争。他想战胜它，想相信几天之前还是一个完整无缺的人，象所有的人，象他工作的公司的全体同志一样。然而，焦急打乱了思绪，于是便发起脾气来。他记得：从前是

如何安全无恙地从卡车的车厢里跳下来；如何匍匐到车下边，如何毫不损伤地爬到车的坐仓顶盖上；如何玩球；如何跳水游泳，如何踏破斯库姆毕河的波涛；如何爬到峭壁上。在那里，卡齐彼科人喊叫他，他从那儿把头往下一栽，一下子就跳到了水里。

“知道，知道。”丁尼说道，与其说他与本人讲话，倒不如说是与焦急讲话。“我晓得你不喜欢我回忆起你的任何事情。那好吧，我不吭声好了，只有你在我眼前，你叫我如此地落到这种见鬼的地步？好哇，我是个残废，没有腿，将爬着走路。你不要把鼻子插到我的回忆和幻梦中！我只剩下那些东西了，那些东西至少别叫我难堪吧！”

当他不能战胜焦躁激动的心绪时，便想哭泣。他汗流浃背，一边骂一边喊。这时候，医生慌忙地走到他跟前，问他是否感到疼痛。

“我疼，医生，可是觉不出。当我觉得疼的时候，我倒比较安心，因为那时候，我想那样对我不……”

“噢，你年轻，很坚强。任何人若处在你的地位，流那么多血，都要死的，可是你……”

“医生，为什么，为什么我……”

“让我瞧瞧你的伤口，你很快就会出院，将去……”

“哪儿去？”

“到爱尔巴桑去，到你的亲人那儿去，到……”

丁尼的目光朝下看，现在，他对回忆故乡的生活，尤其是对回忆儿童时代的事情感到害怕。

现在，医生对他一说，他便体验到了一种捉摸不定的仿佛往昔的幸福又复活了的感情。他回忆起一点往事便感到惊奇，焦躁没有控制住他。很明显，对于那遥远的时代，他无力想得太多。丁尼试着回忆当年怎么样爬上一棵野生果树，怎么样挂在一个枝条上，又如何从树上往下跳，想到那会儿落在地面的滋味，丁尼情不自禁地微笑了。医生也微微一笑，抚摸他的头发，对他说了几句温暖的话。

“啊！如果我总是这么安稳该多好啊！当然喽，我要做点事情，至少我要知道我敢作点什么。”他自言自语道，闭上眼睛，想睡上一分钟，头脑中不想任何事情。

护士装出一副仿佛没有看到丁尼自言自语说话的神态。她离开那儿，向医生报告去了。医生变得挺严肃。

“跨过这一阶段是多么困难啊！你应当呆在他身旁，不要叫他心情低落下去。”

“我这个小可怜，能做点什么呢？我不知该怎么样对待他。他更多的时候是沉默不语。”

“不是沉默，”医生说道，“他是在同自己的神经作斗争。他心灵深处是那样痛苦，以至于都感觉不到伤口的疼痛了。他应该有美妙的生活理想。可是现在，他看到这一切全淹没了。对于战胜这样的一种不幸，他太年轻了。大多数人一旦成了他这样的残废者，总是愈来愈加沉沦下去，欺骗自己，似乎从别人的同情中找到了一种欣慰：他们走到大路上，整天伸着双手呆在那里乞求。”

“为一个列克？”

“不，是为了同情。”

“多可怕！医生，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都应该为他做点事，使他能跟参加义务劳动之前的那个人一样。”

“那么做什么呢？做什么？”

“我们要站在他身旁，不要把他扔到一边使他失望。也许这是最需要的医疗，而这一点，我们医生有时并不重视。”

护士走过去，在病者的身旁坐下来。那病者正在挖空心思、徒劳地回忆每件事情。现在，一个可怕的愿望占据了他的心，他应该当机立断地打消这一念头。这愿望是那样的简单，简直是天然合理的：他想活动，想走。

丁尼察觉护士来了，睁开眼睛，生气地打量她，仿佛她对这一切犯了罪。护士为之一惊，但

没有退步。

“你怎么了？想要什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是的，想要。”

护士站起来，准备满足他的愿望。可是一听到他的话，便又不知所措了。

“我想走路！”

“我这个小可怜，我们可怎么办呢？”因为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所以便解脱地说，“我说丁尼，你不应该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丁尼真的从心底里生气了，用尽全部力量喊道：

“我要走路！要走路！为什么你们救了我？把我扔掉不是更好吗？”

“你想要死吗？”

“我想要走路！”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走路，可是这个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现在你应该比原来更加坚强。可不要这样发脾气，这样丢脸！”

她继续讲下去，可是丁尼并没听。“不能做到的事情”这句话自然地在他头脑中反复回响。护士一看丁尼不再说话，连哼也不哼，叫也不叫，于是发呆了。

这时候，从病房的尽头站起一个病人，朝跟

前走来，开始说道：

“小伙子，听我说说吧！”

丁尼睁开眼睛，把病人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病人非常虚弱，额头上流着一颗颗很大的汗珠。嘴唇发青，眼窝凹陷，但炯炯有神。他要开口说话，丁尼看到了他那口整齐的牙齿。只有这一点说明病人不是一个老者。

“这些年来我没晒过一天太阳。医生说，我将会得救，可我心里很清楚，很快我就见不到您了。我肺里有两处伤。这两个伤口已经开始溃烂。今天我在人间，明天……战争时我受了这两处伤，带着这伤进行战斗。我们在山上曾有过一位外国医生，他对我讲，我最多能活五、六年，即使住到意大利最好的医院里也是如此。我决定要利用仅有的五、六年的生存时间，参加战斗和工作，不要让自己在自己和同志们面前感到害羞，我也要做点事情。因为阿尔巴尼亚解放了，所以我也工作了，是在我先前工作过的地方，在刨花厂工作。可是，同志们没有让我呆多久，就把我送到医院，就是现在我们一起呆的这个地方。我不想后退，不愿意脱离生活……听我讲，请你不要生气，我只对你讲一句话：不要投降，要坚持下去。我知道你没有腿，可是你不能投降，你若是一投降，就全垮了。”

“那我做什么呢？”丁尼无意地问道。

“要战斗，要同你自己战斗，再重新成为一个人。你也要为我而战斗。”

病者讲这些话的时候，脸色变得发黄。护士扶住他的肩，吃力地把他送到他的床上。

第二天，老游击队员就死了。丁尼听到这个消息，受到很大震动。用被单把头一裹，不出声地哭了起来。

“都是因为我他才死了，我！”他自言自语地讲道，哭着，总是回忆他曾怎样看见汗珠流在老游击队员的额头上。

那天早晨，人们在病房里进进出出，来与死去的老游击队员泽迈告别。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和所有的患者几乎都起来了，都到游击队员的遗体旁边站上一会儿。

泽迈的死，使丁尼依然未能平静下来。他经常大声地讲，泽迈的死是他引起的。他那恍惚不清的目光，使旁边的同志发了慌，于是找医生报告去了。

“丁尼，怎么回事？”

“我成了肇事者，我！”

“你不了解他，假如你对他很了解，你就会讲另外的话，会有另外不同的表现。他这个人，只是凭着他的钢铁般的意志生活。换另外任何人，

处于他的地位，受他那样的伤，几年以前就死了。他不能动手术，这一点他是了解的。他带着这样的伤痕战斗和工作。最近，他后悔在医院生活了二年，他把这一点叫做投降。你同他告别了吗？”

“没有。”

“来，我送你去。”医生说道。他把丁尼扶起来，送他到死者的床边。

丁尼向游击队员弯下腰，吻了吻他的额头。

半小时后，来了一大群人，把死者抬走了。市乐队奏起哀乐，以前泽迈在病房里经常哼哼的这只《游击队之歌》的曲调，在病房里回荡。

绿茵葱葱罩群山，

群山露出美丽的容颜……*

病房里所有的重病号全都来到窗前。丁尼呆呆地倾听乐队的声音。那声音使他觉得不是哀乐，而是一种充满全部生命力的调子。因此，他顿时觉得泽迈并没有死。乐队开始离去，丁尼一边聆听那慢慢消失的乐曲，一边仿佛象看电影似的看到了解放初期游击队员冲进城市的那些日子……

即将闪射出解放日月的曙光的那个夜晚，在城里的四面八方，响起了零零星星的枪声。枪声停下来，大约过了半小时，门轻轻地敲响了。小

---

* 这是在阿尔巴尼亚最流行的游击队员歌曲之一，至今依然被年轻的一代传唱着。

妹妹哇地一声哭起来，妈妈全神贯注地听着，让女儿安静下来。门再次被轻轻地敲响了。

“儿子，去，开门去！”

“也许是德国人，妈妈。”

“不是。孩子，德国人敲门的声音跟这种声音不一样。开门去，好乖乖！”

丁尼从低矮的屋子里来到房檐下，然后走到小小的院子里，连问也没问一声是谁，就把门打开了。当他看到一位冷得发抖，眼看就要哭了的男子站在门槛外边的时候，可惊奇了。

“你妈妈在家吗？”他问道。也许他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母亲几个月来一直躺在炉旁生病。

“在家！”丁尼认出来人是财主居尔菲，于是特别生气地说。他从来也没想到居尔菲会成这个样子。

“我请求一件事。”居尔菲说道，走进屋里，“把我领到她跟前去吧。”

“妈妈生病了。”

“我给你们钱，你好去买药。来，把门关上。”他说道，一直向单间的矮矮的屋子走去。一见病人就跪下了，几乎象哭泣似的讲起话来，而且还从兜里拿出两大包钱和一小包药品。

“这些是我给你和你的孩子的，你在我们家长大，你和孩子吃过我家的饭和菜”。

病人看看她，没吭声。对于这种场面，她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相反，她稳重地坐在那里，以一种丁尼从未见到过的冷淡的目光注视着他。

"对于给您的这一切，我不想跟您要任何东西。我什么都不要，只想今天晚上呆在这儿。早晨，天一亮我就走。我只要求这点事。我不相信你会反对。哈蒂芝妈妈，请宽恕我，哈蒂芝姐妹。"

"这是怎么回事？居尔菲先生，你怎么这样敬重我们啊？"病人吐词不清，生气地说道。

"噢，我的哈蒂芝，这算什么敬重，你还不知道吗？你在我们家又是洗又是涮，太辛苦了。"

"我问你，这是怎么回事？那些枪声是怎么回事？"

"游击队。今天晚上他们就要下山，还要和德国人打仗。明天德国人就走，你的家在路边上，我害怕呆在我家里。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干了什么事情，不是那样，这你知道。来，把这些黄金也拿去吧！消息会有变化，明天一切都要变化。我在这儿只待到早晨。天不亮就走。德国人也要走。我和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你是知道的。在我家里你已经看到过。游击队员肯定会找我的。……我求求你，哈蒂芝。对我行行好吧！谁也不会想到我藏在这儿。这些药可好哩，肯定能把你治好。"

"住嘴！住嘴！说得不少了。等我给你点厉

害的，我听了些啥啊？眼睛看到了些啥啊？他说的话硬要把我气死！噢，大人是你把他们全害死的？现在让我死了吧！”

“妈妈，妈妈！”丁尼和妹妹哇地哭了。

邻居听到孩子们的叫喊声，于是都来到了屋子里。居尔菲先生提着两包钱和药品摸着黑溜走了。

家里聚满了人，外边响起了枪声，解放城市的战斗开始了。可是，哈蒂芝妈妈什么也听不见了。第二天没能安葬她，第三天与解放城市牺牲的游击队员一起安葬了。所有的人都走在棺材和响个不停的乐队后边，丁尼拉着小妹妹的手，走在那群人中间。他走着，不懂得那一天是何等伟大的日子，那是些什么人，乐队为什么奏起乐曲，人们脸上的表情为什么又那么激动。音乐声中他朝前走着，不相信妈妈真的死了。

第二天，家里来了一个游击队员。他没敲门就进来了。他冲到屋子里，拥抱丁尼的小妹妹，热烈地亲吻她，然后又跟丁尼握了手。

“怎么，不认识我吗？”

“你，你是斯代凡？”丁尼喊道，抱住他的脖子，“妈妈想你想过多少次！今天和我们在一起吧，喝碗汤。我去搞点骨头来。”

游击队员眼泪汪汪，拥抱了两个孤儿，想说

点什么，可是丁尼没让他说出来。他从肩上夺过枪，把它挂到墙上。

“今天我们要出发到地拉那去。以后就不清楚到哪去了……一切我都会写信告诉你的。”

“怎么，你不在这儿吃午饭？”

“不能，一小时之后，我们就出发。”

“我也去。”

“不行。你家里只有一个小妹妹，在地拉那将打大仗。”斯代凡说道，看看手表。

稍过片刻，院子里传来脚步声，那是市委会的两个委员。他们走到屋里，在一个大户口簿上写下了两个孤儿的名字。

“从今天起，你们就在纳玛兹加食堂用餐。”其中的一个委员讲道。

斯代凡拥抱了丁尼和姑娘，然后留恋地看看屋墙、房檐的柱子和庭院。

“至于睡觉的事嘛，如果愿意的话，就请你们到我家里来睡吧。市委昨天决定，一直负责管你们到长大成人。”

“我是大人。”丁尼说道，“你们管我妹妹吧，到我工作时为止，以后就由我来管。”

“你能做什么工作？”

“我是机械工人。在居尔菲老板的修理店里我当过徒工。”

两位委员笑了笑。

“居尔菲对我们干了坏事，我们送他到完蛋的地方去了。真的，你叫我们想起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投入工作呢？为什么不重新建起居尔菲的修理店呢？”

“是个好修理店，所有那些活都能做。所有的德国汽车都在那儿维修”。丁尼严肃地插嘴道。可是，话还没很好地说完，便传来了一声枪响，枪声过后，又响起了乐队的声音。

“游击队出发了。”一个委员说道，刹那间二人都去到外边看游击队员去了。

游击队员的队伍，沿着石头路，向地拉那出发了。乐队奏起了一首丁尼从未听过的新歌曲。在队伍中间，丁尼又看到了斯代凡，他走路有点瘸。丁尼泪水盈眶。泪水中又浮现出斯代凡曾经在家中忍着伤痛，竭力朝前爬，要敲低矮的房屋的窗户的情景……

“你要到窗口看看”？护士向丁尼问道，打断了他的回忆。

“不，”丁尼说道，他好象有点晕头晕脑，倾耳静听着什么似的。

安葬泽迈的乐队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

“现在怎么样？”护士又一次问道，坐到他的床边。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是。我觉得好象好了一些，腿不疼……”

第 三 章

一连折磨他好几天的焦躁情绪，开始稳定下来了。现在，他的心里潜藏着一种持续不断的宁静的痛苦。他常常感到这种痛苦在增长。在这样的时候——尽管是少有的时刻——丁尼变得犹如一块墓石一般沉默寡言，目光下意识地盯住一点，什么也不想。

床旁边的同志，已习惯了丁尼的这种情况。他让丁尼安静地呆下去，直到他转过头时为止。那时候才对他讲话，甚至还骂他。丁尼聚精会神地听着，简明扼要地回答他。

“我闷啊，菲吉利，我想出院，也许在家里我会感觉好一点。”

“你对大夫讲讲，我发现他挺喜爱你。”

“他的爱对我不顶什么事。”

“你说什么？”

“那种爱是为了同情。唷，菲吉利，人怎么

变得这么快呀！”

“不要泄气嘛！”

“我原来是一个真正的人，而现在……”

菲吉利没有回答他，因为这时医生进来了。医生高兴地走到丁尼的面前。

“猜猜看，是谁到你这儿来了？”

丁尼脸色变白了。他想说话，但没有开口。医生注意到了患者这种突然发生变化的情绪，为了不让患者长时间地处于这种状态，马上对他讲道：

“工友们全到你这儿来了。”

苍白的颜色好不容易从丁尼的脸上消失了。

“不要给我们丢脸，”医生发现丁尼的眼睛变得湿润起来，继续对他讲道，“坚强些！”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滋味，他们将看到什么，一块……”

“住口！你总是讲傻话！他们就来了。”

丁尼的同志们来到病房门口，在门槛外边停了片刻，环视四周；一看到他，就象河水一般地涌来了。一共十五名工友。他们总共二十人，五个人因为临时有工作，留在修机厂了。大家轮流拥抱他，由于一种涌遍全身，不让他讲出话来的感情控制了自己，因此丁尼颤抖了。他简直不能回答他们的问话，医生和菲吉利代替他回答。

“我说丁尼，你变成哑巴了，亲爱的。”同志们中间一位名叫荻迪的说道。他还象往常那样拍了一下丁尼的肩膀。

丁尼抬起头来，一直盯着这位儿童时代的伙伴。荻迪脸上的笑容全没了。他可以从丁尼那儿接受任何一种东西，但就是不能接受这种死呆呆的毫无生气的失去希望的目光。

“停一下，停停。”荻迪一清醒过来就马上说道，“事情并不象医生同志对我们讲的那样妙！”

丁尼低下头。他很了解儿童时代的伙伴，熟悉他的头，连他那粗鲁的言词也熟悉。如果他来到你面前，那是要尽一切可能把事情办好的。

“把头抬起来，抬起来，我的斯库姆毕河的小鹰，你落到这步田地，简直象个落汤鸡。”

听到这些话，医生不安地活动起来。

“不要这样看我，医生。这个人弄得比落汤鸡还糟糕，丢了腿，这已经是件大事情，可更糟的是，这个人把自己也丢掉了。我从我自己……”

“不要说了！”丁尼发脾气地喊道，目不转睛地盯着荻迪。

“嗬，真是好样的。瞧瞧吧，现在你清楚地看见了我。我是荻迪，你不认识我了吗？为什么那样看我？你从未见过我吗？”

“住口，我对你说！”丁尼又叫起来，荻迪伸

出手讲道："小鹰，现在我可认出你来了。"

荻迪的手落到丁尼面前，丁尼不知所措了。

"小鹰，把手伸给我！现在你真是野生树林中的丁尼！"

丁尼伸出手，同伴的两个手掌紧紧地握在一起了。荻迪弯下腰，吻他，二人互相拥抱了一会儿。医生泪水盈眶。

"嗜，丁尼，丁尼！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你会落到这步田地。你妹妹给你捎来一封信，我们本来想把她也带来，可是后来我们改变了主意。我们想，让她这样看到你为时尚早。我们还给你带来一束紫罗兰。"

丁尼抬起头，睁大眼睛，几乎流泪了。

"怎么，紫罗兰都有了？"

"不，紫罗兰正等待着你呢！今年春天来得早。"

"我不相信它开放了。"

"若是告诉你是谁采集的花，你就会相信的。"

一听这些话，丁尼脸上立刻露出激动的神情。

"那名字是以L字母开头的。"荻迪说道，并向他眨了眨眼。有人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叫他不要多讲，可是固执的荻迪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作法。

“嗬，可怜的，你真是百事无一件不搞乱啊！”

病室中所有的人全笑了。因为回忆往事而激动的丁尼也笑了。开头他勉强地笑笑，然后真的从心底里笑起来了。医生瞪大眼睛，看看笑嘻嘻的丁尼，心里好奇怪，他觉得仿佛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你什么时候出院？”获迪继续说道，“我有许多秘密事情要对你说。可在这里我不能对你说。因为都说这是医院，人虽然少，也象很多。”

丁尼把头转向医生那边，可是获迪没有等医生回答。

“别管医生。啊！你相信医生会说出什么吗？一百年你也出不了院。你说怎么样？什么时候我们来接你？”

“伤口还未全长好。”医生回答道。

“丁尼想出院，医生！”菲吉利插嘴说。

“一个月之后再来吧！”医生说。

那天晚上，丁尼几乎没睡着。工友们的话，获迪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现在，他既不焦躁，也感不到痛苦，心里完全是一种茫然空虚的感觉。他不再回忆任何一件事，也不做任何幻想。时而觉得仿佛几分钟之前刚生下来，那广阔无垠

的伟大生活，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印象，没有形成一点思想。一清早，这种空虚感就让他惴惴不安。幼年的同伴们和工友们，仿佛都换上了一副新的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好象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听他们讲话。每件事他都觉得奇怪，唯有妹妹的信迫使他相信，那些来探望他的人，是他的老伙伴。那位说话特别粗鲁、拥抱他异常热烈的人是荻迪。“快出院啊，因为我有许多秘密事情要对你说。”朦胧中他仿佛听到了荻迪的声音。他有什么事要对丁尼说呢？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城市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感觉到，家乡的小路，已钻进了他的心中。然后，又想起了布满绿荫的方块石头的大道，旧市场，百吉斯坦的大橡树，古老而威武的由长着苔藓和野草的墙壁所组成的整个城堡。他的心里充满了柑桔和清泉的令人心醉的气味，清冽的溪水潺潺地流过围墙旁边。

“噢！”丁尼想道，一种宛如香脂一般沁人心脾的新感情，在他的身上出现了。丁尼缠绵于这种新的感情之中，迫使自己回忆一切事情，连房门槛旁边的石头，弯曲的电话线杆，畜棚的瓦片也不放过。他回忆起来的每件事情，都长时间惶惶不安地妒忌地记在心里，唯恐它从眼前溜掉。由疼痛、焦躁和失眠而产生的疲惫不堪、断断续

续的思想，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他不由自主地睡了过去，第一次象从前那样睡了。

他很晚才醒，护士和大夫来到他身旁，二人小声地讲起话来。

“叫醒他吗？”护士说道。

“不，算了，药品也比不了睡觉。”

“显得安静多了。”

“我奇怪。”大夫讲道，“看他笑，我觉得奇怪，他们探访的好处还没算数呢！这对他大有好处。我觉得名叫荻迪的那个人真厉害，可惜他不是医生。”

丁尼睁开眼睛，惊奇地窥视着。

“早晨好！”大夫向他问好，冲他微微一笑。

“早晨好！”丁尼回答道，嘴角也露出几丝笑容。

“今天怎么样？”

“我好象挺好。”丁尼若有所思地回答。

医生希望的正是这些，他自言自语地走开了。“他会好的，会好的。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人，可不要消声匿迹，心里不要受伤，变成残废。”整整一天，丁尼总是拿着妹妹的信。下午，他简直把那封信都背诵下来了。尽管如此，还是要唸唸它：

“亲爱的哥哥：

你的同志们想把我领去，但是没领。没关系嘛！我不生气。我自己去。他们告诉我，说你从火车上摔下来了，膝盖处稍微受了点伤，不能走路。你应当躺下来治伤，尽快治好。你的同志们甚至都没让我把信写得长些，说什么汽车等不及了，尽管那还是他们包的车呢！没什么，我不会生他们的气，因为那是你的同志。昨天是星期天，莱蜜娅来到家里，把给你的这些紫罗兰交给了我。她对我讲，要我给你写信时把它寄去。她也担心。现在我相信，她很爱你。你真不好，为什么没把这件事告诉我？为什么对我瞒着这件事呢？你还有谁比我更亲近？你只有我呀，噢，可怜的！我功课很好，整整一个星期，我都住在集体宿舍里，星期天回去打扫屋子，下个星期天，我和莱蜜娅一起再用石灰把家里粉刷一下，等你回来时，好叫你高兴。不要做那种乖僻的人。写完了。我，你的妹妹，最后一个知道你住到医院里，爱上了莱蜜娅，你应该感到害羞。

热烈地拥抱你

维约婕

丁尼把信折叠起来，冷淡地笑了笑。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读起信来，开始回忆使她这样做的原因。他慢慢地相信了这一点，等他回到家里时，将会给他妹妹，也许还会给莱蜜娅在心灵里造成

莫大的创伤。这一念头使他愁眉不展，并且把差不多在天亮进入梦乡时产生的、而且记了一整天的全部思念和爱情一下子全熄灭了。现在他又回忆起小路、大道、广场和市场，不过这一切都不带有那种清晰而新鲜的色彩了。他回忆着这一切，回忆中间也看到了自己。现在，丁尼已习惯于内心动摇了，他又陷于苦恼之中。不过，这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艰难地翻了个身，闭上眼睛，仿佛睡了过去。“睡觉多好啊！总也不醒才美呢！”他开始思考，可是很快又幻想另外的事情，好象他真的从火车上跌下来，膝盖稍微划破了点皮，似乎一个星期，顶多十天之后他就出了院，又上了火车。然后爬上载重汽车，上班去了。他又爬到机器底下，手里拿着扳手，要卸轮胎、圆盘、门斗、阀门。要上润滑油，用尽全部力气拧紧螺丝和汽门芯。要去领取工资，当天晚上还要和同志们喝酒呢！回家之前，还要把一个小石子扔到莱蜜娅家房子的瓦顶上，以此向她祝愿晚安。她一定等待那块小石子骨碌碌地滚到瓦片上呢！生活又唤起丁尼想起往事。不过，这次可没有使他心里轻松。

丁尼冷静地思考，开始现实地判断他的未来。他出院以后会怎样呢？腿上的伤长好了，现在几乎是白白地呆在病室里，护士三天才来一次，换

换绷带。在切断的伤口上换上一点药，然后重新包扎好。医生来只是聊聊天，看看失去双腿的人心境如何。

丁尼觉得，这些日子实在是不能再漫长，再无边无际、再令人发烦了。护士给他带来几本书，可是他的手连摸都没摸一下。

“我想出去。”一天他对医生说。

“还早。你又开始寂寞了吗？”医生毫无用意地问道。这种事他非常明白。

“我不能干别的事。”丁尼冷淡地说道。

“那好。”医生回答患者开头提出的请求，“走吧，可你要稍等一下，等我们把口信带到爱尔巴桑，带到你的同志们那儿，以便他们用汽车接你，我们的医务车坏了。”

“我不想让你通知同志们，连医务车我也不要。我只想提早一小时出去，因为我要发疯了。我不能忍受了，大夫！我忍受不了啊！我的腰要腐烂了。”

医生脸上露出很激动的神情，竭力安慰病人，让他在这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平静下来。可是，这是没有用处的。

“丁尼，你听着，你是个年轻小伙子，生活、美妙的理想就在前面，不要以为因为丢了腿就丧失了一切。生活的领域非常广阔，它非常冷酷，

但又非常美好。不过，这是对那些知道斗争的人来讲的。不要使自己这样狼狈，你应该找到你生活的道路，找一点事情干，而且还要掌握它，让大脑、手一起为你工作。”

“那么腿呢？”

“泽迈曾经只用半个肺进行工作和战斗。使人站立起来的不是腿，不，使人站立起来的是理想、目标。”

“理想、目标！”丁尼重复一下医生的话，觉得一阵暖流激荡着胸膛，一串泪珠越来越多地涌到眼帘。不过他没哭，而是一声不吭，象石头一样痴痴不动。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的美妙的理想，不过那不是活生生的充满生命力的理想，而是凝结了的，死板板的理想。

“也许我这样对他讲话不好。”医生自言自语地说道，“也许这一劝告讲得太早了。”由于不知该做什么，他用手摸摸他，想表达一下对他亲热的感情。

“算了。”丁尼酸溜溜地说道，“算了，你是开我的玩笑呀！你把我从死亡中救了出来，因为你应当尽到你的责任。现在又说，你有义务跟我讲话。你用你的话安慰你自己吧，我可是要出院，把我的衣服拿来。”

“你安静一会儿，然后我们再谈谈。”

医生温和的语调给丁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准备听听责骂声，可是……

“请原谅我，医生！”过了一会儿，丁尼说道，眼睛朝下看了看。

“没关系，没关系。我有义务做一个谦和的人。与病人在一起，比如象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需要这样做。”医生笑着说道，拍拍他的肩膀，“我不说讥讽人的话，你应该好好了解一件事情，以便不至于空想，这辈子你再也无法变成象从前那个样子了。你应当从头做起，为了这个，你应该更加坚强十倍。不要忘记一件事：已来到的时代，不是那些不知为何而生活的人们的时代。对于这一时代，每人都应当作点事，你也有两只手，也应当用这双手作点事情。”

丁尼的眼睛一片漆黑，医生讲着话，而他却什么也看不到了。他只是听医生讲话，他觉得那些话在这个空无一人的大厅里回响。他躺在那里，在呼啸中聆听着那些话。

“丁尼！丁尼！”医生看到他的脸色变得那么白，于是便喊起来，摇晃他。护士来到屋子里，给他打了一针。

“他流血过多，”医生说，“至少还应当再把他留在医院里一些时间，不应当叫他再重新激动。”

“他特别敏感。”护士补充说。

"也许是这样。"医生思考着说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发现，每当我们一谈到生活，他就失去了理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生活中爬行！"

"他将会习惯的。"菲吉利插嘴说。

"不"，医生说，"他的性格使他不接受这种现实。我担心，他可别干出什么蠢事。啊！白白地毫无目的地过日子多难啊！这可要叫他大吃苦头了。"

护士踩了一下医生的脚，丁尼睁开眼睛，清醒过来了。

"丁尼，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好吗？"医生问道。

"好。连我也不晓得自己怎么了。开头，我看不清你们，只听到你们讲话，然后什么也听不到了，仿佛失去了知觉。现在好象有些头晕、耳鸣。"

"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你流血过多，你应当在医院里再住几天，身体强壮些再走。你说好吗？"

"对我来说怎么都一样。在哪里都……我原来特别想走，想回家，出院也许……"

"晚些时候走吧，总有一天你要出院的，可是至少得让你健康出去才成啊……"医生想补充说

“完全健康”的字眼，然而，他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说出口。

第　四　章

四周弥漫开来的春光，也来到医院的大病房里。那一天，护士带来两大枝苹果花，把一枝放到丁尼的橱柜上。

“苹果花都开了？”丁尼问道，微微地笑了笑。

“是啊。”护士说道，“甚至燕子都来了。”

“那么快啊！”丁尼惊奇了。

“今天是四月二十二日。”

“连夏天都到了。”

“噢，夏天还早呢！我们都拉斯人讲夏天到，那是指开始在海里洗澡的时候。”

“医生来了吗？”丁尼问道。

“没来。还早呢，还得半小时。”

“他对你讲了要你给我准备衣服吗？”丁尼又问道。

“是啊，昨晚我给你把裤腿缝好了，好不让纱布露出来。

“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至于别的衣服，我只是擦洗了一下。”

“谢谢。”

“哇，谢谢！这是什么话？你单独一个人怎么走？医生正为这件事发愁呢！我不相信他会允许你这样做。”

“为什么？”

“还说为什么？在爱尔巴桑你怎么办？怎么下火车？谁把你送到家里？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这件事这样办会成什么样子？为什么不通知你的同志们或妹妹呢？”

“我不愿意。”

“我知道你不愿意，但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不愿意。”

“好，可你到了那儿怎么办呢？你看，在这儿我们把你送上火车，可是在那儿，谁把你领下火车呢？谁又送你回家？”

“噢，你也是这样！不要叫我发烦，这全都是为我担心。”

“当然喽！”

“那么整个一生又怎么办呢？”丁尼锁着眉，目光远远地离开了屋子的角落。

护士没有回答他。他不想对她讲那些话，可是又没办法。这件事丁尼老早就决定了，他要自

已回到家里。他只同意让医院把他送到都拉斯火车站。为了这件事，他与医生费了口舌，医生对他让了步，丁尼这大胆的一步使医生很感动。

医生努力深刻理解他的患者的这一行动。开始他理解为是一种严重的心灵忧郁症，他想丁尼已走到向人们乞求同情的地步。医生怕这种事，就是说他怕的正是这种以一个乞丐的思维方式寻求同情的低级的心理状态。可是，他通过经常与丁尼交谈，头脑中又产生了另一种思想：难道丁尼要做一次试验？他要走向生活，象原来一样，要看看人们如何对待他，消除第一天的印象才肯罢休。"这一点也是可能的。"

"真是一个坚强的人。"医生最后说道，并且同意丁尼出院。可是后来又后悔了。"同意他出院，这事儿我干的不好。这整个试验将要失败。他这次试验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要到陌生人中间去，也脸色苍白，眼窝凹陷，他要爬着走路。呆在家里的墙壁中间，他一生都毁了。他不会有勇气出去的。"他这么一想，又回来了，迈着坚定的步伐来到丁尼跟前，要告诉他，他没有一点可能出院，不可能在没有陪同者陪伴的情况下自己回家。美中又美的是，通知他的同志们来领他，或者等上二、三周，等门诊车从修机厂修好之后再走。可是，他把手刚刚往病房的门把锁上一摸，又站住

了。"也许我做的不好，难道需要这一步？如果他不敢一个人单枪匹马地走向生活。我对他可怎么办呢？"

"医生，你怎么想的那么多？"一个病人在后边说。

医生回头一看，原来是烟厂的工人斯堪得尔·亚红，此人正患支气管糖份过多症。老早以前，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医生就结识了斯堪得尔。

"我在担心，斯堪得尔。"医生小声说道，然后把他领到一边，把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

斯堪得尔发愁了。

"唉，医生啊，医生，你总是那么娇气。你还记得你不想用木锯为那位与政委同时送来，受了伤的泽奴尼锯肩的事吗？"

"记得。"医生肯定地说。

"只有当泽奴尼说'给我锯吧。'的时候，你才锯了它。如果他不说，你肯定不会给他锯。"

"也许会那样。"

"让小伙子走吧！他有一颗游击队员的心。

"我担心别人会把他当成乞丐……"

"不会。"斯堪得尔果断地说，"我不相信，他的衣服上还有一个突击手的记号，一个红色的'S'，那是他在铁路上当自愿者时得的。"

“虽然这样，我还是担心，担心他心灵会受到创伤。”

“这是他应该迈出的一步，以后他还要更困难。他身体健康情况如何?”

“现在还好，甚至说非常好。你在想什么?”

“我在考虑他的勇气，很少有人能有如此勇往直前的勇气，应当叫他这样做。”

“我担心。他还从没有出过病室的门。”

“派一个人，从后边跟着他。”

“你想的不坏，正应当这样做。我们在一起交谈，这是多么好的事啊!”

十点钟时，丁尼作好了出院的准备。护士给他拿来衣服，想帮助他穿，可是丁尼没同意她这做。她走出病室，丁尼自己穿好衣服。当他穿剪掉腿、缝得象个口袋似的裤子时，他的手发了。他把两条压断了的腿象两块木楔子似的伸裤管里。他扣上裤扣，结紧裤带，最后穿上衣服，喃地说了点什么。他觉得干了一件大事，在这间里，他一直不想事情，不说话。床旁边的菲吉利同志看着，他惊奇极了。他觉得他的邻居穿好衣服之后，如果下床，一定会摔倒。可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菲乔！”*他听到丁尼恳求的声音，“把我往下放一点，我想……”

“好，”菲乔看到他的同志只说了半截话，便很快地回答他，并且立刻扶住了他的腰，让他稍微把身子直一下，然后叫他坐到地上。

“好极了。噢，菲乔，你真棒啊！”丁尼微微一笑。

菲吉利对这些话感到奇怪，瞪大眼睛看着丁尼用双手代替双脚转过身子。所有的病人都从床上起来了，对他们的同志的行动感到吃惊。丁尼高一阵低一阵地在病室里进来出去。真是一个罕见的人。疲劳时，他便看病人们的面孔，大家全都惊奇极了。丁尼对大家微笑，耸耸肩膀，仿佛对大家谢罪似的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办呢？这是我的不幸啊！”

这时候医生进来了。他看到丁尼在屋子中间累得汗流浃背，满脸赤红，费劲儿地呼吸，仿佛刚劈了一堆木柴。

“他在那儿干什么？”医生问道。当他看到病人的脸庞时，更奇怪了。

“丁尼走路了。”斯堪得尔说，“在病室里他一高一低地摔了三次。”

---

* 菲乔是菲吉利的爱称。

“丁尼，不要累着。”医生把他扶起来，放到床上，盯着他的眼睛。

“不要妨碍我，我求求你！”丁尼说。

“伤口还可能绷开，可能会感染，所以现在不能马上这样走路。到爱尔巴桑时得把伤口重新处理一下。”

“好吧！”丁尼回答道，不出声了。

医生看看表，几分钟之后，护士打开病房的门，拿出两条粗绳，放到里边的一个担架上。随后又走进来两个没穿白大褂的护士。

“请跟丁尼告别吧，他现在就要出院，要回家了。”

患者开始从他们的床上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丁尼。他们是在一片鸦雀无声的气氛中拥抱的。当轮到斯堪得尔拥抱时，他想努力打破沉寂，不过他并没能这么做。最后，人们把丁尼放到担架上了。在病房的尽头，一位老头起不了床。医生对护士讲，叫她们把丁尼送到老头跟前。老头深情地盯住担架上的丁尼。

“噢，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没亲眼见过啊！我曾经走南闯北，去过好多地方。当你在地毯上用双手爬、蹲，高一阵低一阵走起来的时候，真是叫我感动啊！坚强些，孩子，生活把你弄倒了，这是件痛苦的事。你没有腿，不过别的

还都有。爬着前进吧，象以前做的那样，不过手可不能停下来。我们阿尔巴尼亚民族，似乎没有办不成的事。你有一双手，有同志们。坚持下去！好吗？就是这样。高高地抬起头来吧，永远也不要弯腰！”

丁尼拥抱了老头，老人亲吻了他的额头。

“你想知道我感觉怎样吗？”当护士用担架抬着丁尼准备走开的时候，老人问丁尼。

“怎么样？”丁尼说，他几乎要哭了，费了好大劲才克制住自己。

“简直就象那些大臣一样。”

屋子里响起一阵笑声。丁尼笑了，护士们也笑了。由于他们笑，担架都颤抖了。

“这生活是咋回事？一位病人说道，“我几乎要哭了，可是却象傻瓜一样地笑了。喃，斯波洛大叔，永远也不要死。还有你，我说小伙子，我对你说什么好呢，你成了怎样的一个人哪。”

“大臣。”另外一个人打趣说。

“不，不，”病人接着说，“愿你成个大人物，大家都跟着光荣。”

病员们的笑声，四月里温暖的光辉灿烂的太阳，人群熙来攘往的道路，拉着丁尼的医院马车的响声，都慢慢地进入到丁尼的心中，而且还占

据了象很久以前曾占据的位置，以至于使丁尼觉得好象生活在另一个时代里了，尽管道路还是那些道路，人们还是象从前那样可爱，那样欢乐，太阳也还是那个太阳。今天显得格外美好、惬意，丁尼觉得，太阳在冲着他笑。

马车悠悠。马蹄踏在石头上，与铁轮声一起奏成一种特殊弦律的打击乐，使得丁尼一会儿想起磨坊的喧闹声，一会儿想起打场上的马蹄声；一会儿想起工厂里机器的鸣叫声；一会儿又想起铁匠一边哼着古老的歌曲，一边在铁砧上打铁的叮当声。只要听到从来往的路上传来一点响声，就会在他那犹如干裂盼雨的土地似的脑海里，展现出在铁路和机修厂劳动时一幕幕生活场景，浮现出故乡的小路。丁尼从来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白活了十八年；未品尝过一种能象从医院到火车站这段路上所尝受到的如此美好、如此开心的滋味。人们把他安置到车厢里，丁尼在窗户旁边，觉得火车一开动就象要飞起来似的。他东张西望，观看人们如何在站台上活动；看卖软糖的、照像的、卖报的人如何大嚷大叫，看他们怎么样从一节车厢串到另一节车厢。他不停地观看着，怎么也看不够。

“呜！呜——！”机车发出信号，然后传来车长的哨声，站台上开始喧闹起来，人们拖着沉重

的行李，匆匆忙忙地上车。

火车终于开动了。车轮闷哧闷哧地发出响声，转动起来了。风从车窗旁边轻轻吹过，给人一种甜丝丝的感觉。过一会儿，树木、电线杆和葡萄架，便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了。丁尼张望着，对这一切物体的活动都觉得奇怪。住了这么多日子医院，他的脑子实在是太累了。可是现在，他的思想一下子又活跃起来了。他以思考的目光，望着大片大片的迅速疾驰的土地。他看到一切都在动，万物都处在全部的永恒的运动中。火车在一个站台上停了下来，好象是为了喘口气。然后，又冲向前去。每停一站，都有人群上来，工人、农民、教员、儿童、老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上来是想参加这一伟大的运动，想亲眼看看世界是怎样地在运动。丁尼望着自己是怎样第一次降临到这个运动着的世界上，每件事都触动着他，都使他感到奇怪。丁尼躺在医院里的那些日子，失去了运动的概念。十九岁的丁尼，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难道他不能走动的这一思想，使他心灵枯萎，象一片紫红色的叶子一样被打在地上了吗？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他的手扶在窗户上边，吃力地停在那儿。他没有注意人们怎样上车、下车，也没留心他们又是怎样地注视着他，对他感到奇怪。他那么贪婪地看着，引得大

家都耸起肩膀来了。他看啊，看啊，总也看不够。一路上，他仿佛看到了整个苏醒过来、改变了面貌的阿尔巴尼亚。在他自己参加修建的铁路旁边，别人正在修筑一条水渠。再远一点地方，他又看到了一座工厂的铁架和木架。“也许那些上车的人是这个厂的工人？”这是丁尼看到那群声音嘈杂的男女工人进到车里的时候，脑子里闪起的第一个念头。还是在他当自愿者时，就听说要在铁路旁建设一座工厂。甚至在未来将於那个工地工作的专家名册上，丁尼还填了名。可是，两、三个星期后，就发生了这桩事故。现在，在窗户旁边，他看到了一群姑娘和小伙子。如果不发生……他们一定会成为他的同志和朋友。当他们上了车，在旁边坐下来的时候，丁尼已察觉到了，年轻人都在注意着自己。丁尼的眼睛没有离开车窗。他害怕看他们。他们总也没想到，这位费劲地扶着窗框、象喝醉了酒似的望着窗外的残疾人，会是他们的同志，将象他们一样地欢笑，说说闹闹。火车向前驰进，丁尼开始不去感受那些青年人上车之前刚刚感受过的那种喜悦。后来，丁尼终于使自己振作起来，大胆地把脸转向人们，向他们问道：

“你们是那座在七十一公里地段修建工厂的工人？”

“是的。”他们说道。

“工程怎么样啊！”丁尼又问。

大家都不作声，有几个人甚至笑了。工人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稍有点忧郁，他回答说：

“进行得挺好，可是我们缺少专家，特别是缺少机械工人。生产的机器有许多毛病，这些对我们有些妨碍，妨碍工作更快地进行。”

丁尼吃力地陪伴着他们。工人有点感觉，当大家对丁尼提出的关于工厂的问题感到奇怪时，象别的同志一样，他也莫名其妙了。他们从来也没有从一个落到如此地步的人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些问题。

“您在这儿工作？”工人问道。过了一会儿，当他看到是一位无腿的人，费劲儿地被人护送着，忍受着一种苦痛的煎熬时，又补充说：“请原谅，我向你提了问题。”

“不，曾经确定我在这儿工作，可是……”

“我懂，我懂。”工人很快地插嘴说，不让他继续讲下去，“没关系，生活……”他开始安慰丁尼，可是当他发现交谈者并不看他时，他感到很奇怪。

丁尼把头转向一边，装出一副好象向外看的样子。树木和木杆继续你追我赶地奔驰着，被铧犁翻得很深的垅沟，如同波浪一样打漩。这一片

由于温暖而变得清新的景色，在坠落到火热的大海中的太阳的紫红色光辉照耀下，露出微笑的表情。车厢里的人们，又开始了旅行中的一般性交谈。开始声音挺小，后来便有说有笑、热热闹闹地谈了起来，就象在未与他交谈之前那一会儿那样。他们很活跃的谈话声，与火车轮的响声交织在一起。呆在窗旁的丁尼，竭力要抓住他们谈话的线索。他们是些强悍的、踏实的人，随便地大声地交谈着。丁尼胆怯地一次又一次地望望他们，总是希望再次问问他们，也许是问问某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假如他们不惊奇，象他们之间那样自然地、无拘无束地互相答话式的问答的话，那么，他是会那样问他们的。他想跟他们一起交谈，他想这样去做，但是他退却了。现在他不再往外看，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再看看那个，专心致志地看了看那位讲话者，而且还再次露出了微微的笑容。大家又被他的微笑弄得莫名其妙，于是一下子又全都注视起他的目光来了。可是，丁尼没能与他们的目光相遇，活跃的谈话好象中断了，丁尼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心里深深地领会了，并且自然而然地觉得眼前发黑。一位工人换了一下位置，坐到丁尼的旁边，竭力使谈话活跃起来，说些笑话。可是这个却无济于事。丁尼虽然想笑，虽然希望象人们希望的那样把他弄

到大家中间一起谈笑，但嘴唇仍未露出笑容。丁尼小声说道："啊，若是我有腿该多好呀！"他把头转到外边，由于夜晚的关系，窗户都变暗了，夜晚早就奔跑着追赶列车去了。

"我们在这儿下车。"当火车放慢速度时，工人们对丁尼说。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啊！"丁尼问道。

"在五十公里的地方。"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工人回答说，并跟他握了手。别的人也是这样，也跟他握手，似乎在说："请原谅，我们不愿意惹你，可是我们觉得奇怪，象你这样的人都如此地关心我们厂，这个厂现在还没出名呢！比方说吧，就连报纸也没开始登它一点消息，因为工作刚刚开始。"可是，丁尼却把他的同龄人的紧紧的握手，理解为另一种意思。刚刚感受到的并且从车窗看到夜色时增加了的那种淡淡的沮丧立刻消散了。他们下了车。火车开动之后，丁尼感到陌生的同志们的粗糙的手，还握在他的手心里。走过五、六百米之后，丁尼的两眼已经是泪水汪汪了。他非常清楚，火车正在他自己参加修建的路基上运行。尽管时间是那么晚，夜色是那么黑，但他却象在清澈的晨光中举目瞭望那样，异常清楚地看到了周围所有的山丘和人们取土的平地，甚至连为了省力推动装满载的手推车，人们铺设在

陡坡上的木板，也都看得一清二楚。就象在银幕上瞧见的那样，他一下子看到了从都拉斯到爱尔巴桑的全部路基；他看到了他的公司的汽车如何从远处飞驰而来，还看到了联合工厂的高高的烟囱，那烟囱耸立在地主的巴拉赛田庄的野生树和杨树的上空。

火车劲头十足地向前飞驰，始终不懈地向前猛进。他带着他那疲劳多思的目光痴迷发呆。他留意到，火车在爱尔巴桑站压根儿就没停，而从柑桔和橄榄林中一穿而过，到达科拉斯特，然后又钻进悠远的水流哗哗的斯库姆毕河谷中。那哗哗的河流，是染白了索波特山的冰冷的雪水聚积而成的。火车呜呜的声音唤醒了他。火车颠簸一下，来了个大转弯。丁尼颤抖了，这不是因为车颠造成的，而是那闷在嗓子眼里的痛苦的回忆所致。他费力地随车行进着，有一阵子，连气都喘不过来了。火车来到丁尼摔下去的山坡前。过一会儿，越过了那一带地方。这一点丁尼已经觉察到了，他轻松地呼吸起来。火车再次鸣笛，减慢速度，以便在站台上停下来。

“奇怪，我永远也不相信会再一次经过这段路！我乘这个钟点的车出发，作得对啊！白天走的话我就更困难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因为过了那一带地方，他心里觉得轻松多了。在这次转弯

之前发生的每件事，他都觉得是很遥远的事，好象蒙上了夜晚的影子。火车轰隆隆地充满活力地停在站台上，在那儿要晚点十分钟，因为要甩掉几节货厢，并且还要再挂上另外几节。客车的大铁门关上了，只有当火车灵活地调度货厢时，这个铁门才打开。丁尼使出很大力气，打开窗户，将新鲜空气深深地吸进肺里。他牢靠地依着窗户，把头伸出去，呆呆地望着站台。在电灯和两个小探照灯的映照下，那儿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他看售票员和货车的护送人员如何灵活地使用信号灯，看剪票员怎样发出信号，接收信号。在夜晚的黑幕中，任何人都会觉得这全部的灯光指挥工作是一种游戏，丁尼对此很着迷。机车甩开一长串车厢，在两条铁轨上驰过。然后，在信号灯的指挥下，又连结起来，最后响起尖锐的哨声。大门开了，人们一涌而去。有几分钟的时光，场上空无一人了。过了一会儿，又传出尖锐的哨声和机车的鸣笛声。丁尼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他看到信号灯那微弱的小灯泡如何在每节车厢前发出光亮。为了尽快地开动，售票员焦急不安地走来走去。火车颠簸着，小灯又摇动起来。当车轮转动起来的时候，灯光宛如小星星一样又开始在黑暗中滑动起来。

沉重的长长的列车，飞快地向前驰进，好象

生气似地向黑夜冲击。在四周的一片黑暗里，火车的急驰猛进使人惊奇。现在，无论右边，还是左边，都看不到任何一点灯光了。整个世界仿佛进入了梦乡，而他却在窗户旁边，朝着他的城市、朝着古老的斯库姆毕深谷迅速挺进。新鲜的空气吹拂着他的面颊，但并没有使小伙子清醒过来。他已进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前进着，幻想着，凝望那宏伟的建筑物的架子和一长串火车。这些东西在他的浩瀚的脑海里时而分开，时而合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整个阿尔巴尼亚宛如一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新娘子，亭亭地立在他的脑海中。

风刮得又急又猛，那些上了火车并在丁尼身边坐下来的人，开始感到冷了。其中一个人忍受不了，说道：

"请把那个窗户关上。"当他看到他旁边的那个人时，不由得一愣。他原来没有注意他们。他关上窗，但并没有拉严。他不能再拉了，因为需要继续把身体探出去。说话的那个人发现丁尼缺了腿，他一边把窗户关严，一边对丁尼说道：

"在哪儿把腿弄没了？"

尚未很好地摆脱幻想的丁尼，迟钝地回答了他。

"啊！"另一个人又说，"这个人以后还要作出

多少牺牲啊！我们阿尔巴尼亚人都是冷漠的人，一辈子总是习惯于懒洋洋的。现代生活需要你的头脑灵活得象球一样，需要你成为一个灵敏、机智的人。”

“在一位残疾人面前这样讲话，你不害羞吗?”一位黄头发妇女插嘴说。后来弄明白了，这位黄头发是他的老婆。尽管如此，“不害羞吗?”这句话依然说得嗓门挺高。

“你，亲爱的，去掉这种矫揉造作吧！我觉得你讲了个很重的字眼，好象你说了‘残废’一词。”他对自己在老婆面前的精彩回答感到满意。他眉飞色舞了。

“我不能在外国人在场的情况下与你谈得更多。另外，‘残废’一词并不是中伤话，这话是符合一个受了伤、缺少一点什么的人或一件残次不全的物品的。”

“好极了。”丈夫又说，“说真话，好极了。而你可要知道，亲爱的，人们跟乞丐也叫残废吗?”

夫妇二人争辩了好长时间，争论黄头发开头为什么讲她不愿意在外国人在场的情况下与他交谈。别人和丁尼发脾气了。可是两位“阔气人”却继续吵吵嚷嚷，弄得人们已经不能忍受了。

坐在他旁边的一位乘客站起来，换了位置。丁尼看到那位站起来的人的腿，闭上眼睛，仿佛

别人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全明白了。他逐一地看看多嘴丈夫的腿，黄头发的腿，另一位男子的腿，一位老头的腿，一个孩子的腿和一个小伙子的腿。最后看看他那切断了的伸到裤子里的无腿的躯干。那条如同袋子似的裤子，是医院的护士给他缝的。当丁尼看他们的腿，最后看自己的无腿的躯干时，大家几乎都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他一抬头，恰好与"阔气人"的目光相遇在一起了。只有黄头发没敢睁眼看看这位残疾人。她脸色有些苍白，对丈夫讲道：

"我不能看他的腿，不能看。"

几个人十分生气地看了看这位妇女。另外几个人好象难为情似的把眼睛往地下看或装出仿佛没听到什么事情的样子。

"你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矫揉造作的人物。"有人说道，好象要缓和一下已造成的紧张气氛。

"你是怀孕了吧。"另一个人很恼火地插嘴说。

黄头发听到这些刺激性很厉害的话，气的差点发疯，在自己坐着的长长的椅子上，怒气冲冲地动来动去。

"沉住气，亲爱的，你要沉住气。"她丈夫插嘴说。他斜眼看看丁尼，似乎自己是一个有过失的人。

"朱里！起来吧！"黄头发女人说道，她霍地站

了起来。

夫妻俩马上站起来，操起箱子就走，在宽敞的、黑夜里急驰不停地前进的火车上，寻找别的座位去了。车厢的那个角落里，静悄悄的，丁尼觉得这种寂静含有一种讽刺的意味。他从兜里掏出仅有的一块手绢，为了不让自己摔倒，他用一只手扶着，用另一只手擦去润湿了额头的汗珠。他把手绢整理好之后，叠成一团，然后又装到兜里。寂静的气氛好象又加重了。车厢下边的轮子发出令人窒息的声音，朝前滚动。丁尼想再次往窗外看看，不过与其说是为了往外看，倒不如说是回避人们的目光。他费了好大劲儿，稍微站起来一点，可是时间不能很长，因为伤口很疼。

“我在窗户旁边站得时间长了，这样作可不好。”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再次向自己的腿瞥了一眼。“活见鬼！这个鬼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十分恼火地自言自语道，又擦了一把汗。

“你退休了吗？”那位讽刺过黄头发的人问道。

“是的。”丁尼回答说。

“给你怎样退的？”

“全休。可以讲退休金等于我的工资。”他们提出的问题，弄得丁尼回答起来很拘谨，因为一直到这时候，丁尼的脑子里还没考虑过退休的事。

“头等残废。”

丁尼没有回答，只点点头表示肯定。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他又问。

丁尼开始烦恼起来，懒洋洋地回答说：

“我有一个小妹妹，在学校读书，住集体宿舍。”

“这好啊，”另一个人继续说，“你会有钱的，抽烟吗？”

“不。”丁尼说道。

“克制一下吧，可不要学抽烟。”

“我不相信他会再向我提出问题。”丁尼想，“嗐，我简直象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孩。我成了什么人了？”稍过片刻，他作了自我批评，竭力露出笑容，甚至还准备与那个男子谈谈。可是很显然，这位男子心里明白，无腿人对此已经感到腻烦了，因此没有再吭声。

第五章

火车停下来，车厢里空无一人了。丁尼吃力地离开方凳下车；一路之上，他一直坐在那个方凳上。他一边爬，一边朝车门靠近。车门早就开了，老远他就看到了他的城市的低矮的街道，看到别具一格的石块铺成的道路，于是他便有了一种骤变的感觉，感到一种难以表达的恐惧。稍停片刻，他用眼睛量好了火车的长度，一个接一个的台阶的距离，地面的远近。然后转过身，用双手抓住铁物，让身子向下边探去，直到断腿接到地面为止。这时候，他把身子向它一靠，用手向下伸去。他重新牢牢地抓住它，再把身子放松，以便让自己马上接触到地面。在他又一次感到伤口处的疼痛时，察觉有两只强有力的手，那手扶住他的腰，擎起他的身子，叫他坐到地上。

“谢谢。”丁尼说道。当他看到曾在都拉斯站护送过他的两个护士中的一个时，感到有点奇怪。

“没什么。”护士讲道，并向他建议，要帮忙把他送到家里。可是丁尼反对，他撒谎，说家离得很近，自己可以平安无事地走回去。受到医生委托的护士，立刻被说服了，她轻盈地闪到一边，开始从远处跟着他。

站台上还剩下少数的旅客，货厢里有行李的人和搬运工人，有资格进到站台里边去。丁尼活动了两、三下，把两个手掌扶在地上，爬行着，又开始前进了。他这样爬了几次，一直爬到站台中央。在那儿停下来，把手伸进上衣里。他揉搓了一会儿手，以便抠掉突起的小石头。他无力再爬了，二百米的路程累得他满头大汗，筋疲力尽。“我要歇一会儿。”他心里说，再次搓起手来。他把手擦干净，暖和一下之后，向漆黑的四周望了望。在零星的微弱的灯光下，闪射出几道亮光。那些带行李的人，在搬运工人的陪同下走过来。丁尼向边上靠了靠，又站住歇了一会儿。这时候，他看到一对夫妇，后边还跟着两名搬运工人。

“朱里，给这个乞丐一点东西吧！”

“哇！”丈夫说：“此人正是在火车上与我们在一起呆过的那个残疾人！是嘛，在车上还没有给你留下一个乞丐的印象？”

“当乞丐也是一种职业。”黄头发补充说道，她打开一个小包，一边往外取钱，一边继续说，

“我喜欢那些具有一定自尊心的乞丐。”她递给丁尼十个列克，但没有扔给他，因为当她看到小伙子充满愤恨和剧烈痛苦的目光时，目瞪口呆地愣住了。

丁尼想跟她说话，从头到脚，前前后后地骂她一顿，告诉她，他并不是乞丐，而是一名工人，一名六级机械工；告诉她，不需要她的怜悯。然而，他却流出了一串串的眼泪。他憋着一股劲，克制情绪，控制住了自己，似乎顿时吞下了人类全部的痛苦与蔑视。黄头发受到震动，十个列克从手里掉下来。她无意地转过头，看到压断了的腿，那腿轻蔑地把她的钱捻到一边。她再次回过头望望，然后就走开了。

丁尼一直气喘吁吁，把手支撑在地上，想要尽力快些走开，消失在黑黑的夜色里。可是，双手颤抖，支撑不住，倒在一边了。他站起来，想再次爬着走下去，但却觉察到有一点看不见的东西象黑夜本身那样，把他压在潮湿的地上，不让他继续爬下去。这时候，他看见了一双停住的脚。丁尼抬起头，发现那个看他的人是一位搬运工。他正朝丁尼奔跑过来。此刻，护士也赶来了。她一听丁尼在说话，便又退到一边去了。

“我特来求求你。”小伙子对搬运工人讲，“求你尽快把我从这个地方弄走，叫我离开吧，求求

你。我给你钱，来，拿着！”他几乎以一种严厉的音调说道，并且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百列克。“把我放到那里，在树旁边。”

开始，搬运工愣住了。后来，当他从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中明白过来的时候，便弯下腰，抱起他，放他到自己所要求的地方。

“你糊涂了，小伙子，你给我的是什么东西啊？最好你还是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自己走。”丁尼竭力说出这句话，“我家就在这附近。”

“你糊涂了，我的老弟。”搬运工说道，没费太长的时间就把他抱起来了。

“放开我，我不愿这样。”丁尼坚决地反抗着。

“你还是个好发脾气的人哪！”搬运工回答他，再次把他放在地上。“随你的便吧！”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丁尼，一边补充说，“停停，我觉得你的面孔好熟！”

丁尼低下头。

“爱尔巴桑人吗？”搬运工问道。

“是的。”

“我说呢，怪不得我觉得你的面孔挺熟呢，原来是有理由的。”

“把这些列克拿着。”丁尼递给他一百列克，“我再求求你，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吧，我求求

你。”丁尼重复地说。

搬运工拿起一百列克，握成一团，塞到丁尼的上衣兜里。他深深地叹口气，然后说：

“我是一名搬运工人，我的工作是搬运各种东西，你不要错误地认为我是那样低贱，是专为拿钱的。当我需要抱起一个人，特别是在那个人处境困难的时候，我一定抱他，不过，那可绝不是为了要钱。”

“你使我感到很荣幸。”丁尼说，“你把我从那边挪开了，我所希望的只有这一点，现在我自己来走。”

“晚安，”搬运工人说着向站台的大门走去。在两盏灯的映照下，丁尼觉得那大门好象是曾经在梦中见到过的生命之门。他使出全部的力量，朝大门走去。可是，他好象受了惊，又停下了。

在大门旁边，恰巧在门槛处，传出一群人与看门人刺耳的吵架声。看门人伸开双臂，大声叫嚷，竭力想阻止那些想拼命挤进去的人，那些人不能忍耐了。他们把看门人推到一边，向站台里边冲去，朝着呆在那里早已象冻僵了的无腿的人奔去。只有当他们来到他身边时，丁尼才认出，原来是工友们。刹那间，他们就把他抱走，抬起来，放到另外的地方，然后又把他放到汽车里，朝着家里开去。护士目送着他们。心想，丁尼曾

是自己的患者，现在到了可靠人的手中，这会儿无事可做了。

同志们争先恐后、异口同声地讲话。每个人都嚷叫，咒骂，唯有副经理对丁尼讲得温和，说他一个人出发，没事先通知，犯了大错误。丁尼倾听着，不回答，连看也不看一眼。

“抬起头来！”获迪对他说道，“记住你为我们干的这件事吧，为什么？我们是你什么人？什么人？我在问你！”

“算了。”副经理插过来说，“谁晓得他怎么能打定主意自己出发，幸好医生通知我们了。”

丁尼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望着副经理，望着大家，想扑到他们脖子上，拥抱他们。可是他除了移动一厘米之外，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动弹了。他为自己努力的失败而害羞，满脸通红，差点要哭出来。可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当感觉到同志们中间一个叫穆哈莱姆的人把沉重的手放到他肩上时，他平静下来了。

“我们什么也没当你妹妹讲。我们想先把你送到家里，然后领她到集体宿舍去。”

“我们没领她来，这么做是对的。谁知道车站看门老头会做些什么？”

“他们制定的制度真见鬼！他们不允许你到月台上去。”

他们交谈着，丁尼望着他们，怎么也看不够，时而看看他们，时而看看涂了石灰的墙壁，时而又看看他的床、窗和做奶酪的工具。后来又抬起头来看同志们，他看哪，看哪，不相信又回到了家里，回到了工友们的身旁。工友们一声不响地看着他。

“尽快地好起来吧！”副经理打破了沉默。

在低矮的屋子里，所有的人全都把目光集中到副经理身上了。副经理开始对丁尼讲述修机厂和荻迪的积极主动精神。

丁尼听他讲，不相信耳朵。

外边传来汽车的刹车声，然后是门撞击的声音和痛心的喊叫声：“丁尼，哥哥！我真不幸，丁尼，你在哪儿？！”

“维约嬉。”丁尼嘟囔着说，他想爬起来。

“控制住自己！”穆哈莱姆对他讲，“她还小，你应当安慰她，象个勇士的样子！”

“丁尼！”她又喊起来，一进到屋里，马上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抽抽哒哒地哭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去接你呢？！丁尼！丁尼！你一个人怎么到了这里的呀？啊，我太不幸了，我只有一个哥哥。而一个哥哥也弄得这样糟。你，妹妹的心上人，你将怎样生活？丁尼，我不幸啊，我可怎么办呢？”

“我没有死，我的小傻瓜。”丁尼说道，把妹

妹推远一点，目不转睛地看她，然后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她又开始嚷叫。临街的门打开，又关上了。这次进来的是邻居和那些受惊的人，他们也开始为此操心。

“我看这可不是划破一点皮的事。”一位上了年岁的妇女说，“一直迟误到这种时候！”

“不幸啊！”另一位妇女说。

“我的孩子，现在你怎么办呢？”另一位老太太问道。

屋檐下所有的人都看了看老太太。

“国家给他工资，老妈妈。”穆哈莱姆插嘴说。

“那好啊！”老太太稳重地说，“这去掉了一半坏事。过来，老头子，坐下。”她对丈夫说。

“最好还是走吧，”老头说，“丁尼还有病，一路上也累了。晚安，丁尼！祝你早日康复。没法子呀！幸运的是你还留下了一条命，不然的话就更糟糕了。”

丁尼时而看看这个，时而又望望那个，他望着那些跟他说话的人，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虽然他们是为安慰他，说句鼓励的话而来的，可话却说得简单、苦溜溜的。他们留给人的印象是那样强烈，以至于任何一个人都会把他们讲的那些话当成安慰。邻居中间有人咳嗽一下，是街道里

有名的爱吵架的老头。这个人与街道里所有的老头都不一样，与他的所有的同龄人相比，很有点特别。他曾经长期呆在国外，侨居异国他乡，然后成了一个性情暴躁、爱吵爱闹的人。他回来时，战争刚刚结束。他徒劳地办起一个小商店糊口，以度晚年，尽管他有一个当教授的儿子和一个与一位布商结了婚的女儿。老头不愿意给儿子和女儿增加负担，最后到国营甜食制品厂干活去了。丁尼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老头能做出那样松软、那样好的甜食，而当时他的脾气却又是那样暴躁，根本不与人打交道。老头有一个习惯，讲话时希望别人都听他的，因此常对大家咳嗽。因为大家都了解他这个怪脾气，所以便立刻哑言不语。老头明白这一点，觉得发窘。他又对大家咳嗽一次，然后便慢条斯理地讲起来：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发生不幸时，伤心气馁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不孤单，你有很多象你一样不幸的同志，人战胜不了不幸。一位有名的哲学家讲过，幸福只有战胜了不幸时，才会来到。可是，你不要相信这些话，因为这些话不是某一个象你这样的残废人讲的，而是一个有腿有手，饭菜都让别人送到他的图书室里的人讲的。他是个哲学家。这个人哪，若是别人弄断了他右手的二拇指，也许他永远也写不成字了。”

丁尼无意地微微一笑。

“有一次，”老头接着讲，“在我到这儿之前，我曾有机会休息了几天，我身边有一个无腿、缺右手的残疾人。他既不咒骂把他身体弄成残废的战争，也不咒骂刚才我对你说过的这个哲学家。医生请他读哲学家的书，可这位残疾人越读他的书，则越生气。他说：‘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幸福，我们都是不幸者。’他又朝着我讲，‘还有你，你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尽管你没发生什么不幸。你之所以是一个不幸的人，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你在欧美走南闯北逛了三十年，可是并没有找到一个岗位。’他说的对，人不应当白白地活着，当到了我这个年纪时，就要说：‘我一生干了些啥啊？’然后自己便回答说：‘我吃草了。’”

“也许你吃过草。”泽吉娜妈妈的舅舅萨拉抢过来讲道，他看不惯这个好吵架的老头。他搭着丁尼的肩膀，接着讲道，“这个人虽然比你小三、四倍，可是他没有吃草。他没有象你那样出国谋生，他到铁路搞建设去了，他是自愿去的，并流了汗，流了血。所以你还是把那些话去说给你儿子听吧！因为他什么也不干。而这个人却是干铁活的。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讲，那就说点幸福一类的话吧。”

大家感到奇怪的是，好吵嘴的老头并没有吵闹。他也许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和气、温情。他说：

“好，就算是象你说的那样，他做了点事情，象我一样，没吃过草，可是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压断的腿吗？”

“得到了铁路。”

“什么？”老头问道，故意摆出一副没听见的样子。

“不做出牺牲，任何新的美好的东西都得不到。一个民族要向前发展，需要付出努力，需要流血流汗。如果我们不去斗争，就不会胜利。而现在，如果我们不劳动，就会把已获得的东西失掉。”萨拉继续说，“他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到铁路上去了。他断了腿，可是却同他修筑的铁路一起回到家里来了。”

“我说萨拉，现在你说的这件事可真精彩。”老头插嘴说，“可那是宣传，至于生活嘛，那却是另一回事。”

“照你说该怎么样？”萨拉问道。

“怎么样？笑话。幸福得象轮子一样飞转的人，是懂得转动轮子的人，而不是……”

萨拉笑了。他看到，同老头谈话是没有用的，丁尼又要太激动，因此他竭力扭转话题。可是，

爱吵嘴的老头却不肯罢休，他就习惯这样，若是开了话头，就得讲下去，在他未讲完话之前，是不能住口的。老头想与萨拉吵一架，因为他想报一个旧仇。现在，在无腿的丁尼面前，他这个老头觉得自己挺强壮。他相信会击败萨拉，报一下商店那件事的仇。萨拉一开始就觉察到，这位老头或象家里人所称呼的戴迈叔叔，与其说是要捍卫他的思想，倒不如说是有意识地要向萨拉报仇。

"噢，萨拉，你直接了当地说吧，为什么不对我讲人不能超出自己的本性？丁尼原来跟所有的人一样，又有腿又有手，就象你和我一样。现在他没有腿了，要整天呆在家里，要爬着走路，将要发生变化，再也不会象你那样去思考问题，不会再做这样的宣传：噢，勇士们，我们要斗争啊，生活就是斗争。为了达到自己的生活目的，人应当不顾一切。"

"什么目的？"萨拉打断他。

"任何目的都要为自己服务。"

"不，不。"萨拉反对说："我们没有谈论共产主义，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目的，它锤炼坚强的人，具有崇高而纯洁的理想的人。这种人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一切都为社会服务。"

"怎么，你不承认人应该具有某种别的理想？"

"我认为最伟大的理想是我们的理想，我不承认别的理想。"

"那就是说，你关闭了我的商店，仅仅因为它是你的理想以外的东西，因为它是我的，因为在你的理想里我的话不应当存在，是吧？"

"是的！"萨拉冷淡地说道。

"怎么是？不能说得那么简单！"

"是那样说！不过你不能理解，就象你不能理解丁尼不是一个不幸的人，而是新生活的建设者，是我们伟大的理想中的人这件事一样。这件事你懂吗？"

老头抬头看看萨拉和丁尼的眼睛，他没发现有任何差别，他们的眼神都一样，仿佛那是一对共有一颗心、一种思想的眼睛，这双双眼睛闪烁着同一种光辉。

"我不明白。"戴迈说，"我不能明白。我是理解你的，因为你已长大成人，在山上打过仗。今天你有一项任务，一定要做到象讲话那个样子讲话。可是我理解不了这个可怜的人，虽然他没有讲话。"

"噢，戴迈，你真坏。"荻迪插嘴说，"你毫无道理的嘲弄人，你对人们否定你害怕回忆的东西，尽管你退让，似乎对此你并不明白。你了解得非常清楚，并且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理想，所以你才

竭力否定有理想的人们。你愿意听听他的话吗？那我就以他的名义说说吧：你从这儿滚开，我不要再看到你跨这个门槛。”

“这是我们第二次把这个人从家里哄出去，我不懂这个人怎么到了这里。你把他赶走了，干的好哇！”维约媗说道，她请求丁尼的同志们和几个邻居坐下来。

“我们来，我们会再来的。”一位妇女讲道，“瞧，我们在这儿，丁尼都累了，勉强支撑坐着，该睡了。”

兄妹二人躺下了，可是谁也没睡着。丁尼呆着，自言自语地重复那些说过的话。他重复着，几乎真的象别人说话那样。他觉得仿佛自己是一个来到他家里的邻居，看到他呆在地上，没有腿。他就象萨拉、荻迪、穆哈莱姆、副经理讲话那样自言自语。他也同老头吵嘴了。最后，他生气地穿好衣服，出去了。他来到市里那条主要大街上，走进一个低矮的酒店里，那酒店就座落在一株大橡树的对面。他喝白酒，直到喝醉了才罢休。然后，他觉得有人扶起他的胳膊，把他撞在门槛上了。这下撞得挺重，甚至他觉得身上一阵阵象刀刺一般的痛，他大声地叫了起来……

“丁尼，你怎么了，怎么了，哪儿疼？”妹妹一听到他的叫声便关切地问他。哥哥没答应，于

是她便爬起来，走到他的床前，手摸着他那热乎乎的汗水淋淋的额头，慌里慌张地推他，一直把他叫醒。

“怎么回事？”丁尼问道。

“你体温挺高，发烧呢！我去找医生。”

“不需要，会好的。也许是累的。睡觉去，睡去吧，不要担心。”

“你在说胡话，你怎么样了？”

“别烦我，叫我安静一下吧！”

“我倒霉啊！”妹妹嘟囔着说道。眼里泪水涟涟。

“不要担心，我跟你说，躺下睡觉去！”

她躺下了，可是没睡着。躺在那里，倾耳静听哥哥的每次呼吸声，数着他每句嘟嘟囔囔的说话声，莫名其妙地害怕得颤抖起来了。她觉得每时每刻死亡都会来临，夺走哥哥的生命。直到晚些时候，几乎到了半夜，她才睡着。

这时，丁尼好象也平静下来了。他异常清晰地毫无疼痛和苦恼地回忆起那天从一清早到同志们、邻居们陆续离开屋子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第六章

透过天窗射进来的光线，照在丁尼睡觉的床上，刺疼了他那睡意朦胧的眼睛。丁尼翻了个身，可是，照射到低矮的屋子里的曙光，再次打扰了他。他伸展四肢，好不容易睁开眼睛，看到天窗的玻璃，再远一点，看到掌心那么大一点天空；蔚蓝的天空蓝得深远莫测。可是，丁尼对这一点并没有考虑很久，因为一道清澈的绿光，混合着邻居菜园里湿润新鲜的风，通过两扇窗户，扑到了屋子里。充满迷人的光芒和宁静的整个房间，睡得香甜的不多的几小时，都给丁尼留下了奇怪的印象。他仿佛没发生任何事情，把双臂从被子里伸出来，舒展一下，然后又放进去，使劲想再睡上一会儿。他又睡着了。可是，两三分钟之后，害怕耽误上班的那种心绪，又重新把他弄醒了。

“睡吧，噢，丁尼，睡吧！你永远也不需要匆匆忙忙地过日子了。”他心平气和地自言自语。他的

话里似乎带有讽刺的意味，好象随便说说，一点也没记在心里。他微笑着，痴痴地望着照到屋子里、消失在墙壁上的阳光和随着果园里吹刮树枝的风儿而高低摆动的影子。这种光与影子的嬉闹，比惹他烦恼的不幸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不知所以地倒在那里，痴痴地望着，好象生来第一次看到，晨光如何来到一个面对果园有两扇窗户、迎着天空有一个天窗的低矮的家庭里。过了一会儿，他又微微一笑，作一个手势，仿佛对自己讲："噢，傻瓜，多么蠢啊。"他聚精会神地望着天窗，觉得它象一个漏斗，贪婪地把阳光从天空吸进来；他望着低矮的屋子，矮矮的墙壁和小烟囱，想起了母亲：她用火筷子夹着烧火的木柴，从中取出少量的火炭，然后移到孩子们的身旁……

"稍微暖和一下，暖和暖和，然后去晒晒太阳。"

"妈妈，荻迪他们怎么不冷呢？"小丁尼三番两次地问道。

"噢，孩子，他们家整天都见阳光。"

"我们怎么没有阳光呢？"

"因为我们没有窗，阳光从天窗射进来时，就到吃午饭的时候了。"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窗呢？"

"因为我们没有。"

“为什么没有？怎么窗户比面包还贵吗？”

“孩子，是比面包贵呀。穷人是没有窗户的。”

“可是荻迪他们却有。”

“他们有，那是因为他们有好邻居。而我们靠着居尔菲先生的果园，他不许我们在他的土地上安窗。假设我们靠着荻迪，我们也要安窗户的，整天都有太阳。现在你快走吧，时候不早了。上班去吧，你若误了工，居尔菲先生会骂你的。”

那一天，居尔菲先生把十二岁的丁尼解雇了，因为他在清扫店铺时无意地问过：

“居尔菲先生，我想朝您的果园那边安一个窗户，你说行吗？”

居尔菲先生憋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得流出了眼泪。然后就把他解雇了，以此作为对丁尼给他造成的愉快的报酬。

“走，到别的地方找事干去吧！你这么小，居然敢向我提出这样一件事情！等你长大时还将要求什么？”

发愣的丁尼不知怎样回答他。

“走，滚蛋，到别处去找事干吧！”

想起这件事，丁尼觉得好笑。“奇怪，我们曾是什么样的人啊！”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他还想起最后那天晚上，居尔菲先生提着金口袋到他家里来的情景。然后又想起他的工友们，想起一个

星期天，同志们带着铁棍和刷子、锤子和锯来了，一天之内就安上了一扇大窗。从太阳一出来，到升在路边果园尽头的柏树梢上时为止，屋子里总有充足的阳光。

"祝你健康！有了充足的阳光。"

大家工作一结束，一位工人开他的玩笑。

丁尼脸色阴郁起来。

"你看如何？"开他玩笑的那个工人又对他说道。

"妈妈常对我说，阳光比面包更珍贵。"

"阳光很便宜，它是属于大家的。"

"可是，从前并不是属于大家的。"

"唉，丁尼的心思太多了！不要思虑过多，那样要变老的。"同志又逗他，拍拍他的肩膀，"既然对你来说，一丝阳光都是大事，那么我们喝点吧。"

"那就喝吧！"丁尼到屋子里，从窗上拿下酒瓶。酒瓶在全体同志的手里传过来递过去。

"这个可怜悯的太阳！"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说道，第二次接过瓶子。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丁尼对他说道。

"这可怜的太阳还要一点下酒菜，因为它厉害，烧人。"

"来吧，那就请进吧？"丁尼邀请同志们，他们

跨过窗台，坐到地上，在烟囱旁边唱歌、说笑，对太阳、酒，丁尼和居尔菲开了个玩笑。居尔菲未曾把数不尽的阳光给过丁尼一丝。

突然，丁尼听到屋外门响。门开了。于是立刻振作起来，从回忆中回到现实里来。他妹妹手拿两个热腾腾的白圆面包走到门槛跟前。

丁尼好奇地看看妹妹，然后又看看她铺好的褥子，脸上绽开笑容。

“我相信你一定特别想吃夹芝麻油的白圆面包。”她对他说道，给了他一个面包，坐到他的床上。

他们二人一边笑，一边吃面包。随后她立起自己的垫子，整理家务，点着火，然后又重新坐到哥哥身旁。

“现在你走吧！”丁尼说。

“上哪儿去？”

“上学去。”

“不，我不去。在你痊愈之前，我不去上学了。”

丁尼留神地看了看，想告诉她，他永远也不会恢复到她所想的那个样子了。可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

“你每天都得上学去，我不需要你。你如果爱我，就走吧！走吧！时间都晚了。”

她一边哭一边走了出去。

他的家，果园的风儿，泥土的气息和石灰味，十分惬意，丁尼心里激荡着热烈的情感，不过自己仍然得不到安慰。他望着墙壁、烟囱、木板天棚、天窗、窗户，一阵阵地感到轻松。

一小时后，他又睡过去了。然后，又怀着那些感受到的温暖印象，轻松地醒了过来。他不时地感到，好象他的挚友荻迪就要来，喊他到外边去。这种愿望开始激烈地撩拨他，在消失的每分钟里，他都觉得耽误去什么地方了。

他又开始重新去回忆曾经唤起他一定的兴奋和使他安静的全部印象与往事。不过，他想的愈多，就愈加体会到已经远离了它们，与它们格格不入，仿佛自己不存在了似的。“真的，我怎么办呢？这样我怎么活着？难道一边数木板天棚的条纹一边活着吗？”他开始自言自语，但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想起了老头的话，想起了度过的夜晚。那天晚上老头子说起了那些欧美国家徘徊在街头的不幸的人们。那些人心中无一线希望，无一点欢乐，只怀有破灭了的幻想和被烈酒弄得杂乱无章的念头。

他觉得那七零八落的队伍就在他跟前，仿佛他也加入到了那个队伍中。在那儿，自我感觉不

好，因为他需要同情。他脑子里带着这些阴暗的念头，在被子下面缩成一团，回忆起车站门口的场面，又一次看到了那个手里拿着十列克，朝他走来的黄头发。现在，他不再与自己动肝火，连害羞也不觉得了。“她毕竟没罪过。”他心里说，“尽管我不需要，她还想给我一点东西。”然后他稳稳当当地回忆起她的面庞和身段，回忆起她那两条互相压在一起的腿。然后他发抖了，眯上两、三次眼睛，想从思想上惩罚这个黄头发。得把她赶跑了。刹那间，他又想起莱蜜娅，就是获迪所说的名字以“L”字母开头的那个姑娘。在很长时间里，他不能把这两个女人分开，一直弄得连她们之间的特点都分不清。然后他又听到了老头和萨拉吵架、互相咒骂的声音。

“这样不象话，这样不能活下去。我做啥呢？我若是能做点啥该多好！”

他妹妹放学回来了。

“我跟校长和宿舍主任谈过了。因为你回来，他们允许我住在家里。从明天起，不再去集体宿舍。我跟街道里的学生一同上学，也同他们一起回来。这样你就不会单独一人呆在家里了。我给你带来一本书，等我上学时，好让你有书读。你不高兴吗？”

在她谈论校长、宿舍主任、街道里的同学和书籍的全部时间里，丁尼露出惊异的神色，因为他觉得，仿佛妹妹在一天之内就那样奇怪地轻而易举地进出了两个世界。事情是那样的快，那样的简单，显不出一点变化。

“我见到了你的同志们，荻迪、赫奇迈特我都见过了。他们也对我讲，你叫他们扫兴，因为你出院时没通知他们。他们本来决定要用荻迪的卡车去接你。”

“谁的车？”丁尼问道。

“荻迪的车。怎么，连荻迪当了司机，而且还给了他一部汽车这样的事你都不知道？”

丁尼耸耸肩膀。

“他们将把你领出去，叫你散步。他们得到了公司经理的许可。经理对他们讲，为了你，绝不吝啬。丁尼，你怎么了？”她惊慌地问道，“你脸色发黄，怎么了？”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我不知是啥滋味。”

“我们跟你说话，你觉得不好吗？昨天晚上我就发现，当萨拉和戴迈叔叔谈天，你的同志们讲话时，你的表现是怎样的。”

“别人跟我说话时，我表现不好吗？”丁尼发愣地问道。

“我这个可怜的人怎么知道呢？”

妹妹住口了。丁尼觉得她的静默挺可怕。当她说话时，丁尼感到不解的是，两种世界——一种终日晒在太阳下面的伟大的野外世界，与另一种具有微不足道的幻想和全部怀疑的低矮屋子里的渺小世界，是何等迅速地联系在一起了。

“他得到了什么车？”丁尼问道。

“斯科达。”*

“他可拿到了油证？”他小声说道，“外边的生活前进的是多么快呀！”

“你说什么？”妹妹问他。

“荻迪领取了汽车和油，这可不是开玩笑。好样的，荻迪！你生来就有当司机的福气呀！那次他到医院里，是否就是想告诉我这个呢？”他问自己，讲得声音挺大。

妹妹听他讲话，不知怎么样回答他。她聚精会神地听着，望着他，脸上表情奇异。那脸色让人看得出他心里正在燃烧，正在沸腾，激荡着永不熄灭的极大的热情。“什么东西叫我哥哥这样费劲儿？”每当从他的眼神里看到那种显而易见的特殊热情和痛苦的光芒时，维约嬉便这样问道。她十分了解丁尼对荻迪不可能有嫉妒之心，也不能生他的气。他们是一块长大的，象一对孪生兄弟。

---

* “斯科达”是一种汽车牌号。

“那是怎么回事？”维约嬗不断地自问道。

一天，她明白了，而且还背着哥哥哭了。从那一天开始，维约嬗好象不能平静了。她忧柔寡断，不再象从前那样把在外面听到和看到的事情都告诉哥哥了。

“什么？”维约嬗好象发慌地问道。

“哟，你不象从前那样说话了，不告诉我你在看什么。”

“我不幸啊！”妹妹一口谎言地回答他，“任何事情我也没瞒过你啊！”

“是的，是那样。可是最近……”

“不，你把妹妹看的那么坏，不是那么回事。我没跟你说过，人家把苏迈的铺子推倒了吗？”

“没有。”

“怎么，我没对你说过所有的日用百货商店全推倒了吗？”

“没有哇！”丁尼冷淡地痛苦地说。

“我都要忘了。不过推倒那些薄木板，总不算是一件大事。是学校里的学生在一天之内把它推倒的。你当徒工时工作过的铺子也推倒了。”

“倒了？”

“是的，还有苏迈的铺子。它是工人们推倒的。因为它太结实，费好大劲才推倒。”

“谁知道市广场现在是什么样子？”

“怎么对你说呢?”妹妹对他回答道，耸耸肩膀。考虑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变丑了，在新建筑物造起来之前,就是这个样子了。”

丁尼笑了，想看看妹妹的眼神，可是她早已把头低下了，站在那里，好象有什么过错似的。

“请原谅我，丁尼，原谅我吧!”停了一会儿，她请求说,“我是个傻瓜，不知不觉做错了事，叫你知道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事情做得不好。”

丁尼脸红了。

“好吧，好吧! ”他打断了妹妹的话，跟她要凉水。

“到路边水笼头那儿灌水吗?”

“对。”丁尼说道。妹妹走开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对他说来，旅途上全部美妙的理想，都变成了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现实。丁尼头一次极为清楚地意识到，从前作了空想者。当他听到那灵活调度、忙忙碌碌的火车在车站上发出鸣笛声时，发抖了，差点慌了神。笛声从房檐缝、天窗、房门传到屋里，丁尼倾耳静听。接着又传来一声，可是这一次声音远多了。

过了一会儿，传来咚咚的敲门声，丁尼不知是什么滋味。“门，敲门。”他自言自语，微微的一丝喜悦好象溶入了他心里。

门又被敲响一次。然后咣啷一声推开，又关上了。一对脚步声渐近了，那是轻轻的细碎的脚步声。稍停片刻，有人又敲响了房门。门一打开，丁尼为之一怔。莱蜜娅宛如塑像一般，死死地站在门槛旁边。她把一对黑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张开两、三次，似乎要说点什么，但是没有开口。她就这样停了好一会儿，直到流出眼泪。这时她仿佛从混乱声中挣脱出来，转过身，象闪电一般一闪而去，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眼睛看见什么了？”丁尼小声说道，想使出全身的力气拦住她。他爬了一会儿，又回到他的木床上，倒下了。

他什么也不能做，甚至连思考也不能。他觉得喘不过气来，听到血管如何在两个太阳穴急速地跳动。他反来复去地只讲一句话：“怎么办，怎么办才能得救？”停了一会儿，他又起来，爬到房檐下的水管旁边，洗洗眼睛，站上一会儿，看了看夜景，闻闻柑桔的清香。“开花了。”他说，随意地寻找躲藏在叶子下面的花儿；仰望星星，觉得太阳穴跳得轻多了。四月之夜使他变得温柔，心情安稳，清醒起来了。于是他又回想起从下火车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他冷静地信服了，为实现理想，为重新回到生活中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了。

“你这是白费劲，如果你还幻想的话，将要吃更多的苦头。你有本事把每件事都封锁住吗？连她刚刚来过，哭泣，然后又象来时一样地走了这样的事，也有本事封锁住？嗳，不能吗？”他内心里这么说，“我知道你没有本事，我知道你是个软弱的人，你已作了多次努力。当你不能强有力地把每件事做完时，就闭上你的嘴吧！去象蚯蚓一样爬行，给什么吃什么，每月的月初去喊‘退休金万岁’吧！”

就在这一念头之后，在只能露出一部分天空的低矮的房檐下边，传出一阵咕咕叫的声音，然后又传出一双夜鸟舒展翅膀的声音。在远处的一个地方，从主要大街上，传来一辆载重汽车刹车的嚓嚓声。

“会是谁呢？”丁尼耳朵里一听到汽车刹车的声音，便急忙说。没过多大一会儿，他又倾耳去听，听到发动机好不容易打着了火。然后嘟嘟一响，离开了。“发动机出了什么毛病？”他嘀咕道。他心里琢磨司机在公司的大门前如何鸣笛，大门如何打开，汽车如何开进被工作车间包围着的马掌形的宽敞的场地里。他也想念他的车间，回忆自己曾经一边打开发动机盖，一边努力弄懂一部误点的车出毛病的情景。

“你把护档给烧坏了？”他严厉地问司机。

“你给我快点弄弄吧！”司机请求他。

“做不到你想的那么快，应该把发动机打开。”

“明天天不亮我就得走。如果早晨不走，就跑不了一个来回路了。我们提出的保证，你是知道的。”

“你们越规用了一辆不能再使用的汽车，我对你们的保证不感兴趣。这是什么保证？这不正象人们所说的‘为抓一个虱子烧了一床被’吗？”

“噢，丁尼，真有你的，尽说大话，不过坏了一个护档呗。”

“假若它烧毁了……”

“假若我跌倒了！”发火的司机打断了他的话，满脸气横横的，好象丁尼是个罪犯似的。他接着讲：“你干不干？”

“我有义务干，我也要干。可是，你不要因为我说了你就发火。车不是人，你和它相处不好，连水都不供给它，它也无嘴对你诉怨。”

“那就请你到斯带布莱沃山峰给它灌水吧！你就象地主那样，拿一个发动机，在那里站上一整天，对我们讲废话，好象有人晓得你是多么了不起的人似的。走吧！因为我喝了你的油水了！就地开始吧，不要讲废话！”

你顶我，我顶你，二人争吵起来了。两个性情急躁的人一边干活，一边互相挖苦、诅咒。他

们吵了很长时间，甚至闹得整个值夜班的人几乎都聚集到一块儿了。人们大声喧哗起来，互相叫骂，又彼此袒护……

声音从院子里的围墙后边清清楚楚地传过来。然后在门槛那儿也听到了。那门哗地一声打开，工友们吵吵嚷嚷，陆陆续续地来到院子里，打头的是荻迪，最后一个人手里还拿着一个包。

三天来，丁尼的思想飞到工友们那里有好多次。他常常考虑得很多：工友们来看他，但谁知道他们的来临会给他一种怎样的震动？要明白，他距离他们是多么遥远。这不是从思想上来说，而是从肉体的角度来说的。丁尼的心灵不知不觉地滑坡，滑得那么远，甚至他都想与世隔绝，在这样的处境中寻找一点安歇。他即使听到关于生活的伟大热潮、关于劳动和改变祖国面貌的人们的一句话，就会走上悲观的道路，烦躁起来。一开始，他的心里躁得很厉害，现在火气几乎慢慢地熄灭了。就象一团孤独的火在无木柴的炉子里熄灭一样。同志们兴高采烈地来了，来到一位残废的同志面前，为他感到心疼。不过，他们还是高高兴兴进去的。当他们听到丁尼第一个开腔讲话时，都愣住了。

“嗳，你们又来了？”

丁尼说话的腔调，使他们感到格格不入。“声

音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大伙儿犯嘀咕，连忙申明没能早一点来的原因。突然间，响起了一阵喧闹声。如果不是再次听到丁尼的声音，那喧闹声是不会停止的。丁尼的声音给大家又造成十分强烈的印象，甚至一个个都瞠目结舌了。

好不容易再次打破沉寂，丁尼的脸上露出苦溜溜的微笑，他再次清晰地感觉到妹妹对他讲的在小小的房舍墙壁和瓦片外边的伟大世界里已感受过的那种东西。他略微地瞪瞪眼睛，开始目不转睛地凝望同志们青铜般的面孔、沾满油污的手和打着补丁、带着污垢、皱皱巴巴而又显得亲切的劳动服。

人穿起这样的衣服感到多么轻松舒畅啊！穿着它干起活来多么麻利，操起沾满润滑油的工具和物件又是多么轻松。穿起它，人可以飞起来。丁尼伸出手，摸摸比别人更靠近自己的吉库，叫他坐到自己的床边。

“坐下，为什么直着腿站着?”

这句话似乎使大家从特别窘迫、拘束的境况里得到了解放。荻迪扑到他的脖颈上，接着大家也都跟着他扑过去。眨眼之间，屋子里又呈现出一种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气氛。每人都说点什么，也都想听听丁尼讲话。只有荻迪一声不响地呆在那里，正在为一点事情动心思呢！

"怎么回事？"丁尼说道，"你心里有点事。是什么事情瞒着我？"

"什么事也没有。"荻迪说道。

丁尼低下头。他也瞒着同志们一点事。不过，他们没有发现，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心思。只有荻迪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他没有吭声，装出一副仿佛没理解的样子。

"我们不想空手来第二次……"穆哈莱姆激动地说。不过有人向他递了眼色，强迫他不要出声。

"拿着。"拿包的那个人对他讲道，并且把包放到丁尼断了腿的裤襟上。

丁尼用双手摸摸包裹，心里受到很大震动，好象想用发抖的手去触摸那个使他不安、叫他痛苦的伟大世界！这个世界曾向他发出过呼唤，然而他却没有信心和勇气走进这个世界里。

"这是收音机。"穆哈莱姆看到丁尼的脸色变了，于是匆匆忙忙地插嘴道。

"我想到了。"丁尼回答说，双手不离包裹。

"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荻迪打断他，急急忙忙地说道，不给他继续讲下去的机会。他拿过收音机，放到床旁边的小书橱上，朝《高级电工》这本书瞥了一眼。

"看看这部小轿车，我觉得它是通电不好。"大家全都笑了，唯有丁尼没笑，他的心全都放到

那个伟大的世界里了。这个世界是如此迅速地、令人兴奋地来到了他的家中，进到了他的心灵里。

获迪从兜里掏出一束电线、钳子、一个接头、绝缘圈，好象前面真有一个小轿车似的。他干起来了，装好接头，连接好线路，拧了收音机的开关。最后，一找到地拉那电台，就把声音放到最大的限度。声音顿时在低矮的屋子里响了起来。

“少高兴点吧！”玛尼叫道，“什么也听不清楚，不知电台讲些啥。”

“是铜管乐队演奏，噢，聪明人。”莱卡打断他的话，“你听到过铜管乐队低音演奏吗？”

“也许丁尼不喜欢，”另一个人讲，“闭了吧！”

“不，不，”丁尼抢过来，“我喜欢……”他一面听，一面流眼泪。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解放的日子，想起了安葬游击队员，想起送泽迈出院的事……整个伟大的世界。解放后最初的日月，修机车间和同志们，修理过的赛乌迈莱和泽依姆斯战车，另外还有吉斯、达特拉、斯科达车，此时全都来了，一个接一个地进到了小小的屋子里。具有各种行业、道路和小径的整个城市，带着吵吵嚷嚷的声音，也进到了屋子里；铁路上自愿者的歌声，铁轨和火车机车，工厂的烟囱也进来了。他目睹的一切，手碰到的一切，从修机厂的螺刀、

锤子，到铁路上的镐和锹都进来了。奇怪的是，这一切都在他家中，甚至在更靠近他床铺的地方，找到了位置。

第七章

几天之后，那些印象在屋子里一点都没有了。那些印象每天进来，然后又出去，冷却下来，消失了。开头色调是这样，然后形状也是如此，就象烤得不好、印在整天晒在日光下面的一块布上很差劲的图案一样。丁尼只是处在开始把他忘记的生活和开始折磨他的痛苦之中。丝毫不能懂得他开始走的下坡路，正象我们不懂得虫子如何从内部蚕食一个凳子一样。这一点只有当凳子坏了，使你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天荻迪断断续续地对丁尼说道：“丁尼，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来说，我认为你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很少有情绪，眼神很少露出笑意，总是心事重重，愁眉不展。最近……”

“说呀！”丁尼请求他说下去。

“我是要说，所以我才来。”

“就是嘛！我到现在才相信，现在你才是作

为同志来的，而以前那是带着任务来的。”

“我们在同志面前是否有任务呢？你教了我技术，你把我弄到修机厂。我想在街上和果园里游逛，可你不让我那样。你对我讲，要我和你一道上班，也当机械工人。忘了吗？你还对我说：‘现在我们是为自己劳动。’”

“嘻，你也不嫌把话拉得太远了。”

“我们想想这一切，回忆回忆我们全部的贫困生活，这是工作的需要。”

“到目前为止，好生活，坏生活，我都饱尝过了。”丁尼一边用手摸嘴唇一边说。

“那么快，才十九岁就饱尝过了？”

“我烦闷哪！”丁尼说道，然后就一声不响了。

荻迪也不作声了。稍停了一会儿，他用手去抚摸额头，因为找不到词继续谈下去，便开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

“够了，不要象宪兵那样把脚踩得嘎嘎响，你既然到我这儿来了，就请坐吧。”

“我来不是叫你想起宪兵，而是要对你说，你走的不是条好道。丁尼，回头吧，现在还不算晚。”

“对我来说，既没有好道，也没有坏道；我只有一个松软的床，它正在腐烂我的骨头。”

“路还是有的，可是你不会看。你的眼睛被

蒙住了，睡懒觉了。”

“道路……对我？”

“是的。”

“那是什么路？”

“你的路，你已走到现在的路，从前你也带我走过的那条路。”

“没有腿能成？”丁尼说道，低下头，好象对他说的那些话顿时感到后悔了。

“在我们的道路上，即使没腿，没眼睛，也能行走。糟糕的是，你不仅失去了双腿，而且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信心和理想。”

“获迪！”丁尼喊道，“假如我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听到这些话，我要感到遗憾，可是你对我讲起这些，我就奇怪了。因为我了解你，我不会生气，我知道你爱我。我感到遗憾的只是我不能象你对我说的那样去做，相信我吧！多少个月来，我都不知做什么，我努力过了，我很痛苦。获迪，我是个没用的人，不要为我耗费时间了，我无力征服已经注定的事。正象你看到的，我再也不会象所有的人那样了。你看到过我在家是怎样走路的吗？”

“看到过。”

“就那样是不能走路的。你希望的那个试验，我出院时就做过了，所以我没有通知你。我想走

向生活，那时我是爬着走的。”

“丁尼，我相信，你是一个坚强的人。”

“我也是那样回忆，可是……”

“你想说什么？”

“在车站上，人家把我当成乞丐了。”丁尼说道，低下头。

“多坏，多丢人！”荻迪嘟囔道：“你怎么能滑得那么远？你的理想哪儿去了？你的理想又哪儿去了？”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使我看到的那些事，不是你领我到铁路上的吗？”

“不要提铁路了！”

“真丢人！你否定你自己！你是铁路，如果没有你和你的同志们，也不会有铁路。它压断了你的腿，可是它没有把你扔在都拉斯，它把你捡起来，并且带到了这里。铁路是我们的生命，是建设者的热情所在，你不能那样轻易地离开自己和我们。仅仅是一种偶然性，使你失去了双腿。”

丁尼酸溜溜地笑了笑。

“为什么笑话人？”荻迪问道。

“不是，我不是笑话你，我爱你，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是笑你说的‘偶然性使我失去腿。’那句话。”

“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你跟我说起来，好象没有坏事发生，仿佛人应当有十条、十二条腿，失去的只是两条腿。可是，两条腿就够可怜的了，我正好失掉两条腿。”

“你若只失掉了两条腿，那还算可以，你可是把一切都失掉了，这一点叫我不高兴。”

丁尼低下头。

“抬起来，抬起头来！”获迪喊道。

“丢开这个话题吧，我求求你。我自我感觉不好。”

“不行。”获迪反对道，“也许现在我所做的是最后一次探访。我想跟你谈个水落石出。今天我也是把你当作我最亲密的同志对待的，所以我很想把你不在时我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给你。我不能对你保密。”

丁尼的眼睛闪烁出动人的光。他知道他的同伴领到了新汽车，他一定有许多话对自己讲。获迪注意到，丁尼的脸色变了，情绪也稍微平静了一些，眼睛里流露出高兴的神情，他马上为自己那么匆匆忙忙地宣布似乎这是最后一次探访的行动而生自己的气。

“喃，”丁尼打断他说，“你要对我说什么？”

获迪变得严肃起来，准备说话。

“真叫我奇怪。”丁尼再次插话，“这是怎样一个伟大的秘密。”

“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只有你不晓得。你对我的帮助比任何人都多。”

“说呀，可怜的人，你没看见我成什么样子了……我等不得，我神经不好。”

“你头脑里滋长出来的那些腐朽的思想，是否都是因为神经不好造成的？”获迪问道。

“算了，饶了我吧，我对你说过一次，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你用这个来叫我烦恼，也许你的工作也是我的工作。”

“什么？”

“是的，你为什么吃惊？我若处在你的地位，你要做啥呢？”

“我若有象你有的那些思想，我就要揺你。”

获迪点点头，肯定地讲：“这个我相信，你打过我一次。”

“我？”丁尼吃惊地问道。

“是的，是的，你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在市场上，当我想偷……”

丁尼笑了，获迪也跟着笑起来。这两个伙伴就象从前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开怀大笑那样，笑了

好长一会儿。……

"万幸。"丁尼说："万幸啊，你想起了我们，让我们笑起来！现在把秘密告诉我吧！"

"不是秘密，我已对你说过一次了。我想让你也知道。"获迪说道，沉思了一会儿。

"说呀！怎么？"

"丁尼，当你住院时，我写了一个申请，而且把我吸收了。"

"到哪里？"丁尼问道，他感觉到有一股热气向他脸上扑来。

"吸收我入党。"

丁尼不作声，使劲地瞪大眼睛。这时候获迪想，是不是不应当对他说起此事？这件事是否能使他伤心？难道……可是，这是在丁尼自己要求下他才讲的，因此对于这一点，他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那就是说，你成为共产党员了。"丁尼激动地小声说道："我衷心地祝贺你，好样的，你配得上这一称号，可是我……"

获迪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让他说下去。

"只要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不仅我，全体同志都知道这一点。是你教我走上生活之路。"

"我跟你做的那件事，正是别人跟我所做的。"他说道，拥抱了儿童时代的伙伴，他从未象现在

这样高兴过。过了一会儿又说："奇怪，多么奇怪啊！"

"那为什么？"获迪问道。

"怎么可能，怎么这样突然，你一下子就成了共产党员？"

"我也奇怪，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而且现在还经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象我并不配。当我这样思考时，干起活来就是累断了脊梁骨也成啊，我不知道干什么，一股劲地踩车油门，一天应当行两个路程，我行它三个。……"

"我要行四个。"丁尼小声地说道。

"行不了四个路程。"获迪反对说，"我们最好的司机，费好大劲才行两个。"

"也许是这样。不要注意我，我这样讲，那是因为……"

"行了。"获迪插嘴道，"我要试一次，为使你高兴，我要试一次，为了你……"

"为了我？"

"是的，为了你，我将试验一次。"

丁尼笑了。

"在每个转弯的地方，我都要象你那样大声鸣笛。你还记得，你在修机厂偷偷摸摸搞到汽车，为了叫她听见，去到她家大门口鸣笛，高一阵低一阵地奏起进行曲的事吗？你记得吗？为什么不

讲话？”

丁尼收敛了笑容。

“我没有看见她，她怎么样？”荻迪问道。

“不知道。”丁尼冷淡地说。

“你说话好象有点讽刺，怎么回事啊？”

“她来过这里。”

“莱蜜娅？”

丁尼点点头。

“我奇怪，”荻迪说，“那么说她是动真的了？”

“是的。”丁尼费劲地说：“她来了，看见了我，哭哭啼啼，然后就走了。她就象你现在看我这样看了看我。”

“丁尼，请原谅我，我再不对你提她。我相信，那只是一种爱情游戏，在那种年龄，人不能找好生活的伴侣。”

“没关系，这不是主要的，我不能说那是爱情还是儿戏。主要的是在另外的地方。”丁尼慢慢地说道，仿佛象一个老头一样深思熟虑地措词。

荻迪睁开眼睛，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同志这样平心静气、深思熟虑、恰如其分地讲话。

“主要的是在别的地方。”荻迪重复说道。这句话是怎么回事？他的话说得那样严肃，是啥意思？说的是生还是死？他要作出怎样的决定？

“我不理解你。”荻迪说，直盯盯地看着他的眼

睛。

“你不理解我，你对啊！我弄成什么样子……我常常也不理解我自己，不知爱什么，不爱什么。有时我还相信，人把自己缺少的东西弄到手看成是主要的。‘我要这个，要那个，让别人瞧我的吧。’人这样说。难道这是个弱点？”

“是的。”荻迪没深思多久，说道。

“我还注意到，对完备无缺的正常人来说，一切都是简单的，清楚的，他们能马上回答问题。”

荻迪满脸通红。丁尼微微一笑，接着讲：“别发火，你站在生活的前头，从高处看一切，而我却从低处看一切，你是在运动，而我却在爬行。”

“如果你生来就是残废，我可以认为你是正确的。而你从低处看世界并没有多久。你曾站在生活的前头，在前列，在第一线。”

“在前头。”丁尼抢过荻迪的话说：“这事折磨我。折磨我更厉害的是，我将既不在前头，也不在尾巴上。最好你认为我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吧。你成了共产党员，可是我幻想不了那么高，我只想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有两只手，两条腿，早晨起来上班，为社会做点美妙的事，好事，以便留下点什么……”

“光有愿望还不够，愿望只是开端，需要有钢

铁般的意志。”

这回丁尼没有讽刺意味，而是痛苦地微微一笑。

“我现在等你讲保尔·柯察金。”

“不。”荻迪说道：“那本书你读过了，你去铁路之前还给我读过，你也是坚强的人。他置个人的不幸于度外，同敌人和自己作斗争。我要对你讲讲伊布拉希姆。”

“那个伊布拉希姆？”

“共产党员拖拉机手伊布拉希姆。他投身到烈火中，为了抢救人民的财产，献出了生命。”

“伊布拉希姆？”丁尼吃惊地瞪着眼。

“你认识他？”

“是的，我认识他。”

“他献出了生命。”

“他的确是一个罕见的人。”丁尼深为感动地说道。

“象他那样高度自觉地献出生命，的确是一件罕见的事。为了熄灭发动机，他纵身跳过去，把火扑灭了。”

“真是有坚强的人。”丁尼喃喃地说道。

“有。”荻迪接着说道。他从兜里掏出一本由一个突击旅的旅长写的游击队员生活回忆录。“读过这本书，你就会相信有许多坚强的人。”他对丁

尼说完就走了。

房间里并不是空空的。获迪带来的保尔、伊布拉希姆、游击队员，都留在那里了。丁尼闭上眼睛，琢磨着受伤的斯代凡、伊布拉希姆。他想到了那些来来往往看望自己的同志们。想到那些挤满了人群的街道，马车、汽车、商店，城里的一块块的小广场，日用百货商店。那些烤面包的工人，卖软糖的售货员，购买物品的农民、妇女，以及象麻雀一样在路上挑逗着送往屠宰场准备杀掉的狗的孩子们。所有这些栩栩如生的美妙的生活画面，全都浮现在他的眼前。这些回忆唤醒了他。他把手放在铺着的垫子上面，要马上起来，可是象从前一样，缺腿少脚阻碍了他。虽然如此，但他并没气馁，下了床，在屋子里爬了几次。他想受点累，舒展一下身体。

“你干啥?”刚刚进来的妹妹问道。

“什么也没干。我若知道该干啥，就是咬紧牙关也要干成它。”

“来，上床吧，不要这么深一脚浅一脚地白受累了。”

“不。”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要在这儿，在床上我觉得要腐烂掉。”

稍过一点时候，兄妹二人吃完了午饭。她急

急忙忙地把屋子收拾好，得到哥哥准她参加班会的许可。

“为什么开会？”丁尼问道。

“为青年节。星期日是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立的日子。”

丁尼脸色变白了，妹妹勉强地陪伴着他。“真是怪，和这个人在一起你不能提任何事情，一提，他的脸色刷拉一下子就变了。”

“好吧。”丁尼说，艰难地笑了笑。“去吧，过节时，你要把一切都告诉我，你要看什么，听什么，都得讲给我听。”

“那当然喽！”她回答完他的话，然后就跑了。

到星期日为止，日子一天天好不容易地过去了。虽然妹妹刚刚出去参加盛大的节日，可是丁尼却急不可待地等她回来。当他听到在家门口附近汽车停车发出响声的时候，心都抖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屋外的门咣啮地响了，院子里、屋檐下响起脚步声，房门一下子推开了。郭尼、荻迪、玛尼和惠奇雅都进来了。

“来！”惠奇雅说道，“你还没准备好？”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忘了吗？”玛尼开玩笑地问道。

丁尼装出好象微笑的样子。

“我不能忘记那个日子，那是我生来最幸福的日子。”

“每年都有那一天，甚至我们是为那一天而生活。”

“呀！”荻迪说道，“今天又是我们被吸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时那些人。”

“走吧，我们都迟到了。”玛尼补充说道。

“你们走吧，我不去。”丁尼感慨地低下了头。

“不去？为什么？怎么你退了组织？”

“我没退，没有退，可是……”

“搂住他！”荻迪下了命令，“和这号人没法谈话。”

“住手，别这样。”丁尼喊起来，而他们却象聋子一样，装做没听见。他们把他搂住，抱起来，弄到外边，放进车里，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喊叫。

一出城，荻迪便加快了车速，说道：“放开他，现在他没办法，不能怎么样了。他若愿意，就让他跳车好啦。有一次他曾从无花果树上掉了下来，他摔不坏的。”

一起挤进司机舱里的荻迪、玛尼、郭尼和丁尼哈哈地笑起来。

“你们真坏。”丁尼牢骚地抱怨道：“我不从司

机仓里下去。"

"你需要下去，需要下去。"荻迪说道："你要和我们一起走到目的地。"

"真下流！"丁尼挖苦他们。

"哈哈，开始咬文嚼字了，嚇，好吧，骂下去，说真的，你叫我思念起那些日子了，我们当中谁也不会比你骂得更脏。"

"他是骂法西斯。"玛尼扶住他的肩膀说。

"这个人，"荻迪问道："你们好象还不认识他！他现在沉默了，因为他失掉了腿，在铁路上，他还骂过姑娘呢！"

"骂了那些不干活的姑娘。"郭尼抢着说。他也与丁尼、荻迪一块儿在铁路上劳动过。

"你为什么跟那个大眼睛说得更严厉？"荻迪对他睐了睐眼。

"你住不住口？"丁尼气呼呼地说。

"你喊叫也是白费劲，你没什么办法了。我们不害怕。嚇，郭尼，告诉我吧，他为什么对大眼睛又喊又叫呀？"

"不要这样。"丁尼对他哀求道，"我不是为了聊这种事而来的。我心痛，而你们……"

想要说话的郭尼愣住了。可是荻迪又敦促他，于是他简短地说道："他爱她，所以才对她大声讲话。"

“是她？”

“她和‘S’搞起恋爱了。”丁尼说道。

大家哗然大笑起来，这一次，丁尼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也笑了。

“丁尼，她好吗？”玛尼问道。

“噢，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她是个少有的，粗鲁的人。我从心眼里爱上了她，若是她愿意的话，我一定要她为妻，她并不漂亮，可是挺怪。我什么没当她说呢？可她什么也没答复我，我觉得她内心挺痛苦，一直到最后那天，我没能发现原因。她是都卡吉尼人，因为她作自愿者，同家里人吵了一架，她的同志们对我讲她不能回村，有些人把她骂了一通。”

“后来她又怎么样？”玛尼问。

丁尼耸耸肩膀，立刻又陷入到他那艰难的境域里，思索起来。他甚至对自己都感到奇怪，因为他露出了一分钟的笑容，说出了连对自己都不敢提起的事。

“为什么不讲了？”玛尼问道：“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若是知道的话……”

“怎么？”

“没事，啥事也没有。”

“我知道你想说啥。”玛尼说道。

“什么也不想说。”丁尼若有 所思 地说道。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我能说什么呢？”

这个问题，使坐仓长时间地陷入鸦雀无声的气氛中。“真的，丁 尼 能做什么呢？”玛尼开始考虑起来：“就算 我们 已经知道了她现在生活的地方，又能怎么办呢？”

“停车。”荻迪大声说，把车停了下来。“斯坎德培*曾来到 过 这里。现在用腿走吧，我的车不能再往前走了。”

“我们没有很远的路了。”郭尼说：“只有一小时的路了。我们有可能比别的同志早到达。”

“听我的。”丁尼冷淡地说，“我不打扰你们兴致，现在你们不要等我了。把我放在这儿，你们完了事再到这儿把我领走。不要担心，我在草地上呆着。”

“好吧！好吧！”荻迪说，“我把你从汽车上背下来，扶在我的背上吧！”

“不。”丁尼反对说，“我自己下去。”

“现在你不 要叫 我们发烦，那样你就让我们迟到了。”荻迪说着把同伴放在背上。

玛尼锁了车，五个人开始爬山。

“放开我！”丁尼大声说：“为什么不听我的？

---

* 斯坎德培是十五世纪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英勇抗击奥斯曼帝国侵略的民族英雄。

以后我不给你们开门，把钥匙放起来，你们会看到的，等你们去我家时，有你们好瞧的。”丁尼说着，骂着，可是他们全都变成了聋子。丁尼累了，闷了，最后不再作声了。

庆祝节日开始了。讲话未完，五位同志赶到了。主席团一散开，民乐演奏马上开始。又是唱歌又是跳舞，两座山中间，树木环抱的空地上，变成了一座罕见的舞台。

经过了许多个月，今天，丁尼总算目睹了在小屋里曾努力想象过的生活。他看啊，看啊，怎么也看不够。

那位会议主持人，在许多青年当中还提到了丁尼的名字。这件事和那一天节日的全部活动，震动了已习惯在家里孤独地生活的丁尼。他常常思考，想象着他所看到的那些事情。他觉得从主持人讲话中听到的他的名字丁尼·希卡，仿佛是别人的名字。突然闯到他生活中的这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他仿佛竭力忘却丁尼·希卡生活中的一切，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童年、早期的青年时代、幸福的幻想，都在他为了忘却这些事情而做的努力中复活了。是的，是极其强烈地复活了，并且在呼唤着他。现在，他又增加了对那位

沉默寡言的山乡女人的回忆。她因为破坏了山里的陈规，受到家里人的咒骂。现在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她的微笑，还有嗤笑他说话的情景。她对他讲："如果你能对我发誓，我们都永远年轻不老，总是一块儿参加一切活动的话，那么，我就将成为你的人。"

"真见鬼，我喜欢安静，我可不愿意弄得耳鸣目弦，我想安安静静地睡觉……"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同自己——丁尼·希卡、山乡女人、荻迪、妹妹、玛尼和郭尼一同说起话来。吵嘴的人越是增多，他就越发感到远离了社会，远离了生活。每一天生活都在发生变化，在前进。这样，他便提出了使他最感不安的问题："做什么？做什么啊？就这样呆着，袖手旁观？"

那天晚上，妹妹几乎一夜没睡。清早她一睡着，就被身上的衣服惊了一下，赶忙起来了。哥哥下了床，爬着，在屋子里上上下下地活动起来了。

"丁尼，怎么？你怎么了？"

"什么也没有。"他说道。他把话讲得那样平静，对此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你要什么？告诉我。"妹妹靠近他。

"我想走路，想活动，我还想做……"

"是的，哥哥！"妹妹打断他的话，搂住他的

脖子，亲吻道："你将象从前一样把一切都做成功，你还要去工作，参加义务劳动，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去。"

丁尼不明白妹妹这股高兴劲由何处而来，不懂这番极为漂亮的言词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当真讲了一点她等待已久的事情了吗？丁尼想说话，可是维约嬉慌神了，她怕哥哥为他自已说的那些话后悔，于是便捂住他的嘴，请求他睡觉，因为他已经整整辛苦一夜了。

丁尼被说服了，他躺下去，装出仿佛睡着了的样子。

稍晚一些时候，他听到妹妹已做好准备，上学去了。她一走开，他就睁开眼睛，看起离他两巴掌远的墙壁、粗糙的抹墙土和颜色来。由于无事可做，便开始钻孔，开头用手，然后又用起妹妹钩被单的钩针来。他挖了一个小孔，然后又把那个孔加大，一直挖到土坯，好象发呆似地站在那儿。他望着陈旧的墙壁，仿佛发现了也许是祖父或祖先藏下的金贝。他开始对墙壁讲："唉，咱们成了同志了，你和我整天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刚说了这几句话就讽谕地笑了起来。"你做了一件事，支撑屋顶，防风挡雨，不叫我淋湿，可我做什么呢？做什么？做什么啊？"与其说是问

墙，还不如说是问自己。由于他不能考虑得太久，便下了床，又爬着受累了。他踉踉跄跄地倒下去，一次，两次。又倒下去，可是马上又站起来，仿佛被一个钉子给钉住了。脑子里突然闪起的念头，使他瞪大了眼睛。他觉得真的发现了一点伟大的事。“为什么不实验一下？这不应当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学习它、掌握它、这也不应当是不可能的事。噢，那会多好啊，我将平静下来，至少我要干一件事情，做一项工作，懂得为何而生活！”他说道，好象又发呆了。脑子里闪过的这一念头震动了他，使他晕头转向伤心起来。“不，不，我考虑的那个事，是一种愚蠢的想法，一种发疯的愿望。啊，我如果真能做一双腿出去走一次，走到房门外，看看流水，象从前那样在那儿玩玩用纸叠的小船，那该多美呀！不成，不成，我连大街也永远到不了。它若是碎了呢？要不我再做些更结实的？哪种木头是最结实的？怎么做呢？啊！假若我看见过一次木腿就好了！不，我不相信，做成一双腿就会成为一件伟大的奇迹。困难在哪里呢？”丁尼脸色变白了，他一边爬，一边上了床，关了收音机。为了休息一下，为了摆脱头脑里闪过的念头，丁尼不去想别的事，只想睡上一会儿。可是，他没有睡着，新的愿望又开始折磨他。由于整夜失眠，他很累，精疲力

尽了。在幻想的摆布下，他投降了。他看到自己迈开两条木腿行走，看到自己一边拄着一个拐杖，一边往前走，敲打干部科的门，说道："我又来了。"

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向他祝贺，科长提了提裤子，用手指在腿上敲了敲，终於信服了。

"是啊，是木头的，真不简单啊！用这双腿连汽车也能开啊！"

"对。"丁尼回答说。

"那好吧，我仍将给你一部新齐斯车。"

"不。"丁尼反驳说，"我的愿望是要象机械工人那样，在我去铁路之前曾工作过的那个地方工作。"

"啊！我感到遗憾，那个地方被占了。另外，哪个机械工人不想成为一名司机啊？"

"我。"丁尼说道。

"我奇怪，我从心里感到奇怪。"

"不要奇怪，司机同志，我特别热爱技术，我感兴趣的是，拿一部坏车来，然后叫它获得新的生命。"

"我理解你，理解你，你有一颗富于创造的心，给那些什么……东西，我怎么说呢，给那些东西以生命。"

"报废了的东西。不是吗？坏了的东西，毁

掉了的东西。”

“不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呢？嗳，我想起来了，给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以生命。这两块木头是你拿来的，你把它雕刻了，给它们安上了螺丝和木梭，把铁和木头合在一块儿，做出了腿……”

“怎么？怎么？”丁尼奇怪地问道。

“你没对我们说关节是金属的，带梭和带轴心的？”

“是这样。”丁尼晕头晕脑地回答，”轴心，螺丝，对，对，是那样。”

“停停，停停！我抓住你啦，刚才我说木梭，轴心时，你为什么奇怪，难道你自己做成腿这件事不是真的？”

“真的，丁尼马上回答说，“我自己做的。”

“听着，小伙子，诚实是第一位的，在这里，我对司机和机械工人要求严格，我们不能把没有手、没有腿、没有眼睛的人弄来工作。”

“那些我全有。”丁尼喊道：“我全有，你全看到了吧？怎么不相信呢？你自己用手摸一摸嘛！再说，没有腿我怎么能站立在你面前呢？”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不是我的职权，我要叫你重新工作的话，得在一年多以后，我得最后相信你有象我、经理、副经理，以及所有在我们

这儿工作的人所具有的两条腿才成。”

“瞧吧，我都有。”丁尼忍耐不住了，大声喊道，“听着！”他一只腿碰到另一只腿上，然后，两条腿在地板上走得咯咯响。

“我不相信，我请你不要窘得脸红。”

丁尼手拿着两条拐棍，举得高高的，然后把手触到墙上，觉得很痛。疼痛唤醒了他，他马上说道：“多好啊，我还是作了个梦啊！”他一清醒过来，马上又伤心了，因为他看到的并不是真的，他并没有两条木腿，也没有用这两条木腿走到公司；他没要求过工作，没同科长争论过。丁尼怀着满腔热情，回忆着他作的梦，追溯自己不惜任何代价地重新开始关于腿的对话。特别是木梭、螺丝、轴心这几个字，都铭记在他的脑海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不仅他作的梦，而且他那制做木腿，用其走路的愿望，也全都是徒劳的，可笑的。他又说道：“我要偷偷地开始试一次，如果不成功，也没什么好害羞的。”他决定这样做了。因为不知道做什么，从何做起，于是无意地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一个人在朗诵诗歌，也许是一个年轻的诗人，因为他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然后，菲特奈蒂娅*唱起一首歌《没有你还希

*菲特奈蒂娅是阿尔巴尼亚最著名的女民歌手。

望她作什么》。为了听好那首歌儿，丁尼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大，让身子靠稳坐好。他特别喜欢菲特奈蒂娅唱歌，他聆听着，好象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达巴加广场和市场。

正如妹妹所说，菲特奈蒂娅的声音，歌颂广场和地方的歌词，全都化为乌有，又使他不安起来。他重新想起腿、想起已做出的决定。"我要做成它，一定做成它！"他又说道，起来了。他从地上爬到橱柜前。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把旧的意大利刺刀。然后，拿着它爬到房檐下，水管和石路旁，在一块斯库姆毕河石上，开始磨生了锈的刀刃。他不时在指甲上试刀刃，看到旧刀刃变新、变快，可高兴了。"现在我准备好了。"他说道。环顾四周，想找木头，可是马上想起来了，没有斧头什么也做不成，于是一直爬到院子里，找到了斧头。接着转过身，匍匐着来到一度曾被居尔菲先生霸占的大果园里。向四周一望，看到果园里有许多树木。从这里望他家中的两个窗户，那窗户仿佛好奇多怪似地窥视着他。

妹妹从学校里回来，看到哥哥汗流浃背。"他爬累了。"她自言自语道。她一边做午饭，一边发现在橱柜后边有几块刮掉了硬树皮、磨得光光的木头。

“这是些什么木头？”

“这不管你的事。你赶快做午饭吧，我都饿了。”

“谁拿来的？为什么放到橱柜后边。”

“我跟你说了，这不管你的事。我订好的、他们给我送来了。”

“丁尼。”她生气地向他转过身，“你总是瞒着我干事情，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要做什么？”

“我想保密。”

“对我？你要对我保密？啊，丁尼，你变得多坏！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你的事。这回不成，你要不对我说，我就不做午饭。”

“你听着，”丁尼靠近她，“我想做点东西，可是怕做不成。也许能做成。所以我不想叫别人知道……”

“你做什么呢？”

“腿。”

“什么？”

“腿呀！什么，怎么你聋了吗？”

维约嬉没听丁尼的大话，一下子就搂住了他的脖子，于是两个人都倒在地上了。

“我向你发誓，我谁也不告诉，不过你要快做。多好啊，你要用它走路吗？”

“我是那么想的。”

“会走路的，会走起来的，你是坚强的人。可我做什么呢？怎么帮你的忙呢？”

“不晓得。你最好还是快快做午饭吧，我简直饿死了。今天我真累，摔倒的次数太多了，我不相信以后还会象这么累。”

“为什么？你干什么活了呢？”

“砍了居尔菲的老李子树。”

一天天，一夜夜，开始变样了。奇怪，当思想状况变化了的时候，物体、颜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维约嬉对哥哥感到奇怪，他整天整天地用刀削树干。有一次她看到他哼着小曲。她在门口停住脚，站了一会儿。然后，不知不觉地、静悄悄地躲到一旁，站在屋檐下，一直站到丁尼唱完歌。她怕进去看到他那样唱歌，怕惊动他不再唱下去。后来等他唱完的时候，她进去了。她想拥抱哥哥，可是因为他不能解释出干这件事的原因，因此她便站着，热辣辣地望着他。她高兴得就要哭出来了。

“怎么了，你为啥这样站着等啊？”

“我要拥抱你。”

“为什么？”

“没什么，我想拥抱你。现在我觉得，你真

是我的哥哥。”

“为什么？难道以前我不是你哥哥？”

“是，一直是我哥哥。可是不是我了解的那个哥哥。现在么，才真是那个哥哥，真是他呀。”

“谁？”

“丁尼·希卡。”

“小傻瓜！什么变化也没有。不要瞎高兴。当你看到我象所有的人那样走路时，才能那样高兴。”

“你会走起来的，我相信这一点。”

“也许吧！”丁尼说道，没有再和妹妹说话。尽管她竭力想把谈话拉长。

“假设这两条腿做不成呢？”丁尼自问道，“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不，不！一定要走起来。为什么不能走？如果做得不理想，我就另做一副，一生都做木腿，直到达到目的为止。我要到街上去。我要看看人们在做什么。我要用自己的腿走出去，而不是扶在同志们的后腰上。今天，他们象我一样的年轻，可是明天，结了婚的时候，后背驼着我就要感到害羞了。”

“午饭我做点什么呢？”维约婧问道。

“我没听清你，你说什么？”

“你心就没在这上面么！”她说道，打开收音机。

音乐立刻响遍低矮的屋子。

第八章

丁尼竭力保守的秘密，传到屋外去了。进进出出来唠嗑的邻居和其他人，首先从房门引起了怀疑，那门关着的时候要比开着的时候多得多。但是更能引起好奇的，还是维约嬑那张高兴、微笑的面孔。过去，所有的人在小巷里常常看到姑娘忧郁、哀愁的面庞。这一点，大家都开始习以为常了。她经常为借一样东西，在东邻西舍进进出出。手拿书本，低着头，上学下学；手提食品篮从市场回家。这种情况持续好长时间。有一天，她头发梳得漂漂亮亮，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喜笑盈盈地出去了。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过去了。维约嬑象平常一样来来往往，不过不再象先前那样痛苦、愁眉不展了。很长时间过去了，邻居门发现，维约嬑已不再是一个未发育的小姑娘。现在那双充满笑意、神采奕奕的眼睛，使她

变成大人，给脸上增加了另外的表情。这双眼睛给予一个疲劳、愁容满面的人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活力和水灵灵的神色。

“这是怎样的变化？”人们开始议论，并开始怀疑发生了一点事情。可是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能想到。距离丁尼家只有一个院墙和果园的邻居，五点半就听到丁尼的收音机放出音乐、广播消息，有时声音还挺大。“也许那个可怜的小姑娘搞上恋爱了。”妇女们互相叽叽喳喳地说道。“为什么，我的姊妹，她多大了？”“是啊，等他哥哥一满二十，她就应当是十六岁了。”“我奇怪呀，什么时候长成十六岁了？”“调皮的小青年都围着她的头发团团转了。”“也许是情人呢！”妇女们嬉笑着，窃窃私语。“就是么，谁不到她家里去呀？她哥哥的同志们都去，可不少哇！”“不，我说姊妹，不是那样，她不会那么来，她象她可怜的妈妈，她妈妈正正堂堂地把孤儿养大。”“那她怎样？”“那她怎样啊？”“赛卡妈妈没到她家去过吗？她好象去得挺频。她说什么？”“没说，什么也没说。”“真的，我直接了当地说吧，我等听消息呢。”

人们，尤其是妇女们，忍不住了，开始打听消息。维约嬉给人们留下的高兴的印象要比伤心的印象多得多。一天，一个妇女揭开了兄妹二人竭力保守的秘密。

"我说姐妹呀，丁尼在做腿。""什么，我说姐妹，你说什么?""他在做一副木腿，用这副腿还要象你和我一样地走路。""我奇怪，所以那个可怜的小姐才那样高兴?嗐，我们多遗憾啊，我们还有什么话没说啊。可是她这个可怜的人，却是为哥哥那么高兴。""我说姐妹，为什么?他做成了木腿?啊?他怎么站着?怎么走路?"一个妇女说道，自由地挥动她的腿，看看膝盖，"全部关节都做了，膝盖骨的连接骨节都做了。这些是铁做的，省得磨损。""我们的耳朵什么事没听见过?一个人扑到拖拉机上灭火，另一个牺牲在边境线上，而这个人却是没有腿要走路。"

常言道，一个人知道的隐蔽的事，那是秘密；如果另外一个知道了，就会有十一个人知道；如果再有一个人知道，那就会有一百一十一个人知道。全街道都知道丁尼·希卡在做腿。孩子们也知道了，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古老的街道里，低矮的房舍中，就听不到别的谈话了。丁尼，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原公司机修车间的机械工，慢慢地开始变成一个特殊的奇怪的人物。很多人变成了好奇者，想亲眼看看丁尼。当丁尼还是孩子的时候，曾在他们的眼皮下长大，打碎过他们屋顶上的瓦和窗上的玻璃。

"为了生存，人什么不做!"有些人讲，"嗳，戴

迈大叔，你听说了吗?”“听说什么?”“你知道，你自负地说过的那个不存在的死了的丁尼在做什么吗?”“我知道他做什么?”“做腿，做木腿。有几处是铁的。做腿，要走路。”戴迈大叔哗然大笑:“我说小伙子，在国外，有象丁尼那样的残疾人，他们把残疾人送到德国，在那儿订做假腿。另外任何国家都做不成，就连欧洲最先进的法国人也不行。做木腿并不难，可是，做那种能走路的腿却是困难的事。象我跟你说的那样，在全欧洲，由于两次战争，到处都有残疾人，只有德国做那玩意儿，可是他们也不把精力放在做木腿上！他们有他们的困难，德国分裂了，被宰割了。”“你好象说多了，戴迈大叔。”“你叫我说么，听我的吧，有一次当我在……”“我走了，戴迈大叔。另找一次时机吧，等我有时间，再听你的童话吧……有一次我……”小伙子说着就跑，因为他迟到了。“奇怪，这是些什么样的人？都那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那么匆匆忙忙地见鬼去?”戴迈大叔自己骂道，他决定去看一看丁尼。他敲了敲门，然后又去推它。可是门没有开。他弄掉了里边的插销，门开了，挂在上面的铃发出响声。铃声通知丁尼有人来了，于是他便急急忙忙地把差不多做完的木腿放到床下边。

“你好啊！”戴迈大叔问好道，并向他伸出手。

“你好啊！”丁尼被他的来访惊得有点失态。

“你对又看到我这一点，感到惊奇吗？嗯？”

“不！”丁尼冷淡地说。

“很好。这使我很高兴。我在一个小巷子里，我说了，我要去一次，看看我的小朋友在做什么。刚刚不一会儿，人家对我说，你在为自己做腿。”

“什么？”丁尼吃惊地瞪大眼。

“木腿。”

“谁告诉你的？”

“莱蜜娅家的小男孩说的。”

“又是谁告诉他的呢？”

“不晓得。”

“真怪！”丁尼小声说，他觉得人们知道这件事不太好。“是维约婕，或是荻迪，也许是玛尼露了话。噢，多坏！如果腿支持不住我，做不成功，怎么办呢？如果用它走不了路，我往哪儿钻呢？”丁尼开始思考，完全忘记了，戴迈大叔正微笑着坐在他身旁。

“不要头脑发晕。”他看丁尼对谈话不感兴趣，便这样说道，“如果是秘密的话，你就保密好了，不要给我看。我不是特别想看假腿，在法国和奥地利，我见的假腿多着呢，甚至最好的德国牌的我都见过。”

丁尼的眼睛炯炯闪光。好奇的老头注意到了这一点，可是却装出没察觉的样子，继续说下去。

“你亲眼看见过假腿?”丁尼打断他的话。

“见过几次，甚至我还有过人们曾有过的常见的一副呢。”

丁尼把手伸到床下，从那里取出两条木腿。戴迈大叔咧开嘴，顷刻间简直成了呆痴的老头。

“我还没做完。”丁尼说道，“我还没把它最后磨光。”

“你怎么做的?”戴迈大叔喃喃地说，“说真的，真叫我吃惊。你象女人一样的心细，好样的呀！瞧吧，瞧吧，连样子你都做得真象那么回事，就象那种假腿一样，完全象啊！只有一件事我不知道，你用起来不知合不合适。”

“这个我也考虑了。”丁尼说道。说话间立刻行动起来，只用一个十四号钥匙，便把一条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上大腿，一部分是下小腿，然后还把脚后跟卸了下来。接着，在老头眼前又重新将它安上了，而且还对他解释，为何在脚后跟上用一个弹簧代替迎面骨，同时怎么样用两个螺丝、一个轴承和木梭，代替膝关节。戴迈大叔看着，听着，他既不相信眼睛，也不相信耳朵。

“说老实话，真象啊！”他说道，把一条腿拿

在手里，拄到地上，试验了腿的全部动作，下边部分和膝盖也全部试过了。“用这条腿，你应当能走路，不过你要特别吃力。”

“知道。”丁尼心平气和、激动地回答他，仿佛他完全试过了似的。

老头对于回答他的话那样没体统，感到遗憾。他清楚地知道，用两条木腿走路是怎么回事，至少他亲眼看见过，在维也纳郊区的退休人散步的石头路上，朱梁诺·斯百拉是如何走路的。

丁尼发现有点事叫老头不开心，但他并不担心是什么事。他挺幸福，因为象戴迈大叔这样曾亲眼看见过假腿的人，刚刚说过他的假腿很好。噢，这个爱吵嘴的坏老头，只用一句话就把他弄得眉飞色舞。丁尼爬到厨柜前面，从里面拿出一瓶白酒，一个杯子，递给戴迈大叔。

“请喝上我的一杯酒吧。”

“谢谢。”

“今天你叫我高兴。我若知道你看见过假腿，一开头我就把秘密公开了，你也早就帮我的忙了。我所有的亲密同志都不知道，象我一样。我吃了不少苦头，可我达到了目的啊。”

“等一下。”戴迈大叔说道。丁尼愣住了。

“为什么？”

“吃苦头的事，现在才开始。我曾有过一个

伙伴，是个意大利人。战后他留在奥地利了。他没有腿，一条腿锯到膝盖，另一条腿锯到膝下。同伴们给他买了一对德国假腿，那一天，他象孩子一样的高兴。他每天都对我讲：‘瞧着，我一学会走路，就回到我的祖国去。’于是他每日进行练习，从天亮到天黑，一直苦练不休。他身体挺棒，一想起意大利，就要哭。我记不得他练了多少个月。一天，他来与我们告别了。他出发回国去，开始重温被战争中断了的生活。到家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一个月之后，又写了一封。在信的字里行间，我体会到，他正面临着一场灾难。在第三封信里，他写清楚了。他的生活中断了，为的是永远不再开始过那种日子。还说，为了重新走向生活而做的每一项努力，都是痛苦的刑法式的折磨。我收到过他母亲的一封信。她请求我给她儿子写封信。让他做一条好汉，变得坚强些。我给他写了信。在我的信以后，他妈妈给我写了封短信，通知我，说她儿子自杀了。我后悔给他写了信。……”

丁尼打断老头的话：

“戴迈大叔，我不理解你，你是，好象……”

“怎么？”戴迈大叔一直盯着丁尼的眼睛。

“我怎么对你说呢，你好象一点也不象我所认识的人。有一件事我特别清楚。”

“什么事？”

“你大概不象阿尔巴尼亚人。”

戴迈大叔急赤白脸、令人作呕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又斟上一杯白酒，一口吞下去，斜眼看着丁尼。

“也许象你所说的那样，因为许多事情我不喜欢。”

“你什么也不喜欢。你一边夸奖我，一边嘲笑我的腿。现在我明白了，是的，是的，你嘲笑我，你经常嘲笑那些要战胜不幸、征服气馁的人们。”

“因为那是白费劲，我说小伙子，你不要做唐·吉诃德。”

“我不认识你的那个唐·吉诃德，他也是一个残疾人？”

“说实话，你说对啦，不过他是头脑残废了，而不是腿。”

“够了，戴迈大叔，你好象从嘴里往外吐毒汁，仿佛你是个有毒的人。”

戴迈大叔瞪了瞪眼睛。

“慢慢地好好地谈谈吧，然后你再死。你若留在那边，对你，对我们更好些。”丁尼说。

“一样，对我来说，都一样。”戴迈大叔说道，两眼又无意地去看木腿。

丁尼把木腿推到床下去了。

“尽管如此，你做的还是挺好。”他说完，站起来就走。

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又说道：“我不亲眼看看，是不会相信的。我要劝你一句，用它学着走吧，可你不要下大功夫指望重新走向生活。生活总是召唤你，为的是再次欺骗你，你的退休金是够了。”

“噢！”戴迈大叔一开始说话，丁尼便自言自语地说，“你什么时候跨出门槛？走开！早走为好。走开！我求求你。走开！我若是来了火气，定把你的骨头敲碎。”他跨出门槛，门咣啮啮地响起来。门声响过之后，又传出叮叮响的铃声。可是，丁尼还没有抬起头来。他觉得，这个奇怪的老头，好象在门口扎下了根，并且永远也拔不出来了。

在那整个一星期里，大门常常开着。好奇多怪的老头、老太婆到这儿来，妇女们没事也来，说什么是来找点盐和胡椒面，或者是要一样别的东西。最后，小孩子也趁开门的时机大胆地把头伸过来张望，希望能看见丁尼在院子里或屋檐下做木腿。街道里传出了各种各样的话。有人说，人不满二十四岁，不能用木腿，因为人在不断成长，木腿对此有妨碍。也有人说，总的来讲，人不能安腿。

安手可以，安腿不成。还有人说：“这事，我们也正听说，木腿安到了膝盖以上！”所有这些话都怪里怪气地传开了，甚至还传到了丁尼那里。一开始，丁尼有点伤心，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也习以为常了，甚至有时来人，他都不再把木腿往床下藏了。他把它放在那儿，让人们用手摸，或者掂掂重量，或者刮一点皮，以便让人们不再怀疑。丁尼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事对他触动挺大，温暖了他的心。他发现人们对他挺热爱、挺关心。人们看木腿，摸木腿，都看够摸够了。大家急不可待地等着，等着他过来用给他带来的带子把木腿扎好，尽早地走到街上去。有些人为李子木的质量担心，好象生气似地批评丁尼，说他没能早一点告诉他们找桃木，因为桃木比李子木结实，或者找杨木也可以，杨木轻，做起来容易。有人还批评他丢掉了时间。“算了。”另一个人插嘴说，“反正时间过去了，现在，噢，好样的，提前点儿时间，赶紧开始走起来吧！”

“很快就走。”丁尼回答说，“很快就要走起来了，还有一点活需要料理一下。”

“什么？”

“我想给它抹上颜色，涂点漆，使它们不易腐烂。

“我给你带颜色和釉彩来，再在油彩上使把

力。你有刷子吗?”

“没有。”

“刷子我也给你带来。”

木腿做好已经好几天了，可是丁尼还是胆怯。大门经常打开，经常有人探进头来，大声说:“嗳，丁尼·希卡，做木腿的活进行得怎么样了?”这些人得不到回话是不走开的。如果丁尼回答迟误，他们就进到屋里，叫丁尼把工作停一会儿。

“我想开始试走。”一天他对获迪说，“但不想有人在身旁，不愿意时时刻刻有人问我。”

“他们问你，是因为对你关心，知道你只有一个人。你决定走路，他们怕你摔到，跌伤。”

“好吧。可是，我若不是自个儿愉快地行动，就开始不了。”

“那么你做它干什么? 有什么妨碍你? 就是因为人们来，时时刻刻地向你提问题?”

“对。”

“不，丁尼，你错了，他们应当是给你增加力量……”

“来吧，现在开始吧，只有我们在这儿，我来保护你。”

“不。”丁尼坚决地说道，“我应当自己迈步。”

“扔掉那些可怜的念头吧，还等什么呢?人们

知道你要走路，你已对他们说了一星期了，明天，后天……”

“明天。”丁尼坚决地说，“明天开始。不知为什么，我拿定的勇气没了。‘我做完它，然后立刻就开始走路。’在做木腿的全部时间里，我是这样说的。现在我来告诉你我感觉怎么样。你是知道的，我有事不瞒你，相信我，荻迪……”

“怎么？”

“假设……”

“什么，说呀！”荻迪大声说道。

“假设腿对我不合适呢？”

荻迪咽了口唾液，好象吞下了一根单蕊草，他帮助丁尼做好了铁件部分。看见过做得完整无缺的两条腿，从来也没产生过这样一种怀疑。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试验一次，然后看看再说。如果不成功，我们一起再做一副。我们将发动整个修机厂，一定能达到目的。试一次吧，可怜的，我们都急死了！”

“明天，明天，”丁尼晕头转向地回答他，“明天，等新的一天开始时就行动。现在你走吧。”他又对妹妹讲道：“给我们收拾一下，好睡觉。今晚让我早点睡。我很快入睡，那可太美啦。”

可是他并没有睡着。夜晚给他带来了一系列念头。他想起了自己全部的新生活，回忆起全部

美好的、痛苦的日子，还想起了莱蜜娅，沉默寡言的山乡女人，火车上的黄头发。他心平气和地，毫不感到一丝疼痛和哀伤地回忆起所有那一切。曙光照亮了未来的日子，洗去了他心灵中的每一点苦痛。甚至也洗了他同荻迪攀谈过的忐忑情绪。只有当他回忆起老头，想起他那苦难的历史的时候，心里才有了一系列混浊不清的想法。可是这一点他也战胜了，脸上露出笑容，还说人不是都一样的，有的象戴迈讲的那个自杀者那样，缺乏勇气。“再说，我也没做一件惊人的事情。我要用木腿走路，我要到小巷里，到街道去，到宽阔的大街上。我要和我的同志们散步，喝上一杯咖啡或者啤酒，要到工作中心点去，要会见朋友和老同志，坐他们的车散散步。我的退休金挺多，我有同志。外面生活是那样美好，关在家里真是犯罪……啊，我要出去一次，我要用我的腿走出去，买张票，看场电影。噢，天亮吧，今天早亮一个小时吧！”丁尼感慨万端地叹息。他目视窗户、天窗。可是，任何地方都没有曙色显露的迹象。夜晚好象把全部黑暗都抛进他的家里了，好象是有意这样做的。丁尼不时地感觉到，所有的地方都亮了，唯有在他家里不是这样。

第九章

白昼开始战胜夜晚，波里斯山峰开始发黄，然后变成鱼肚白色；它驱散了夜晚的影子，熄灭了星星。丁尼好象受惊似地睁开眼睛，起了床。天窗外边的天空，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可是窗户上却不是这样。“天亮了。”丁尼说道，起来了。虽然清晨还没有来到房间里，可是丁尼仍没有点灯。为了不惊动妹妹睡觉，他爬着，慢慢地取出一只木腿，然后再取出另一只。他在房檐下痴痴地站了一会儿，有些胆怯，不知怎么突然间来到这白昼与夜晚交接的时刻。在他背后，在低矮的屋子里，依然还是夜晚，而在他的眼前，在果园那边，清晨正在同变得模糊、即将熄灭的星星嬉闹着。他站在门口，拿一条木腿，把手术后剩下的上大腿插到木腿里。他用带子把它在腰上缠好，然后又拿另一条，把上大腿插到他早已准备好的木头部分里边，接着也把它很好地、结结实实地缠系

在腰上。这样，他就搞得很稳妥了。他又把头抬得高高的，再次瞭望正在慢慢地、一个接一个消失的星星，望望那无垠的苍穹。尚未出来的太阳，给苍穹涂上了一层美丽的紫红色。丁尼最后一次搓搓双手，那手掌干活弄得很粗糙。为了站立起来，他用尽了全部力量，让身子向前靠。可是稳稳地踏在房檐下面土地上的木腿滑开了，支撑不了他的身体。丁尼摔倒了。他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摔倒了。“我这是出了什么事情！”他开始自言自语。可是立刻又惊慌地停了下来。“不，不，今天什么也不想，现在我有工作，没有时间弄童话故事了。”他说道，扶着墙壁和门，重新试着站起来。他费了很大力气立起来，站住了。双腿站起来，就象从前一样，他眼睛湿润了，睁大了。心里立刻寻思起来：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现在终于站起来了。抬眼一看，觉得星星离他更近，而房檐下被早晨的露水打湿了的黄土，却是离他更远了。不过，丁尼没有去玩那些对于一个几年来一直从近处看世界的人来讲很平常的游戏。他仿佛被已消失了的星星唤醒了，向前迈出一步，然后吃力地，宛如从深土里往外拔似的提起另一只腿，向前走出一掌远。他不把手离开，那手象开关似的紧紧地抓在墙壁上。每作一个动作，都觉得身体晃晃摇摇站不稳，听到手在墙壁上抓得嘶嘶响。

他听着，觉得好象又要爬行，尽管已经站了起来。想到这儿，心发抖了。刹那间他把手从墙壁上挪开，只站在他的两条木腿上。“这会儿应该走走，现在可是条好汉了……”他心里说，动了起来。他一边拖着，一边挪动腿，不敢抬起它。然后，他拖另一条腿，可是又摇摆起来，倒在地上了，痛得他两眼发黑。他重新把手向前伸去，特别费劲儿地爬起来，仿佛第一次爬行似的。他心里有数，是木腿阻碍他匍匐前进。他靠到墙边，顷刻间，维约嬉吃惊地来到门旁。她别的事一概没注意，向哥哥一头扑过去。一看哥哥那么高，那么大，可把她吓坏了。他向她微微一笑，请求她让自己安静安静。

“我帮助你站起来，伤得重吗？”

“不。”丁尼说道，“我没受伤，我不想叫你帮助我，现在谁也不能帮助我。我应当学着干。你去做早饭，上学去吧。”

“今天我不上学去了。”她反驳说。

“你一定要去，我愿意单独一个人。”

“不，我不能丢下你不管，谁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愿意发生什么事就发生什么事吧！我要站起来，你如果愿意，那就给我干件事，给我拿个凳子来。”

妹妹进到屋里，把电灯打开，然后手提一个凳子从里边走出来，“你想干啥？”

“我想休息一会儿。”他说。然后费力地站起来坐下了。

妹妹上学走后，他又重新开始了。他是那样全神贯注。他扶好凳子，靠近墙壁，然后又利用扶在那里的手，开始迈出头几步。步子小又不稳，每站一下，都感到身子摇晃，仿佛他不是站在两条木腿上，而是站在一串轱辘辘转的滚珠上。他又从墙上把手撤开，完全独立地站在木腿上一分钟。他使出周身的力量，不是拖腿，而是把腿抬起来向前行。可是刚刚迈出一步，又绊倒了。尽管伸出手，前后左右摆动了半天，竭力不想倒下去，但结果还是不成。他站起来，又从头开始，可是又摔倒了。他起来了多少次，这种事就发生了多少次。他几乎不可能连续地一步跟一步地走出两三步。他摔倒在地上，开始想道：“难道不是……”可是他立刻打消了那个念头，把目光向远处投去，搜索星星，不过天空已经没有星星了。阳光吞噬了一切，驱散了雾气，开始晒干院子里的露水。他重新站起来，感觉到大腿挺疼。他又试了一次，结果又摔倒了。“应该用别的办法试试，这样干不象话！”他想，吃力地坐下，决定休息一会儿，什么也不想，好事坏事都不想。“每种

念头都是多余的，腿是不会干出坏事的。”他无意地微笑了。稍停片刻，他想再试试，可是墙离得远了，这一次他几乎是摔倒在房檐的尽头。他站起来一点儿，扶住凳子，好象扶一根拐杖似的。他又重新开始朝墙壁靠近，一边朝前靠，一边发现，用凳子活动起来比较方便。“我多傻啊，凳子总会象我希望的那样听我的话！我要用这个办法试试。”他说道，坐下来，然后爬到屋里，取出另一个凳子。接着扶墙站起来，象拄两个拐杖似地扶住两个凳子。“我就这样试着来，直到双腿和身体适应时为止。”他说。由于把体重分成两臂和双腿两部分，于是开始在房檐下轻快地来来去去了。试验几次之后，他相信，腿做得挺好，因为每走一步，膝盖骨都象真的一样打弯。顷刻间，他高兴得眉飞色舞，差点飞起来。他把凳子放下，完全站立在两条腿上，想再试一次。他大胆地迈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然后便长拖拖地倒下来，摔在地上了。摔得很重，木腿和骨头都摔得咯咯响。

“我不放弃，即使一个个长角的鬼出来，拦路阻挠我，我也要学会重新走路，象所有的人那样走路。”他站起来。新伤的疼痛拼命想打倒他。可是，他又开始拉着凳子走了起来……

“让我喘口气吧！”他吁了口气。可刚一坐下，

又站起来，心里又想："不，不，假如歇一会儿，肌肉就会凉下来，最好趁肌肉发热时走下去。"他准备站起来，可是眼前一片漆黑，屋檐的椽木转起来，他同凳子一起摔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看到自己躺在屋里的床上了。一睁开眼睛，双手就去摸那缠结着绷带的秃腿。

"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在作梦？"

"不，不，你不是作梦。"

"腿在哪？谁给我拿走了？"

"在这儿，在床底下。"

"我妹妹怎么样了？"

"我第二次把她打发到药店里去了。大伙儿着急地找我，于是我就来了。你没有大不了的伤，是因为过度疲劳而摔倒了。伤口没关系，是假腿弄伤的，两三天就会长好的。"

"医生，我说过，两三天之内我就要会走路了。"丁尼说。

老医生哈哈大笑起来。

"据你妹妹说，你今天开始走路了，是不是？"医生一边大笑一边问道。

"是的。"

"去你的吧，我说小伙子，为了学走路，开头使用假腿时，得有一套六至九个月的练习节目。

用木腿走路，就象小孩子开头学走路一样。扶墙走几星期，拄木棍走几星期，然后再过一年，自己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你要把自己重新当作孩子，第一天走五分钟，或者十分钟。这样每天走下去，每天都增加五分钟。”

丁尼没有反驳医生，还是在医院里他就晓得了，反对医生是没有用的。

“你还是个老实患者呢。现在你比较好了。在你自己造成的新伤未长好之前，你不要试着走路。我不等你妹妹了，她知道怎么用药，我对她讲过了。再见！”

“谢谢。”丁尼说着，目送医生走出屋子。然后，他掀开被子，看着包扎过的腿。他把腿解开，看到在假腿与肌肉相连接的地方，伤口鲜血淋淋。“噢，肌肉，您应当再结实一点，您可不要为划破这点皮发愁上火。”他大声说起来，仿佛不是同肌肉，而是同人谈话似的。这时候，妹妹进来了，以为哥哥是同医生讲话。可是，一看只有他一个人，吃了一惊。丁尼的面孔变得挺苍白，苦溜溜的那么一笑，脸都好象笑歪了。

“你同谁那样讲话？”妹妹问。

“和腿说话，这腿全被血染湿了。”

“最好还是和你的脑子说说吧。它们不知该怎么办。”

“住口，不要说了，不要瞎兜圈子。”

“这种话你还是跟你的同志们说去，不要跟我讲，先头你好极了，脸蛋都放红了，可是现在你好象变成了柠檬。”

“不要发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这你应该知道，你干什么了？”

“什么也没干。我四处走走，然后摔倒了。”

“摔倒了，可能你再也起不来了，因为……”

“你把我批得够呛了。告诉我，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想干什么？”

“他是医生，是邻居们把他喊来的。他们看见你倒在地上，再也不起来，于是都发慌了。他们把医生和我喊来了。我今天不想上学是有理由的。嗍，把这个喝下去。”

“什么东西？”

“药。”

“又吃药？尽管药很漂亮，但我不想看。”

“你就说风凉话吧，你说吧！你若把脑袋摔在石头路上，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烧羊肚汤，喝上它整整一个星期，来，到这儿来吧，不要生我的气。这样吧，坐到这儿，我的女英雄，”

“不要讽刺人。”维约婕又牢骚起来，一跺脚出去了。她到院子里看看是谁开门，而丁尼却匆

匆地把鲜血淋淋的秃腿盖了起来。

医生和同志们的来访，在街道里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在整天来来往往、玩耍在小胡同里的孩子们那里，唤起了更多的好奇心。孩子跟大人不同，他们更乐观些。每次门一开，他们就等着看带木腿的人。丁尼唤起了孩子们很多幻想。做游戏时，他们开始模仿他，把他改成童话中的一个英雄。一天，一个孩子从大果园钻到丁尼的庭院里，藏在一棵野玫瑰下，窥视起来。他看到丁尼扶着墙壁，踩着两条木腿，从屋里走到房檐下。

丁尼没有听医生提出的等假腿造成的伤长好之后再行动的劝告。他十分清楚，伤口封好需要时间。然后，迈步一走，又会弄伤，这样他就学不成走路，就得每天象个护士似的给自己治伤。"如果每天锻炼锻炼，伤口就会长出硬茧子，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胜利。"每天上碘酒时，他总是这样自言自语。"今天我要把凳子扔掉。啊，假如我不需要这些鬼凳子，那该多好！"他生气地大声说道，把两个凳子甩开。藏在野玫瑰下的孩子发了慌，眼睛瞪得滴溜圆，盯着丁尼的每个动作。丁尼把凳子甩开之后，亭亭地立在腿上站了好长一会儿，望着离他有五、六米的墙壁。一次，他

想慢慢地走走，可又怕摔倒，再说自己已经在房檐下边，所以就停住了。“我若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墙冲一下呢？我如果跑，就能扶住墙。”这个念头使他高兴。他使出力量迈开大步向前冲去。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双手宛如钉子一般紧钉在墙壁上。“五步！一连走了五步！这是个胜利。”这一成绩使他很激动。他把脸贴在墙上，深深地呼吸。经过许多月之后，也许这五步第一次打破了全部的疑问。一直到这时为止，他都不敢去想这些疑问。“我既然走了五步，就能走十步,也许一百步。”他微微一笑。一天，妹妹出门上学时，他数了数妹妹的步子。从房檐下到大门口，她走了九十五步。丁尼开始算计起来：“如果我每天都增加五步，十八到二十天后，我就可以走到大门口。别急，让我好好算算。”他搬起手指，算起墙上的砖块来。“需要十九天。我应该更快些，十九天太多了。为了走到市场，或许得一年的时间。不，不，一年太长了。”他又伤心地想道，“我再试一次，也许今天能走十步。一天我能走二十步就好了。对，二十步可是件好事。我要办到，应该做到。”他说道。为使自己不摔倒，开始留神地离开墙壁。他走得是那样的慢，以至于藏在野玫瑰里边的孩子都弄不清他是走还是拖脚向前移动。“噢，勇士，再来一次！现

在应当朝院墙那儿走，到那儿肯定有十五步。”他深深地喘了喘气，向前一冲而去了。可是院墙太远，丁尼没走上八步就跌倒了。因为用力太猛，所以摔得挺重，额头也摔伤了，鲜血一滴滴地流在房檐下。丁尼吃力地站起来，爬到屋里，拿过镜子和碘酒瓶，洗了洗新伤，然后用纱布包扎好，那血流起来就不想止住。他平静地站了一会儿，又来到屋檐下，从头试走五步。这使他高兴极了，一点都没觉得头疼。他特别轻松地走了五步，是扶着凳子轻松地走了这五步的。“我要一步步地试着来，走六步，然后走七步，也许这样能更快地达到目的。”他离开墙壁之后，又重新开始跑起来，双手举在前面，如果倒的话，就倒在手上好了。就这样，他走了四步。迈出第五步时，又摇晃起来了。虽然如此，他还是稳健地迈出了第六步。“现在我要试着迈第七步，今天应当走到第十步。”他从头开始，可是又摔倒了。他累极了，累得他都想要就那么躺上十来分钟。假腿上的肌肉疼了，流到被血染得半红的伤口里的汗水蜇得他好痛。头也痛起来。由于疲劳和体弱，全身都发胀了。“若是睡一会儿，该多美啊！”他喃喃地说，闭上了眼睛。“我如果告诉他们今天走了十步，一星期或十天之后，我要走到路上去，那他们可要惊奇了。”

藏在玫瑰树下的小孩找到机会，象一只受惊的麻雀似地离开了那里。他跨过篱笆，衬衫被铁蒺藜撕坏了，可是他还是一口气从墙边奔到小路上，同伴们都在那儿等着他哩。

“说说看，”伙伴们问他，“你看到了吗?”

“等我喘口气，噢，我多怕呀!”

“你看见了没有?”

“对，我看见他了。每走一步，都要摔倒，撞破了头，自己又把它包上了。我想他不会再出来，可是他又出来了，又摔倒了。这会儿他又晕倒了，应该去通知医生。”

“走!”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道，象一群鸟似地出发了。

“谁认识医生?”看见了丁尼的那个孩子问道。

“找谁都可以。”

“要找第一流的。”

“这个不关紧要，是个医生就够了。”

“不，不，应该找那样的。丁尼不喜欢许多人看他。”

“我认识他。”最小的一个孩子说。

孩子们一边跑，一边交谈了全部话题。最小的那个孩子跑在前头。

丁尼被咚咚的敲门声唤醒。“怎么回事?是谁

来了？我都睡着了呵！活见鬼！”

门又咚咚地响起来，发火的医生拼命地敲门。

“我来开。”一个孩子说道。

“还等什么？为什么不开门？他应当是单独一人在家。”

“对，单独一人，我看到了。就是用这两个眼睛看到的。他倒了，没有再起来，连木腿也挪动不了。”

得到医生允许的孩子，在同伴的帮助下，爬上墙头，到了顶尖上，然后又跳下去，开了门。医生冲到院子里。在他之后，孩子们也跟着冲了进去。

“怎么回事？”医生向呆在房檐下的丁尼问道。

“啥事也没有。”丁尼看到医生那么匆匆地一冲而入，而且后边还跟着街道里的孩子，于是干脆地作了这样的回答。

“他们通知我，说你又跌倒晕过去了。”

“没有。”丁尼说，“我累了，睡了一会儿。”

“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儿。”丁尼为了让医生平静下来，他说自己很满意地走了十步。

医生平静了一秒钟，可是又发起火来。他开始批评丁尼，吓唬他说，如果不原原本本地听他的话，就再不登他家的门。丁尼一想，如果反驳

老医生，医生就会发更大的火，所以便象一个认错的孩子似的沉默不语了。

“我们都埋头在工作里，简直想不到我们有多少工作。”医生理由十足地说，“从前我们有三名医生，现在有二十一个，可是工作依然还是那么多，连饭都吃不舒服。”

丁尼不晓得该和医生谈什么。医生坐在一条凳子上，开始向丁尼大略地解释几种已经很少或者消灭了的疾病。

“我的孩子，你简直想不到根除疟疾病是多么大的胜利。那玩意儿每年都要弄死人。你母亲若不是疟疾病患者，今天还会活着呢。”

丁尼听医生谈他母亲的往事，为之激动、发抖。他立刻为孩子们惊动了这位白发苍苍的医生深深地感到愧疚。

“请原谅我，医生，我再不打扰你了。”

“不要骗我。在我来看你的两次过程中，我已抓住了你的心理，你同你父亲一样，也是个倔犟的人。不过过分的勇敢则是发疯。生活中迈步要慎重，先看好地，然后再落脚。”

“怎么，你认识我父亲？”丁尼问道。

“可以说很熟悉，他每次钓了鱼都送给我，卖不掉时，也送给我。”

“我记不清爸爸了。”

“我对你也记不清。你小时候，我来看过 你 一次，在我的印象里，那时你父亲已经去世了。记不清了。那些年头全都过去了，生活真是一去不复返啊！”

“医生，给你斟杯酒，好吗！”丁尼说。没等回答，就拄着一个凳子爬进里屋，然后拿一瓶白酒和一个小酒杯出来了。他把凳子放好之后，坐下来，给医生斟满一杯，递给了他。

“谢谢你。”医生祝愿道，还了空杯。

丁尼又斟了一杯。

“人不应当喝白酒。”

“您喝白酒，这事全城人都晓得。”

“你也知道？”

“是的。”丁尼微微一笑。

“这是一种坏习惯。”医生小声说，“你喝吗？”

“不喝，到现在为止还不喝，以后喝不喝，还不知道。”

“很好。现在我要不以医生的身份和你谈谈。”

“请吧，说吧。”丁尼敦促他。

“我们医生，当仅仅作为一个医生讲话时，经常犯错误。你走到屋里，拿来白酒，在这进进出出当中，我发现你在受苦，心灵上的痛苦要比身体的痛苦严重得多。”

“对。”丁尼低下头。

“我理解你，你年轻，正是富于幻想、大有希望的时候。”

“对。”

“你急不可待地要走路，到街上去，重新走向生活。”

“对。”

“好，可是你不要着急。”医生总结说，“生活一去不回头，不会站在原地等待倒下去的人。它总是前进，白天黑夜地前进，只是前进。它不操心，也不看看：丁尼·希卡从火车上掉下来，成了残疾人；这个残疾人安了一副假腿，用它又开始走路，甚至还要跑起来，追赶倒在床上而耗掉的时间。可是不管你如何跑，也追不上它，因为它也在前进。有人赶上过时间，有的人甚至还超过了它，可是收到效益的有多少？”

“医生，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丁尼吃惊地问道。

“因为我看你在着急，孩子。你要往哪儿去？”

丁尼没有回答。他沉默地听医生把话全部讲完。他生来从未听过一个医生讲过不符合医学的话，在他若有所思的目光里，讲话者分成两个人。一个人在给他治疗，治他的伤；另一个人却是把他缠在床上，即使把伤医治好了，也不会让他起来。丁尼记不得他对医生讲过自己想的那些着急

的事情。他对自己也没讲过要尽早地站起来，赶上失掉的时间，跑着前进，走到前头去。不，这一切，丁尼丝毫也没想过。他只担心过一件事：不要爬着走，一生落到队伍的尾巴上，居于时间之外，生活之外。这一点丁尼想过。而现在，他听医生说话，感到奇怪。可是，当他想到曾有人赶上了丢掉的时间的时候，又感到欣慰……

“我理解你，医生。”丁尼说。

“好象在心里我已经注意到你了。”医生又接着讲：“我知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讲的话，青年人是不喜欢的。你应当对我讲真话，因你在生活中已有一次遭遇，吃一堑，长一智。”

丁尼对医生的话，没听进多少，他继续考虑医生刚才提醒他的事。“为了夺回遗失的时间，人应当做些什么？真的，时间总是前进吗？怎么样抓住它？去向谁问这件事呢！”

“我走了。”医生说着站了起来，“我还会来的。”

丁尼目送他，无意地数着医生走出时迈的步子。到房门共有一百三十四步。这个庞大的数字使丁尼一怔。按照医生的步子，他走到小路，不是在十七天之后，而是得在二十六天之后。“见鬼！”他生气地说道。

第十章

因为一大早太阳就热烘烘地晒起来，所以丁尼早晨起床很早，在屋子里、房檐下、庭院里，长时间地踱来踱去。尽管他已不扶凳子，而拄一个老头拄的那种普通文明棍就能轻松地走到门口，可是他还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要到小路上去。一天，他数了一下自己走的全部脚步，为迟迟不敢走到外边去而羞愧。从早晨到九点，直到太阳开始晒人时为止，他一共走了两千四百零七步。他的犹豫不决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同时又使他的同志们生气。他们从来也没估计到丁尼会怕走出家门。街道里的孩子们忍耐不住了。他们不时地爬到墙上，或者爬到邻居院子里的树枝上，看他们的朋友如何靠近房门，然后又怎么样从那儿离开。

一天大清早，当在院子里，从房檐下到路墙来回闲步的时候，丁尼站住脚，倾耳静听起来。

在墙外面，有人在跑步，从石头路上传出急促的咚咚咚的脚步声。稍停一会儿，他又听到敲击他家房门的声音，好象磨擦似的响在门下的一阵嘶嘶声和卖报的孩子为愉快的工作而发出的欢叫声：“报纸，出来买《人民之声报》啊，上边有新消息。昨天建成了……”不过丁尼没有听下去，因为卖报者的脚步踏在石头路上擦擦擦响，说明他向别的门口走去了。丁尼被孩子的声音和那些急促杂乱的脚步声唤醒了，他忘记了使他难受的窘迫，朝门口走去，拿起报纸，拉开门闩，来到那条使他感到亲切的小路上。小道很狭窄，他却觉得是那样宽阔，充满阳光。他有心看一看的那个孩子，但他消失了。孩子在每家门口留下脚印，把折叠的报纸留在门槛里和门闩上。丁尼回忆起自己过去在月光下沿商店门口张贴传单的情景。

一个熟悉的喊声飘进耳里，丁尼清醒过来了。叫喊的人是公用局的马车夫。

“粪便，粪便……来啊，送粪便喽！”

丁尼立刻回家，关上门，慢慢地进到屋子里，不想听铁片发出的哗啦啦的响声和嘶哑的喊叫，人们忙碌着从家里送交粪便。

“粪便，粪便……来啊，送粪便喽！明天不来了，明天要修车轮子啦！来啊，送粪便喽！”马车夫挨门逐户地继续喊叫，甚至还到丁尼的门口喊，

拼命地敲打破碎了的铁片。丁尼发火地站起来，急急忙忙地出来开了门。马车夫愣住了，手里的锹落到了地上。丁尼的态度变得和蔼起来，微微地笑了笑。

"真的，你站起来了！你真叫我吃惊，说真话，真叫我惊奇！我听妇女们讲，你做了一付木腿，说真话，我不相信。噢，胡迈！"他喊他老婆的名字，"我眼睛看见了啥呀?！"

丁尼家对面的门开了，泽利娅妈妈手拿洗脸盆走到门口，她惊奇地叫起来。跟着她，别人家的门也开了。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所有的妇女全都出来看站在房门口的丁尼。酣睡的道路，在妇女们的谈话声中变得活跃起来。这时候，藏在果园树荫下的孩子们也出来了，他们高高兴兴，吵吵闹闹地把路堵住了。马车夫向远处走去，妇女们摆出忙于工作的架势，在邻居的门口进进出出。

"送粪便啊，出大粪喽！"马车夫继续喊叫，敲打铁片，后边带着那个粪盖子。

一个卖软糖的人走在路前头，闪在一边，要超过马车夫，以便不让他头上顶的那个大圆铜锅掉下来。马车一走过去，他就开口，用他那铿锵有力、千锤百炼的嗓子喊道："软糖，软糖，来买软糖和糖一样甜的苹果喽！"

丁尼站在那里，他十分清楚，马车夫和卖软糖的人一过去，道路又将再次陷入最初的懒洋洋的气氛中。马车夫走了，卖软糖的人回到右边，到小路的尽头去了。不过小路并没有象丁尼所想的那样，沉浸在懒洋洋的气氛中。孩子们继续玩耍，而妇女们好象忙着什么事情，进进出出，交谈着，用眼睛瞟来瞟去。丁尼站着，觉得心儿在跳荡。稍停片刻，把门打开，在小路上走了几步，同时向高处登去，想去主要大街。孩子们为了不让人家看在眼里，象一支隐蔽的、忠诚的、保卫着他们理想中的指挥官的近卫军，跟在他的后面，敏捷地向前攀登着。

每走一步，丁尼都感到心跳得厉害，觉得看不够所看到的那些东西。那条主要大街对他的震动最大，只在一刹那间就弄得他头晕目眩。丁尼让自己振作起来，擦去满脸的泪水。那的确是他的路，熟悉的路，古老的路，现在已涂上了沥青，左边还加宽了。汽车的速度更快了。走过几步之后，丁尼不知怎么有一种感觉，似乎他已远离了家、院子和房檐。他感觉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把他用力地带到自己的浪涛中间，每秒钟、每分钟都迅速地、千百公里地远离了他。

丁尼若不是抓住了人行道上的树木，准晕倒在地上了。他睁眼一看，路修得正是地方，住宅、

树木和他自己，也都恰在位置上。他扶住他的拐棍，立刻去努力回忆走了多少步，可是什么也没回忆起来。使他感到亲切的道路反倒把他搞糊涂了。

就从那一天开始，每天早晨和晚上，丁尼都出去一小时。一个星期之后，他一边增加脚步，一边慢慢地开始向距离市中心越来越近的地方走去。每天都觉得发现了新土地，仿佛走到了在幼年时作过的美妙、迷人的梦中所见到的地方。当走到大街上的时候，他第一次象毫无感觉的木头人一般直亭亭地立在那里了。电灯宛如太阳一般闪射出活泼的光亮，而城堡下边的大灯罩，就象闪着磷光的哨兵一样。电影院周围，聚集了许多人，声音嘈杂，人们活动着，想要进去；在酒店前，另外一些人坐在藤椅上,四平八稳地交谈着。别的人一边散步，一边东转西逛地进进出出。所有这些轻松自在、穿戴整齐、面带笑容的人，都使丁尼目瞪口呆。他放慢了步子。紧握住他的拐杖，站在那里，嗅到了一股迎面扑来、呛住咽喉的热气。处在如此活跃的人群之外，唯有象他这样的人，才感到自己非常渺小，正如一个人到达火星或阿芙尔迪特女神世界的一条大街上时能感受到的那样。他艰难地慢慢地活动着，依傍着城

堡的墙壁，站在半暗半明之中，想确信他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爱尔巴桑城堡的墙边；不是士兵，而是百尔维那加街里的一名普通居民，运输公司的六级机械工。他站在那里，努力相信他也象那些活动在大街上的人一样，因为他也活动在他们中间。他一边努力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一边回忆起医生的谈话。于是便感到一种空虚，这种空虚感把他和人群分开。他觉得他与人们之间的那点黑暗好象是整个空间，如同星辰之间的空间那么大。

这种印象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以至于第二天、第三天他都没有出来。整整一星期他都没出来。不需要出来，因为每时每刻，即使一睁眼，就能看到人群、灯光，能听到柏油路上的皮鞋声，感觉得到人身上衣服的磨擦声，甚至还能听到人们的呼吸声。

进出于他家的人们，谁也不理解丁尼的内心痛苦，甚至晚上来到这里坐得很晚，一边在房檐下玩骨牌，一边听广播电台音乐节目的同志们、邻居们也都不理解。丁尼玩着、思考着："我觉得我变傻了。那些来到大街上的人，也许是他们的同志。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感觉？我这个样子多坏！明天我还要出去，再试一次。"

"牌，"对手喊道，"数数牌吧！"

丁尼把两个六、五个四、熊、四个三都放到了桌子上。

“你今晚糊涂了，轮到你时，为什么不出一对六啊？”

“我不愿意。”丁尼说道，不想看他们。

“你没有必要留它，六全出完了。”

丁尼觉得自己很窘，他们也理解他，作出仿佛没有注意他的样子。

“奇怪，”丁尼又开始思考起来，“玩的时候，也怜悯我，这是咋回事？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好象成了一个思想变幻莫测的人，好象一个坏孩子。”

“我们再玩一玩？”对手问道。

“玩！”丁尼说道，他全力以赴要取得胜利。如果胜利的话，他将继续玩下去，也许要玩个通宵，直到对手生气，毫不怜悯地跟他玩才肯罢休。可是过了片刻，他那疲惫不堪，受到震动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大街上的人群，他想寻找到他之所以内心感到痛苦的原因。牌打完了，丁尼又输了。

“你今天心绪不好。噢，丁尼·希卡！你好象在卡尔达科啃木头。”

“说老实话，我是爱木头。”丁尼说道，笑了。然后又自言自语，“明天还要出去。见鬼，我简直变成锁在家里的大姑娘了。”

象每天一样，经过一夜之后，新的一天又来了。早晨，在房檐下、院子周围摔倒了几次。然后回到屋子里，倒下去，几乎一整天全都读书、听收音机了。当傍晚降临的时刻，他洗了把脸，刮了胡子，穿好衣服，走出去，觉得心儿又跳起来了。他又以思考的目光观看活动着的人群，听到了皮鞋的响声。越是走近又宽又长的大街，就越是感到第一天的全部印象都是假的。瞧，他又去凝望来来往往的人群，又去瞭望电影院和酒店前边的人们。他战胜了拘束、含羞的情感，又加入到他们之中，加入到正在活动着的聚集在电影院旁边的人们中间。人群把他挤到门口，差点把他挤到里面空着的地方去，可是丁尼躲过走了出来。“我如果有张票，也进去了。”他想。过了一会儿，他又来到人群之中，不过这一次却是裹到了散步的人群里。丁尼走着，感到他的肩膀和别人的肩膀碰到一起了。开头他想可能要摔倒，但使点力气，往旁边靠了几次，躲过去了。不过他挺困难，仿佛处在一条河的激流中间，那河水不让他出来，汹猛地把他向前涌，一个劲儿地冲向前边去。丁尼感觉他的心跳得与一周前完全不同了，他决心随着这一激流一直走到尽头。他象左右前后的人一样地朝前走，象有两条腿的人一样地朝前走。丁尼走着，感到奇怪，觉得好象从来也没有这么走

过似的。他在人们中间走着，什么也不看。无论是前边、后边，他都没看见人们的腿脚，只是看到了肩膀、后背、胸膛和脑袋。在这样挤得紧紧的人们中间，仿佛脚没有用途，因为大家互相挤着，一起活动。突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促使他微微地笑了起来。他批评自己，因为他白白地费了好大劲儿，白白地为这些苦恼和着急的事折磨自己，而那些事却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他既然加入到行进着的人们中间，那就必须走下去。他沉浸在这些思考之中，没有注意到人们一伙一伙地往回走，也许再稍停片刻，散步就要结束了。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人都一群群地回去了，唯有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他停了一会儿，想要笑一笑。他又转过身，加快速度，想要再次进入到人流之中，可是有人对他喊道：

“祝贺你呀，丁尼，祝贺你呀！”

“为什么？”丁尼吃惊地问。

“怎么为什么？这还要问吗？一个人经过许多年之后走到路上，这还不需要祝贺吗？说实话，你真是好样的！你叫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啊！荻迪跟我说过几次，可是我不能相信。来吧，我们来喝杯咖啡呢，还是要一个冰果？”他的同志彼特罗对他建议道。

“谢谢。”丁尼说道，“我想走一会儿。”

“我知道，知道，我理解。来，我们一起遛遛弯吧，尽管我已太累，刚刚来到。”

“从哪儿来？”丁尼向他的同志问道。

“怎么从哪儿来？你真叫我吃惊。你好象从月球上下来啊，可怜的人。”

“为什么？”丁尼糊里糊涂地问。

“不到一星期之前，我们一半工人到柴里库去了，差不多去了一半。我们应当尽快地安装。如果你不出这个事故，也一定和我们在一起干。”

“怎么回事？”丁尼问，他觉得话没全说出来，不过彼特罗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说实话，那是件美好的、罕见的工作，需要动一点脑筋。就我自己来说，从来还没有那么愉快地工作过。几乎全部安装工作都在野外进行，全部都是高空作业，你会感到简直是整个都姆莱地方的主人。”

“工作多少小时？”丁尼问道。

“我们队工作二十四小时。我们分两部分，他们夜班的人比较好，在荫凉下施工。”彼特罗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

丁尼发抖了，刹那间他觉得一切都变得苍白了，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不象在河道的激流中，而是在河水冲来的柴草击撞的岸边。

丁尼一边听彼特罗讲话，一边感到他的拐杖

是以一种与行路人稳健的脚步毫不不相称的频律敲打着地面。不过很快他就醒悟过来了。“至少我是走在他们身旁。”他这么一想，立刻把一个痛苦的想降服他的回忆从思想中撵走了。

“你看见啥了?”彼特罗问道，他不喜欢长时间的沉默。

“什么也没看见，我想起了一点事情。”

“你是否看到了一个女人?”

“不是。”丁尼笑了，停下脚步。

“我走不动了，走吧，我们回去好吗?是不是那个人到上边去了?”彼特罗好象开玩笑地说道。

“不要开我的心。”丁尼对他说，“我好不容易能走路了，而你却谈姑娘。”

“从前你也谈过她们。”

“从前是谈过，可是……彼特罗，你不知道，我经受了许多痛苦，我担心不要终生总作为一个无腿的光秃秃的人呆着。至于谈姑娘的事，都是从前……”

“那么现在呢?”

“现在我好象在作梦，我不能相信是在和你散步、说话。”

彼特罗抓住他的肩头，作为对他的回答。

从前，当他们一起在修机厂劳动时，彼此并

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他们是普通的工友，谈话时，常常谈些综合性的事情或者一个姑娘。彼特罗不是一个杰出的技术员，而是一名普通工人，干起活来老老实实，即使一个人时，也把取得的成果与同志们分享。丁尼老早就认识他，对于彼特罗开始重复的他的那套老调调，并不感到奇怪。这一天他劳动了十二小时，从柴里库一回来就到大街上来了。他想休息一下，喝点酒或者吃点肉食，与人浮光掠影地谈一谈。对他来说，生活就象蜂蜜一样地流过去了：劳动，快乐，无忧无虑。所以丁尼的话没有给他留下特深的印象，尽管详细地听了这番话。

走了几步之后，彼特罗又紧紧地抓住丁尼的肩头，请他同意吃一只冰果，或喝一杯啤酒，可是丁尼反对这样做。

“我要对你讲一件在公共汽车上我和一位黄头发发生的妙事。她不是爱尔巴桑人，应该说是从外地来的，你肯定没见过她。她和她丈夫一起到这儿没有几个月，她到柴里库去买进口的茶杯，就是那种带金边的杯子。”

丁尼含蓄地笑了。

“为什么笑?”彼特罗问道。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你是唯一的没有丝毫变化的人。”

"什么时间?"彼特罗再次吃惊地问道，因为他不能理解丁尼。丁尼把生活分成两部分；义务劳动之前，义务劳动之后。因为从那一天开始，过了好几年了，所以丁尼便觉得是另外一个时代了。对他说来，道路、广场、物体的颜色，甚至人全都变了。

彼特罗见丁尼不回答他，便把这种谈话撂在一边，一个劲儿地扯他的袖子，好不容易才把他拽到酒店里。

"我们要喝点酒，然后很快就走。今天晚上我要睡觉，因为明天我们还要登高，要建真空塔。明天在一个吊斗里我们就要干出价值几百万列克的一番事业。每人都应该高度灵活。我们话说到哪去了?"

"讲到真空塔。"

"不是，不是，在讲到这儿之前，讲到哪儿了?嗳……"彼特罗回忆着，微微地笑了。

"讲到那个买带金边茶杯的女人。"丁尼回想起来了。

"我发誓，不夸张地说，她也是金子，是二十四克拉的*。头发是真正的金发，身段是银子的，腰肢象金圈，腿呢?我对你怎么说呢?"

"腿象啤酒瓶。"**丁尼打趣地说，两个人都

---

* 宝石重量单位，一克拉含0.2克。

** 这是阿尔巴尼亚人的审美趣味，他们认为女人的小腿长得匀称圆实，象啤酒瓶，才是最美的。

笑了。

“你们想要点什么?”服务员问道。

“两瓶啤酒。”彼特罗含糊其辞地说。

“什么?”服务员没有听清楚。

“两瓶啤酒，两盘煎瘦肉片。”彼特罗重复说道。

服务员走后，两个伙伴互相笑了好大一会儿。

“算了。”彼特罗接着说道，“她靠我坐下了，一点也没碰到我。我从来也没有那么近的靠着那么样的一个女人呆一会儿。”

“后来呢?”

“没有了。”

“怎么没有了?”丁尼严肃地问道。

“我们一块儿来到爱尔巴桑。”

“就这些?”

“就这些。”

“怎么，就这些?”

“你为什么感觉少呢?”彼特罗说，“难道你要和这样一个女人一块从柴里库到这里来吗?”

丁尼再不问了，因为他在彼特罗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温和的燃烧着的光芒，这种光芒只有一颗纯真的心才能闪射出来。

“你挺满意啊!”丁尼补充说道，指头弹着酒

杯，感到心中有一种轻微的苦恼、亲切的不安和一种想看到这位手擎带金边的茶杯的黄头发女人的神秘愿望。那茶杯的一圈金边，就象她的头发丝那么细。

"让我们为她喝一瓶。"彼特罗建议道。

"我怕对我有害。"丁尼说，"我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另外我的家还稍微有点远。"

"我送你。"彼特罗请求他，"不要叫我不高兴，好不容易我们才相见。我本来想到家里去，可是，瞧，东一头，西一头，有的是工作。"

"没关系。"丁尼竭力为他开脱罪过，"很多人来看过我。他们来，我怕接待的不够热情。"

"喜悦和痛苦都要与同志们共同分担。"彼特罗说，"我想对一个人讲讲今天我所遇到的事情，我不想回家。我们再喝一瓶就走，啤酒没多大酒力，对你没害处。"

"好吧。"丁尼说道，"不过得我掏腰包，我太想付一次款了，很想从腰包里掏一个列克。"

"你傻了，你掏腰包?!"

"为什么不可以?"丁尼坚决地反对，因为他不想在彼特罗面前留下比他低的印象。彼特罗的工资比他低两级。当彼特罗坚持要付钱时，丁尼笑着讲话，以便达到付款的目的。

"嗜，停停，停一会儿，学徒工不能在师付

面前掏腰包。”

“我拿的是不折不扣的全工资啊。”

“我也是拿的全薪。”

“怎么?”

“全薪。”丁尼说道，他觉得一种新颖的奇怪的感受使两腮发红了。这种感情从来未触动过他。“也许是喝啤酒的原因。”丁尼思忖着，他对同志解释说，他得到了全部退休金，跟他原来的工资一样多，只有一点点折扣。

“你可是太美了。”彼特罗高兴地拍着朋友的肩，“这样你至少不需要工作了。”可是他马上住口不吭声了，因为他发现丁尼不高兴地把头低下了。

两位伙伴来到大街上。他们一边紧靠着肩朝前走，一边感到有点不妥，好象缺少一点并非太重要，但毕竟又是挺需要的东西。也许什么也不缺少，大概是空旷的大街，或者丁尼的拐杖有罪。那拐杖响得很厉害，声音很完整，就象数着一去不复返的每秒每分的时针发出的声音一样。

第十一章

家里，丁尼在床上倒下来的时候，极力要忘却当他们从酒店里出来时，所经历的那件小小的伤心事。有时他感到那是白犯愁，有时又感到心里有一种新的莫名其妙的滋味。这种不安的滋味，过去从来也未尝受过，而现在却越来越叫他心烦意乱。于是，为了战胜这一突如其来的烦恼，他开始读起书来了。政治的、文学的或技术的，手上有什么书都读。他还浏览、反复地阅读每天的报纸，翻过来掉过去逐字逐句地读，逐行逐段地读，注意第一次读时已经读过但没引起他注意的事情。这样一来，思想便从疑团中解放出来。他渐渐地平静下来，考虑报上的的大事。每天傍晚，散步回来之后都这么做，以此找到了一定的安宁。他不让自己纠缠在大街上发生的那些事，而是让思想沉缅在幻想之中。

但是，他强加于自己的镇静是虚假的。他看

到的、从阅读书刊所了解到的伟大生活，正呼唤着他。他躺在床上挺痛苦。

“噢，这有多沉重啊！我怎么办才能跟所有的人一样，也具有相同的感觉呢？就这样把我整个一生葬送掉吗？散步、躺着，无所作为吗？”

早晨，丁尼脸色苍白、心情沉重地起来了。他把光秃秃的两条断腿伸到床外，仔细地用带子把木腿连在腰上。他慢慢地起来，操起拐杖，走到院子里，洗洗脸，吃了饭，痴痴地呆着，不知做点什么才能度过那漫长的、没完没了的日子。

寂静中，妹妹注视着哥哥的全部行动。她早就为他思虑，一直弄不明白：现在他已实现了不再躺在床上，而象所有那些有腿的人一样自由出出进进的伟大愿望，不知还有什么叫他心里受苦。

“你怎么搞成这样？最近你好象不……”

“什么事也没有。”他打断她的话，“我啥事也没有。”他穿上了衣服。

“这么早上哪儿去？”

“我要出去一次。”

“那就把退休金领回来，我们没钱了。”

“明天领。”丁尼吞吞吐吐地说道，出去了。

路上，他开始觉得好一点了。他感觉到每走一步，头疼都有所减轻。走过小路之后，来到公

路上，然后便到市场那边去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向许多人致意，一会点点头，一会讲讲话，一会儿又随意地作个手势。他奇怪，大多数人他并不认识，尤其是在旧市场狭窄的小道上，他更注意到了这一点。

“早晨好，丁尼。”一两个邻居向他打招呼。

“早晨好。”丁尼礼貌地回答。

“唉，丁尼，今天你出来的真早呀。”一位屠夫对他说道。

丁尼作手势向他致意。

“夏伯阳！怎么样啊？”*就象他那样年龄的一个小伙子对他说道。他的问好给丁尼留下了印象。因为丁尼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小伙子。等到走过莱什玛小广场和屠宰路的时候，有十多个陌生的男子向丁尼问了好。在米哈奈路十字口，丁尼来不及向所有的人回礼。一家药店旁边的艺人、卖报人、过路人很拥挤，这个路口用薄薄的白面包、圆面包、小咖啡店、两个理发馆以及出售香烟这些行当吸引着行人。丁尼确信，在这儿大家都会向他问好，也不管他是否认识他们。在苏迈咖啡店前面，有的人向他伸出手来。有点晕头转向

* ：夏伯阳是苏联著名的军事家，过去，在革命的年代里，苏联出版过描写他的小说，并根据同名小说《夏伯阳》拍过电影。阿尔巴尼亚人常常把精明强干的人比作夏伯阳。

的丁尼，在所有这些问好声中觉得浑身来了劲。他诚恳地跟一位做马鞍子的手艺人说起话来。

“师付，来两杯咖啡。”做马鞍子的手艺人招呼咖啡店里的伙计，然后转向丁尼，“我们在里边还是在这儿喝？”

“在这儿喝。”丁尼说，他不愿意到挤满了人的低矮的咖啡馆里去。

“我跟你说真的，你可真叫我们大家吃惊。我做木匠活，做马鞍子已有四十年了。可是你如果叫我做两条木腿，我永远也做不好。尽管木头听人话，你叫它是个什么样子它就是个什么样子。”

“噢，舅舅的好外甥。”一位铁匠兴高采烈地喊道。他把用来剪铁片的剪子放在一边，双手捂住肚皮走到丁尼跟前跟他握手，回头大声喊：“烧咖啡的，给我们烧三杯咖啡！”然后又对丁尼讲：“你爸爸是我的同伴。你知道，那时候，他常常把在斯库姆毕河钓的鱼拿到我的铺子前面卖。我听说你出了事故，感到十分难过。可是昨晚我看见你在大街上走得那么漂亮，我真是再高兴也不能了。”

谈天的时候，有人来到丁尼、做马鞍子的人、铁匠中间。来人是街上的老售书员弗莱带里库舅舅。他稍有些体弱，长得挺瘦。三十多年来，他用书

唤醒读者，就象所有的生意人，喊着他们所认识的人的名字。召唤老顾客。当没有熟人到他那儿时，便白费劲儿地叫喊：“来买好书，新书啊！”

“来呀，弗莱带里库舅舅。”一位铁工向他打招呼：“喝一杯咖啡好吗？”

“我喝了，谢谢您。”这时售书员握住丁尼的手，小声地说：

“等会到我的铺子里呆一会儿，我有一本新来的浪漫书。我听说你在读，可是在我的书店里，没有见到你。”说完准备走开。

“书从你的书店里到我这儿来了。”丁尼说，“是别人给我带来的。跟我们坐坐吧，喝一杯咖啡。”丁尼请求他。这时候，卖咖啡的人手拿一叠纸，从烧咖啡的屋子里出来了。他手上有五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大家都满意地拿了杯子。可是，只有四人。第五个人找不到，卖咖啡的人不做声地拿着第五个小杯子走了。

半小时之后，咖啡店里，一个人都没剩下，大家不知不觉地都走了。

“请坐。”卖咖啡的人对丁尼说道，把一个凳子送到他跟前。

“谢谢。”丁尼回答他，“我也要走。”

“呆一会儿，再喝一杯，我亲自请你喝。现在你无处可去了吧？”

"真的，现在我往哪儿去呢？"丁尼说道。由于他不知该往何处去才好，所以才坐下了。卖咖啡的人拿了两个咖啡杯走过来，陪他坐着，聊起天来。

"嗬，再没有事情了，象你看到的，大家都走了。现在真好啊，半小时才能来一个老顾客。"

"人家都有工作。"丁尼为别人开脱。

卖咖啡的人搐动了一下嘴唇，店里的母猫跑过来，正好趴在丁尼的脚边，洗起脸来。

丁尼看见它，觉得这个母猫实在是太老了，也许并不是因为掉了毛才更显老，而是它那走路的姿态，眼睛和头更见显出衰老的样子。卖咖啡的人看见猫，露出了笑容。

"你喜爱它？"丁尼说。

"不能抓老鼠了，没用了。因为心里难过，我才养它。它年轻时我的咖啡店在棕竹树那儿，你应当记得，对不对？"

"对，"丁尼说道，"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郭里师付那儿学徒。"

"嗬，那才是个咖啡店呢！"

"这个店是最好的。"丁尼反驳说，"它更大，光线也更充足。"

卖咖啡的人有点苦溜溜的笑了，他一边笑一边接着讲："光线倒是比较充足，可你知道我笑

什么？没工作干，没人喝咖啡。卖一百杯，一百五十杯也赚不了什么。为什么？我就为一块面包工作吗？那时候，仅仅郭里先生和到他那里拜访的老相识就络驿不绝，柏吉斯坦的每个铺子都是我的一张咖啡桌。这些年来，人们把我的铺子推倒四次，刚刚在柏吉斯坦落下脚就搬到乔赛，停下来没几天，又搬到城堡大门旁。'卖咖啡的，你挪挪地方吧，因为我们要推倒这些破木板房。'他们对我说道，于是这里推倒了，那里也推倒了。变成旧市场，不能再坏了，那些铺子全给推倒了，真是不堪入目。这都是为什么？"

"为了建又新、又好，又牢固、又高的楼房，而不是那种一层的矮房子。在一本杂志上，我看到了我们城市的建设规划，我都认不出它了，要建一座完全崭新的城市，只把城堡保留下来。"

"只留城堡？"卖咖啡的人吃惊地说道。

"对。"

"对，对，市场差不多推倒了。"

"你特别心疼吧？"丁尼微微一笑。这回，在丁尼的微笑里，夹杂着淡淡的讽刺的意味。

"我曾有过我的铺子，而现在……你也看到了，人们只来呆一会儿。你说这象话吗？"卖咖啡的人牢骚满腹。可是丁尼没有回答他，站起来了。睡在丁尼脚边的母猫醒了，伸着懒腰，费劲地动

了动。

"走吗？"卖咖啡的人问道。

"走。"丁尼说。

"尽瞎折腾，再呆一会儿吧，我们再喝一杯，我请客。"

丁尼笑了，卖咖啡的人也笑了。两个人也许是因为彼此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便互相毫无用意地无聊地笑起来了。

"谢谢你。"丁尼说道，跨过人行路边的水沟，走了。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往哪儿去呢？现在往哪儿走？再回到卖咖啡的人那里去？奇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第二天，他照样起得挺早，妹妹又问他怎么回事，是什么事叫他吃苦头，可是丁尼没有回答。也许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他是怎么回事，尽管他深深地体会到，照这个样子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当他靠近门口，要走出去的时候，妹妹起来了。他从收音机上边拿了退休金簿子，放进衣兜里。

"今天是第二天了，拿去吧，可怜的，我没有时间，昨天我就跟你说过了。"

"好吧，好吧。"他说完就走了。

在小胡同里，在道路上，在市场里，人们又开始向他问好，从人行路，从商店门口，或者从

打开的挡板那边喊他。丁尼也向所有的人回礼。他向前走，一个劲儿地向前走，象所有的人一样，在早晨这个时间里，匆匆忙忙地赶路。过了一会儿，丁尼累了。这时他发现人们下了班，接班的人正去上班。在路上、广场和小胡同里，留下的人不再那么紧张了。大钟响了七次。现在，在送走了上下班的人们的街道上，第二批人开始忙活起来了。市执行委员会、市党委会，以及市里其他各企业组织的工作人员，全都忙活起来了。不过，这种紧张劲儿没有持续很久，在此以后，大街小巷又沉浸在烦闷的静寂中。从十点钟起，人似乎增加了一些，不过这种增加是时断时续的，一阵一阵的，当回家过学期假或暑假的教员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在酒店前占好藤椅子，坐着，交谈着，直到服务员发起脾气的时候才肯离开。

丁尼认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但很少同他们坐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他们出来，走走逛逛，是为了休息。丁尼出来却是为了挨累、流汗，感受一点疼痛，以便战胜使他内心不安的种种念头。因为不知干什么，便朝蓄储所走去。“把退休金领出来，买点肉。”他说道，站到了队伍中。还有一次丁尼也曾在退休者的长长的队伍中站过，今天是第二次，一般都是妹妹

领退休金，跑市场。老早以前，从丁尼断了腿由都拉斯回来起就形成了这个规矩。

半小时之后，丁尼发现，在他的后边又来了许多别的人排起队来。他前边也有许多人。大家三三俩俩地不知谈了些什么，人们把话讲得慢条斯理，清楚明白。有的讲一段旧历史，有的讲自己。丁尼从前前后后的谈话人中，听到了片言只语。他一边听，一边留神注意讲话人或听话人的不同类型和特点。所有的人都上了年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辛劳的双手满是皱纹，突起青筋。丁尼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老人在一起，渐渐地，这些人十分强烈地吸引了他，他甚至还注意到他们怎么样略微弯弯腰，垂着手，叉着腿站在那里。“有多少老人啊！”他吐词不清地小声说道。站在丁尼前边的那个人回过头，看样子他听到了，于是对丁尼微微一笑，说道：

“不要看我们，我们的生命快完了，活一天就白吃白喝一天吧！”

另一个说：“不，不，我们不是白吃白喝，退休金是我们用汗水换来的。我们配得上拿退休金。”

“我说的不是退休金，我说的是生命。”

“一样。”另一个人又反驳说，“退休金也好，生命也好，都是一个意思。人过自己的日子，拿

到的退休金是用汗水换来的，我如果有力气的话，在这个队伍里你就看不到我了。”

开头攀谈的老头难为情地笑了笑。

“我如果有力气就好了。嗬！这个可怜的力气多么有用啊！你一定不要变老，年老是可耻的事。”

“如果你生的光荣，就不是可耻的事。”

“这不是生存的事，而是别的意思。就拿我来讲吧，当了一辈子石匠，我盖过房子，桥也建过。可是现在，我在凉台上站不住了，因为我发晕哪。亲爱的老弟，你干过啥呀？”他向交谈者问道。

“哦，我筑过路，用炸药干活干得最多。”

“筑了什么路啊？”

“科拉巴路，格拉姆希路，迈赞路，通到柏柏勤斯和再远一些地方的都姆莱路。在库乔沃我们还筑过路，后来在柏拉特和斯科拉巴尔也筑过。在库科斯和得利达路我当过专家。”

“你筑的路可真多呀！”第三个插嘴说，“你的手可真能干呀！”

老人笑了，摇摇头，不接受祝贺。

“是的，人应当干一种工作，不然的话，那是白活着。”

被祝愿的老头，仿佛激动了，由于不知说啥

才好，便咳嗽一下，清了清嗓子。

"你是哪里人？"筑路工人向祝愿他的老头问道。

"勒格人。可是我早就离开那儿了。在这儿呆的时间更多。特别是战后，我没有挪窝。"

"你干过什么工作？"

"工作不多，我没有技术。战争开始以前我一直是佃农。我特别想有块土地，可是战争把我们卷走了。"

"战后你又作了什么？"

"我不能干活了，成了战争的残废人。我在朋友和亲戚中到处兜圈子，我染上了坏习气。"

"你多大年纪了？"

"算了，还问个啥？满六十了，还想什么？"

"你发愁了？"

"不。"残疾人反驳道，"我不发愁，可是一听说你干了些什么，我心里就不知是什么滋味了。"

"你也干得满不少啊，你参加战斗了。"

"我们都参加战斗了，人永远也不应当歇着。若是一歇，就完了。我们那地方，曾经有一个老头，他是在牛犁上死的。在死之前，几天之前……"

"让让路。"丁尼说道，用肘子拨开一条路，把拐杖在地上放好，急忙地离开队伍，匆匆地走

开。

“这个人怎么了?”石匠问道，“他站哪，站哪，一下子脾气来了，就走了，好象被蛇咬了似的。”

“谁知他想起了什么，也许把簿子忘在家里了。”

“什么簿子?他原来是个小伙子。也许他是杂技团里的一个走软绳的人，不然他不会站在那儿，倾耳静听，搞文艺的总是那么做。为的是搜集民间话。喂，他们是怎么说的?哦，是民谚。”

“幽默。”残疾人纠正说。

“不对，不对，是民谚。”另一个人固执地说。

第十二章

获迪终于相信，丁尼又变得象从前一样的爱发脾气，象从前一样的痛苦。几天来，他没有看望自己的同志。他在城外有事情。当他回来，与主任办完事时，到了市场，买了一瓶啤酒，然后，便朝丁尼的家里走去。同志们告诉他，丁尼上午、下午都从家里出去走走，去俱乐部和商店。所有这一切使获迪感到高兴，他急急忙忙地要去看看他那笑呵呵的、爱开玩笑的、结结实实的完全与从前一样的朋友。获迪一边走，一边觉得好象自己是去会见刚刚参加义务劳动归来的丁尼，而不是去会见残疾人丁尼。他兴高采烈地打开院门，几乎是跑到屋子里的。他目瞪口呆了，在铺得毫不经心，没有舒展开的地毯上，有两条木腿；在床上，丁尼偎缩成一团，蒙上了头和腿。

“这个人？”获迪由于惊奇脱口吐出这几个字，他好象恐慌地喊道：“丁尼！丁尼！”可是任何人

也没搭腔。荻迪跨过扔在地上的木腿，走到床边，把被子掀开，看到了他的伤心的伙伴。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有。”

“怎么什么事也没有？”

荻迪把收音机的声音关小了一些。

“不要把声音放低！”丁尼瞎喊道。

荻迪倾耳静听一会儿，他不懂为什么说那个话，又为什么需要听收音机广播。稍停片刻，收音机里的广播员住口不讲了，下一个节目是游击队之歌。

“我听不清。”

“说我。”

“说你？”

“差不多是说我，指我讲的，调子还是扬扬格。”*

“怎么用的是扬扬格？”

“敲门槛叫门听呗。”

“我简直一点也不懂，你成了神秘的人了。在外边，听人家尽说你的好话，句句都是冠冕堂皇，叫人自豪。可是目睹的情况恰恰相反，看到的是一个心情败坏的人，对他很难说一句好话。”

---

* 扬扬格是阿尔巴尼亚诗歌中的一种节奏。

“相信你的眼睛吧！”丁尼半含半露地痛苦地说道。

“怎么回事啊？”

“电台讲得对呀。”

“电台讲啥了？你叫我纳闷得要死。”

“讲的是寄生主义和冷淡主义。”

获迪的脸色刷地一下子变得苍白。

“那话使你大有所感吗？那么激动？你……”

“你说的这个‘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要说说的，”获迪开始讲道。他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已，深思说的话是否触及到了要害。可是丁尼那种直愣愣的生气的目光，强迫他说道：“我想说的是，你……”

“说出来吧，可怜的！”丁尼插嘴说，“不要为难，要象你的本色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就说我这个废料想要和正常的人并驾齐驱；就说我听了广播自已瞎激动，没有用；就说广播里批评的是那些与工作有关系、能工作的正常人的寄生主义、懒惰主义，并不是批评我。就说：‘瞅瞅你这个可怜的人，安安稳稳地呆着吧，你有资格拿退休金，你……’。”

“废话说得够多了！”获迪叫嚷道，“你简直是又中了妖魔了。你干了好多事，你做的那些事配得上人家夸奖，就象大家啥叼你那样。在科尔察，我

也听到人家在谈论你。当我的这两个耳朵听到人家就象传颂一个英雄那样讲你的时候，我都热泪盈眶了。你战胜了一切，你站起来了，上了街，又走向生活了。”

“我好象旅游者。”丁尼异常镇静地补充说。

“什么，你说什么？”

“好象游览者。”丁尼又说一次，然后不吭声了。

“我不理解你。”获迪说。

“怎么不理解我呢？”

“不理解，我不理解你。”

“我想工作。”丁尼轻松地说，目光未离开亲密的伙伴。

“你要工作？你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理解我？我想要工作。”

听了这番话，获迪脸色都白了。他想往下说，可是又把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嗓子眼里去了。

“你为啥不吭声？获迪。你至少不应当不吭声，你在想什么？我不能做一种工作吗？”

“不晓得，这事我就没想过。激进主义让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获迪不满意地说道，因为他发窘，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丁尼，这事你可认真地想好了？”

“没有。”丁尼诚恳地说，“这事从来我就不清

楚，我没有想，只是……”

“嗬，什么？”

“只是自己觉得不好，我不平静，我觉得我好象是一个多余的人。你知道怎么样吗？我怎么说呢，举例说吧，你想起拉支了吗？”

“谁呀？”

“拉支，泽诺的拉支，就是叫人家开除了的那个拉支，想起来了吧？他原来在我的队里，整天游手好闲，喝我们和他母亲的血。他母亲做小生意，种园子卖蔬菜，整天饿肚皮。”

“你发疯了。”当获迪想起泽诺的拉支——这个肮脏的懒汉，发臭的寄生虫，好吃好喝的酒鬼的时候，大胆地说了这句话，并且哈哈大笑起来。

“不要笑。”丁尼为获迪不愿意理解他，又那么带说带笑感到遗憾。“这个人也许是为了给聊天打开道路，有意笑的。他是一条什么样的狐狸啊！”丁尼思量着，生气地打量获迪。

“为什么那样打量我？”获迪问道。丁尼的目光叫他发烧。

“你开始和我演起戏来了，”丁尼牢骚道，“好象你不大带劲儿。”

获迪面红耳赤，小脸变成了火炭。

“说呀！”丁尼请求他。

“说什么呢？”

"噢，说吧，噢，去吧！我想要工作。"丁尼开始嚷叫，"我想要工作！我不愿象个瘫痪的人这么呆着，我不想去散步，我也想干点事情，我不愿居于队伍之外，说呀，去说呀！"

荻迪沉思了许久，对丁尼的嚷叫他并不担心，他既很好地理解同志的愿望，也很好地理解叫他吃苦头的疑问。他是否能工作？同志们能否给他一项工作？荻迪竭力要躲过这次谈话，把这件事推迟到晚些时候再处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丁尼把他撩拨得很厉害，想从他那里得到鼓舞，而不想知道荻迪真实而诚恳的想法。他希望一个"对"，千方百计地希望荻迪对他说一个"对"。希望这个"对"是一种推动力。荻迪懂得并且很好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想详细地对丁尼讲一讲，可是丁尼却坚持要荻迪尽快地说出他所希望的事情。

"你是说呢，还是不说？"丁尼发火了。

"我对你说过一次了。"荻迪撒谎。

"我可没听见！"丁尼吃惊地说道。

"对，你能够工作，为什么不能工作？应该从事一种工作。"

"嘀，就是嘛！"丁尼满意地说道，呼吸轻松多了。

荻迪很不好意思，没把眼睛抬起来，因为丁尼将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为难的神色。"那么就耐着

性子再谈一次吧。"他想。

第二天早晨，丁尼又早早地起来了。洗了脸，刮了胡子，穿好了衣服。一边梳头，一边无意地轻松地吹起口哨：吹的是一支欢乐乐曲。正在准备早餐的妹妹抬起头，望着哥哥。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丁尼唱歌或吹口哨，她想知道原因。可是她却又竭力战胜了好奇心，没有问他。也许哥哥会停下不唱，回答她。她分担丁尼所有的操心事，可是现在却不知为什么不去分享他的愉快。

"走了。"丁尼作好出去的准备时说道。

"往哪儿去？"

"等中午你放学回来，吃晌午饭时再告诉你吧。"

"那好吧。"维约媞说，一直目送哥哥走到小路上，再远一些就看不到他了。如果看到他的话，就会晓得，这会儿正有点东西在哥哥的心里沸腾着。这点沸腾着的东西，促使他走得与到今天为止的以前任何一天走的都不一样。所有认识他，向他问好的人都发现，丁尼不仅仅高兴，而且还急急忙忙的想提前一小时成为全市最幸福的人。

"丁尼，早晨好。"

"早晨好。"丁尼回答道。人们还感到惊奇的是，现在他的声音也与头一天不一样了。

“师傅，来一杯半浓的咖啡！”丁尼走进咖啡店。

“就来，好咪！”卖咖啡的人回答道，立刻就给他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丁尼匆匆地喝了，差点烫着。

卖咖啡的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今天你怎么了？”他问丁尼。他不仅了解老顾客们喜欢什么样的咖啡，而且还了解他们的喝法。谁喝得慢，谁喝得快，谁一边喝一边抽烟，谁喝完第一杯点烟，谁在末了抽烟，谁在先头交钱，谁在末尾交钱。这一切他全了解。

“我着急。”丁尼回答说。

“上哪儿去？”

“这是秘密。”丁尼笑呵呵地说，交了钱，象进来时那样兴匆匆地出去了。

丁尼来到市里各社会团体办公大楼前边时，放慢了脚步。他留神地拄着拐杖站好，登上台阶，来到一小群人中间。人们在值班人面前等候着进去。

“你是？”值班人问丁尼。

“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该往哪儿去？”丁尼讲道，“我是退休者，脱离工作了。现在我还想有一个工作。”

“退休金的日期满了吗？”值班人想要弄清楚

情况。

“没有，没有。”丁尼反驳说，“我的退休金是长期的。”

“那样的话，”值班人说，“你应当到工会那儿去，到退休者和残疾人工作办公室，找索科拉特，应当和他谈一次。他能答复你。”

“他的办公室在哪儿？”

“现在接见你难办到，十二点时才能接见。不过……我怎么对你说呢？你费了好大劲走到这儿，我要把你打发回去，那我可感到遗憾。走吧，你去试一次吧。”

丁尼脸上堆起笑纹，好不容易等值班人把话讲完。然后，匆匆忙忙地朝着应该找的办公室走去。他敲了门，没有听到“请进”的回话，就进去了。

“早晨好！”丁尼问声好。他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坐在对面桌旁边的人，不仅没有回话，而且连头也没抬。丁尼看清楚了他的脸和光秃秃的伏在一张纸上的脑袋。

“不能对他说两次早晨好，”丁尼心想，得等索科拉特自己抬起头来。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

“早晨好，您有什么要求？”

丁尼想说话，但又没说。官员的沉默和他的拖拖拉拉的回话使丁尼目瞪口呆。

"你是谁呀？又为什么这么早到办公室来？你叫什么？哦，为什么不讲话？"

"丁尼，我叫丁尼·希卡。"

"丁尼·希卡同志，您有什么要求？您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请坐，请坐吧！"索科拉特用手指给他一个靠窗户的空凳子。

丁尼走了几步，坐下了。

"您是个残疾人呀！"索科拉特一发现年轻的公民拄拐行走的笨重样子，便马上说道。

"是的。"丁尼回答说，"或者更确切地讲，我曾经是残疾人。现在我是来要求工作的。请相信我吧，我不能整天呆在家里。"

"停停，请谈得随便些，好让我们彼此都能理解。"

"什么？"丁尼问道。

"怎么，你还问什么？"索科拉特吃惊地说道，"你为啥来啦？"

"我跟你说了嘛，我想要工作。"

"好吧，这个我知道了，不过需要讲清楚几件事情。比方说，我们要看看您的身份证，您的名字怎么称呼？"

"丁尼·希卡。"

"好极了。丁尼·希卡，丁，丁，得，得，得，"索科拉特重复地说，在一个长长的装满身份证的

箱子里寻找一点什么东西。喃，得，得，得，您的名字怎么称呼咪？”

“丁尼。”

“得，得，达里普，带米尔，”索科拉特开始数起来了，“带茂，带科，都尔，唉，不是带‘i’字母的。道，带，丁，对了，迪，迪，迪，丁，唉呀，丁尼·希卡，是这样。”他满意地说道，把身份证放到桌子上，用手心擦擦，谈了起来。开头用嘴唇笑，然后皱起眉头，最后从心眼里生气了，眼睛也开始瞪得大大的。

“怎么，您是丁尼·希卡，在公司当过机械工，在铁路上参加过义务劳动，当过自愿者，在那里您遇到了不幸的事，您失去了腿，是吗？”

“是的。”丁尼冷淡地说道。他不高兴索科拉特以那样一种架势简短地说出他的生平。

“您得到了全部的长期退休金？”

“是的。”丁尼又发烦地说道，因为那好象在法庭上受审一样。

“我说小伙子，您真叫我惊奇。从成立了这个部门起，我就在这儿，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到现在已有十一年了。类似这样的偶然事件，我还没经历过。您得到了与您工作时的工资相等的满额退休金，象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罕见的，只有在我们这里才有这种事，因为政权和党是属于人民

的。我们的法律使象您这样在工作中发生事故、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的人得到保护，给他们全部的工资。我不明白您干什么还想要工作?"

"是想要工作。"丁尼说道。

"可是，象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践踏我们的法律，我正是一个保护这些法律的工作人员。举例子说，您……"

"我要工作，"丁尼坚持说道，"我不能整天什么也不做，象个瘫痪的人呆在家里。"

"我说小伙子，听着，我们是说，要保护你的健康，法律是保护你的，是为你制定的，在这种时刻正是为你制定的。这是上级机关决定的。"索科拉特高举起有两个香烟盒那么大的一张纸，"这张纸证明你不能工作，根据法律的规定，你要得到与原来工资相等的退休金。这一点即便阿里·巴夏的大炮也打不动。"*

"我要动动它，"丁尼说道，"我不喜欢这种特权。"

"求求你，求求你。"索科拉特生气了，"这里不说特权。您失去了断到膝盖以上的两条腿，给你

* 十八世纪阿尔巴尼亚的封建领地开始被称为巴夏区。到十八世纪中叶，大量的小巴夏区，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并成了两个大巴夏区：一个在阿尔巴尼亚北部，以斯库台为中心，领主是沙特里。另一个在阿尔巴尼亚南部，以亚尼纳为中心，领主是阿里·巴夏·台佩莱纳。

全部的长期退休金是正确的，你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能工作，我也即将要工作。撕了那些证件吧，我请求您撕掉它。”

索科拉特急得满脸赤红。

“你听着，我说小伙子，我们把这件事到此结束吧。”他归整着档案文件，把材料放到抽屉里之后接着说下去：“我不能说服你，你也不能说服我。如果你有什么要申诉的话，那就请你找更高的领导吧。”

丁尼转过身去，垂头丧气地出去了。一路上头不抬，眼不看。

“嗳，同志。”一位工人向他喊道，“不要到那边去，你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丁尼继续走下去，因为他没听见。这时一只强有力的手从后边抓住他，又一个严厉的声音对他喊道：“躲开，要倒塌了。”

丁尼和那个跟他说话的人刚一离开，原来粮库的整个正面房盖便倒了下来，整个广场全部湮没在烟尘之中。

丁尼又把头低下，继续走下去。到了家中，一声不响地倒下了。他既不向回来吃午饭的妹妹答话，也不向荻迪答话。荻迪这会儿也刚好来到他的家中。

“说说吧，可怜的人，不要做傻子了。说呀，我对你说，我问你一个钟头了。”

“对你没什么好说的。他把我所有的路全截断了。我不能去反对政府的法律。”

“你，反对政府的法律？”获迪笑了，“我不知道这个政权还有一个使你不满意的法律。”

“你总是讲笑话。有一种法律不允许我工作。”

“不要当小孩子了，哪里有法律阻碍人们工作呢！他是对你解释错了。”

“我要找更高的领导，也许还要到党委会去。”丁尼很生气。

“你和谁谈了？”

“和一个人，他叫索科拉特。”

“索科拉特？”

“对。”

“好吧，我走了。”获迪突然说他要走，“我还会再来的，来吃晚饭，我有两张戏票，上班时人家给我们的。从地拉那来了一个艺术小组。”他阐明要走的原因，然后就出去了。

上了路，便开始急急忙忙地走起来。一刻钟之后，获迪来到工会主席契里姆的办公室。他同契里姆谈了。契里姆对获迪保证说，他要来解决这件事。不过获迪一直站在那里没挪窝。

“我对你说了嘛，这事由我来解决，现在你走

吧。”

“我不走，”荻迪坚持说，“你去解决吧，我在这里等你。”

半小时之后，契里姆又来到办公室里。荻迪坐在契里姆的桌旁，握着笔练习签字，脸上流露出喜悦的表情。不一会儿在一张白纸上，到处都签了自己的名字，他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几种式样的字体，可是仍然还是不满意。“奇怪，交通主任签字多么容易，字写得又是多么漂亮啊！”荻迪想着，暗自好笑。

“喂，”当契里姆走近桌旁时，荻迪问他。

“丁尼他得等等。”契里姆说道，“唯有医务委员会能对此事作决定，另外还得有上一级的决定才成。这不是我们工会所能决定的。不过尽管这样，你还是再和丁尼谈一次，他即使去工作，也不会比原来拿钱多。所以嘛……”

“丁尼关心的不是钱。他拿的钱够用了。他是要工作，不愿意象一个瘫痪的人一样呆着，什么也不做，让国家养活。他是我的朋友，他觉悟很高，考虑得很多。他要完全走向生活，害怕自己落到队伍的外边。我要负责给他解决这件事，所以我来了。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希望立刻解决问题。我这样做，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还可以说得简单些，即使从作

为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也要这么做。有的人中伤他，就象你的索科拉特所做的那样。他还没有学会走路，还不能攀登和走下办公室的台阶呢。”

“我理解你，不过他得等一等。”

“我找阿柏丁同志去。”

“可笑。”契里姆冷冰冰地说道。

“那我要找留安呢？”

“可笑。”契里姆还是冷冰冰的。

“那就请你自己解决，做得大胆些吧。”

“这不是大胆不大胆的事。有规定。我们可不是走在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人管。”

“在路上也有交通规则，甚至有几项规则还是那么严厉，甚至还要交出驾驶证，丢饭碗。不过，虽然如此，每个司机，甚至最机灵的司机，有时还是要违反规则的。他鸣笛，让所有的人都听得到，看得见，恭恭敬敬地给他这个违反规则的人让路，他把回轮一开，使出最大的速度，违反了规则。”

“那都是紧急时刻。”

“这也是紧急时刻。”

“噢，这里说的可不是生命问题，不是。”

“是生命！”获迪果断地说，很生气地望着自己的同志。“我说的正是生命，一个残疾人的生命！他不愿意象个游览者那样呆着，他想重新投入到

我们的生活中。你嘲笑我。叫人不解的是，你中伤他，说不给他工作，说他不需要工作，说他瘫痪了，在炉角边挺好。说实话，我可要把这件事当作问题了。”

契里姆叹了一口气。

荻迪的火气消了。

“算了吧，你总是这样。你如果当司机的话，一小时也走不了十五公里。”

“不要讽刺人哟，就算你有理，可要我怎么办呢？”

“你要给他找一个工作，你比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你是爱尔巴桑的新人，你不知道，丁尼·希卡在公司是最好的工人，他出身于工人家庭，从一个孤儿长大，是这个政权把他培养大的。我们如果对他不闻不问、置之不理，是得不到宽恕的。我们应当为有这样一个人感到自豪，并给他以帮助。”

“我们怎么办呢？把他往哪儿放啊？”

“对，这是个问题。”荻迪说。

“应当找一个地方，以便不给任何人造成负担，不求任何人。”

“这个得想想。”

契里姆没说话，他在思考。稍过一会儿，他说：

“到新俱乐部去吧。管管台球和别的游戏，收收票，维持维持秩序，我们那里需要一个人。那儿人很多，特别下午人更多。小食店服务员应付不了，又要整吃的，又要管游戏。只是下午叫他在那里工作吧。还能从卖票的盈余中会得到一笔小小的收入。”

获迪没有听最后的话。他高兴得拥抱了契里姆。

“什么时候能开始工作？”

“今天是星期几？”契里姆糊里糊涂地问道。

“星期六。”

“让他星期一开始工作吧。”

“星期一开始工作，再见吧。”获迪大声说道。他高兴得要飞起来了。

第十三章

下午，从傍晚五点钟开始，台球桌旁就挤得水泄不通了。开头，丁尼负责维持排队，可是，后来由于出现了几个难题，丁尼便不干了。他对人们讲，要他们自己维持排队。他整理好三角台子，收完票，数点好钱之后，就走开了。或者看看人们怎样玩球，或者劝阻玩球人中间发生的争吵。直到晚上九点钟以前，丁尼在大游艺室里一直走来走去，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既到台球台，又到乒乓球台，只有在九点钟以后，屋子里才开始安静下来。这时候，传来小吃店服务员洗刷酒杯的铮铮声，水在咖啡器皿中煮沸的咕嘟声，台球球子互相击撞的咯啦声。这时刻，吸烟人卷起了一团团淡淡的烟雾，满屋子烟气腾腾，使人感到晒盹。

第一次开始工作时，丁尼一踏进俱乐部的门槛，就感到心脏激烈地跳个不停。那一天，他水

远也不会忘记，因为那一天他感到自己象个人样了。现在他有了一样工作，管理一向挤满人的大屋子。尽管有点让人眼花缭乱，工作做得还是不错。所有到俱乐部的人都认识丁尼，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与他年龄相仿，是各种企业的工人。就是不认识的，也多多少少地听到了用自己的双手做了木腿，重新走向生活的人的名字。在那些日子里，以及后来的几天，当丁尼给人们排号时，大家都惊奇地望望他，不好跟他搭言。丁尼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听他的话，他相信，需要这样，需要把售票员或秩序维持者(换个叫法，即负责人)的话听到底。不过，时间一天赶一天，关于丁尼的英雄故事，开始慢慢地失去光彩，逐渐讲得少了。现在，人们并不依据一年前他所做的那奇特的、宛如两条肉腿一样支撑身体散步的两条木腿来评价他，而是根据他现在做的工作，根据他撕下、扔到地上的一张张小票，根据他对台球的十五个球子在三块木做成的小三角台子上的摆放，根据争吵时他讲的话来评价他。正象在这样的地方话中所讲的：狐狸不洗尾巴，但不是不洗别的；铁锤不举，但不是不举别的东西。现在，到俱乐部的人，开始发现丁尼变样了。人们看到他是一个不幸的人，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挺困难，于是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这个年轻人作这种应景的工作，

仅仅是为了除掉退休金之外再拿一点钱。一天，一个鼻子有点勾的人向他交了票钱之后，没有收回应找的零钱。零钱，当然不多，总共才有五个列克。当那个人对他讲：“你留着吧，我不要了。”的时候，丁尼脸色变黄了，嘴也讲不出话来了。第二天下午，丁尼两眼一直盯着门，等待着那个鼻子长得有点勾，眼神充满笑意的小伙子的到来。他来得晚，八点半才到。丁尼走到他面前，把五列克给了他。

“昨天没拿应找回的零钱你就走了。你拿去，我求求你，不要嘲弄我。”

“怎么，怎么？”

“没事，没事。”丁尼补充说道，把五列克塞到他的衣袋里。

小伙子耸耸肩膀，笑了笑。

三天之后，有人又要给丁尼十列克小费。

丁尼面红耳赤，没有接收。

“拿着吧，我说小伙子，我给你钱可不是为了嘲弄你。”给他小费的那个人说，“喝杯咖啡吧，整天直腿站着，你辛苦了。”他毫无恶意地补充道，仿佛那里的主人不是丁尼，而是他。他走出去了。

这种事还发生过几次。人们把小费放到他手上。丁尼闹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他要用牙齿

吃掉自己，用拳头打击那些如此行事的人。他们笑容满面，充满友爱的情感，好象并无恶意似的，那可诅咒的钱一落到丁尼的手上，他们就走开了。

“把球子放好。”一个人批评他，“你眼睛长到哪儿去了？第十二号位置在那里吗？”

丁尼没有回答，因为他的思想开了小差，跑到那个泪水满眶、干瘪瘪的小伙子那里去了。他给丁尼二十列克，就慌里慌张地走了，怕丁力不拿小费。丁力为这些事十分气恼，但有时又很感动，他眼眶里充满了热泪。

小吃店服务员注意到了这一点，使劲咂咂嘴唇。他也请过丁尼几次，或者说得更恰当些，他给丁尼端过几次咖啡，但没收丁尼的钱，还说有七个人吃喝的地方，第八个人也可以吃一吃喝一喝。从这时开始，除非获迪或希奇买迪同玛尼来到这里，他要过咖啡，其它时候再也没要过。获迪、希奇买迪同玛尼来这里，更多的是为了与丁尼见面，而不是为了打球。卖咖啡的人对丁尼感到难为情，冲着他做了个暗号，叫他过来。丁尼心情沉重地依在高桌旁。

“别当傻子，”卖咖啡的人对他说，“我们这行就是这样，靠送礼和小费维持我们的行业。你将要习惯的。不要上火，喝了我们这杯吧！”

“我不想喝！”丁尼象一个挨了打、然后又被人哄的孩子似地反驳说。

“噢，可怜的人，你好象是从天上下来的啊！”卖咖啡的人开始逗他。

丁尼没有回答，把卖咖啡人放到他面前的那杯咖啡喝了。他觉得仿佛象喝白兰地酒一样，从嗓子眼一直烧到胃里，然后一股暖流和一种沁人心脾的香气，扑进了整个胸膛。

“给我斟两杯。”在丁尼背后传出一个人的声音。丁尼回过头一看，原来是先前的工友——泽诺的儿子拉支。在丁尼未去铁路参加义务劳动之前，他作为懒汉从队里被开除了。

拉支向他伸出手，用力地诚恳地握紧他的手。

“丁尼，怎么样？好吗？不错吧？工作怎么样啊？”拉支不等回答，接二连三地问道。

丁尼看着他，不知是啥味道。他从来也不相信拉支会如此诚恳，如此热情地来看他。

“好。”当拉支停止发问时，丁尼终于回答道。

“怎么，好？”拉支惊奇地说，又好象受了侮辱似的注意地望着丁尼。

“对你说什么好呢？”丁尼说。

“什么？真奇怪呀，对我要说什么？我们有许多年没见面了！公司方面如何？同志们怎么样？工作进行得好不好？你们又有别的懒汉吗？啊，

丁尼·希卡，丁尼·希卡，这些年来我经常想念你！”

卖咖啡人把两杯咖啡放到面前。

“再给准备另外两杯，”拉支命令说，“你再给自己来一杯。”

“谢谢。”卖咖啡人面带着专门为这种场合准备好了的微笑回敬道。

“我一服完兵役，就把我推荐到水电站，在水电站的机修部门当机械工人。我想通了，在那里呆下去了。我知道，人家不会在爱尔巴桑接待我，能接待我的同志是把我当作懒汉接待的。我往哪儿走？我就定在那儿了。我经常想念你，我错误地听取了的那些话，后来对我挺有用。人应当失败一次，吃一堑，长一智嘛。两个星期之前，我对水电站上的那些人讲过，我想离开那儿，因为我在那儿工作得够久了。可他们不放我，他们很喜欢我哩。他们说，去吧，到别去处呆一星期，或者十天，然后回来，因为我们不会放你走。是这样，哪里肯放呀！他们还给我定了个五级工。”

“喂，是五级工吗？”丁尼高兴地说。

“嘀，怎么？你想还能是什么？我能给你丢脸？没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生你的气。算了，你对我做得非常对。嘀，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鲜事？公司怎么样？”

丁尼低下头。

“我看你好象不太高兴。”

丁尼可不能再忍耐了。

“我不在公司了。”他冷淡地说。

“为什么？出什么事啦？”

“什么事也没出。”

“那么现在你在哪儿？没有工作？”拉支问道。他两眼闪闪发光，因为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把这一想法向同伴建议道：“咱们一起到水电站去．甚至明天就走，让十天休息时间见鬼去吧！那儿需要机械工人。”

“不行。”丁尼反对道，“我正工作哩。”

“在哪里？”

“在这儿。”

“怎么在这里？”

“就是啊，”丁尼说，“我管这些游戏的事儿，管台球。”

“怎么这样呢？我简直一点也不明白。”

“我出了一次事故。”丁尼解释说，随后对他一五一十地说了个详详细细。

拉支脸色刷地变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老兄啊，请你原谅吧！你看，我下火车还没有两小时，没到爱尔巴桑已经整一年了。上一次来时也没停上二十四小时，那

时是出差来的。没关系，你完全变了。我对你发誓，我什么都没看出来，一进来就看到了你。当你靠近高桌时，我看见了拐杖，我想你可能是伤了腿。我到这儿来玩玩。在那边我没时间玩，总加班加点工作，我们有许多机器。”

丁尼从兜里掏出票本，想撕给同伴一张。然后又后悔了，又把它放进兜里。屋子里剩下的人不多了，只有两个人在下棋，另外两个人在击台球。丁尼一看见他们，他们就放下长长的球杆出去了。

“玩玩吧。”拉支建议道。

“最好喝点。”丁尼要了两杯白兰地。

“玩玩吧！”拉支又建议道，白兰地使他有点醉了。

“不要扫了他的兴致。”卖咖啡人说道，“我把高桌清理一下，你们就玩吧。”

“来。”拉支拽起他的胳膊。

走了两步，他又回来付款，可是丁尼没让他那么做。

“你是到我这儿来，我应当付钱。”他向卖咖啡人递了个眼色，示意不要他收拉支的钱。卖咖啡人点了点头。

当他们玩起来的时候，一群工人吵吵嚷嚷进到屋子里。丁尼在他们中间看到了彼特罗，于是想他们准是装配队的。在他们之后，又进来一

伙。他们高声喧哗，好象是争论某件事情。人们聚集到台球桌旁，不高兴地站着，观看玩球的拉支和丁尼。

“你们是在玩呢，还是在逗闷儿？”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尖刻地说道。

“我们玩球。”拉支生气地回答他。

“你如果想玩的话，应找一个对手。当交情很深的老顾客在场的时候，俱乐部主人是不玩球的。”

丁尼撂下了长长的台球杆。说话的那个人立刻把球杆操起来。

“他们是对的。”丁尼插嘴说，“我在这儿是为大家服务，不是为了个人玩玩的。”

“玩吧，玩吧！”拉支抢着说，他挺不痛快，

“玩一种四人的。”另一个人提出建议，“柴里库对爱尔巴桑。”

“炼油厂对公司。”另一个人补充说道，他既认识丁尼，又认识拉支。

“不论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谁都不能代表公司。”又一个人说。

“那么怎么玩呢？”有人问道。

“随你们的便吧。”丁尼说。他收拾好球，把它们放到三角台上，直愣愣地盯住拉支的眼睛。

“我不能放下球杆。”拉支回答丁尼的眼神，

“这些滑稽鬼中谁玩得最好，就请他走出来。把酒杯都斟满，每人来上一杯白兰地。”

“下棋的人也喝吗？”炼油厂的一个人讽喻地说道。

“对，连卖咖啡的人也得来一杯。”拉支回答说，他狡猾地笑了。然后又向拿了丁尼球杆的人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九个。”

“你们几个，我们两个，一共十一个，两个下棋的，还有卖咖啡的！”他加重语气喊道：“来十四杯白兰地，不要把你自己忘了。”

“照你说的办！”卖咖啡的人说着，一下子就把一瓶白兰地打开了。

“嗳，谁来？”

“我来。”他们当中官最大的一个人说道，看样子是队长。

“好极了。”拉支回答说，“我们来介绍一下，我是拉支，三年前我的名字在这种地方喊起来，那可是赫赫有名啊！”

“不要显示过去的事吧，我叫约尔果，看到太阳比你早一点。”

“你早看到了太阳，可没早看到台球桌。请打吧！”

“因为既然你是远道而来，来自水电站，那就

你先来吧！”

“那你可要后悔的。”拉支说着便打开了。十四和七落袋了。第二次击进了十，第三次击进了二。

“别扭，我不喜欢二。我弄它太别扭。”拉支吞吞吐吐地说道。又去击，但没击中。

“一个人就拿了三十三分了。”一个人小声赞赏着。

“对我来讲，这还少。很明显，我把老技术给忘了。嗬，丁尼，你说是吗？”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的笑声叫丁尼有点发慌。游戏须生气开始，却在笑声中结束。

炼油厂的队长扔下球杆，因为输了球，大为上火，喊卖咖啡的人把杯子斟满。

“不需要了。”拉支插嘴说。

“你如果愿意的话，不要喝了。”

“我原来相信我能获胜的。来，大伙儿喝一杯！”

大家一齐哈哈大笑起来，互相逗乐取笑，逐次和别人碰杯。

丁尼今晚也特别高兴。只有到了家里的时候，丁尼才长长地喘口气。他是那么样的不平静，甚至对在这么晚的时候没有找到妹妹这件事都无动于衷。不知怎地，那些给了他小费的人的面孔，

长时间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丁尼最后确信，这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同情心的表示。丁尼慢慢地信服了，台球室的工作不是他做的。这么一想，似乎平静下来了。他起来打开收音机，一支轻音乐响了起来。这时他忽然想起了妹妹。“都十点多钟了，还没回来。如果有什么会议的话，那就应当到俱乐部通知我。她出了什么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丁尼寻思着操起拐杖，出了门，来到小路上。他看到在他前面有一对恋人正在接吻。丁尼两眼发黑，站下了。显然他们听见有人来，于是互相离开一点，开始聊天，装出一副仿佛有一个大难题需要解决的神态。丁尼向前靠去，斜视一下，放心了，因为那女的不是他妹妹。再走了几步之后，觉得心脏扑腾扑腾跳得厉害，他想起当初站在门口哭泣的莱蜜娅。那时候，他刚从医院回来，她一见到他就哭了。他又回想起那遥远的夜晚，那时候，他就象现在逛游得这么晚，在她家门口徘徊，把小石子扔到变黑的瓦片上。这会儿，他走着走着，停了下来，想再把小石头子扔上去，可是他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来的莱蜜娅的眼泪制止了他。他停了一会儿，继续朝前走去，一直走到仿佛进入梦乡的中心大街上。他安闲地散步，好象并不是出来找迟迟未归的妹妹。

在繁星的映照下，明媚清沏的夜晚和圆圆的

月亮，恬淡而温柔，平息了迫使他出来的气怒，驱散了在俱乐部产生的种种烦恼。那些烦恼从心里折磨他，不让他安静地呼吸，不让他具有同所有别的人一样的感觉。此时，那无边无际的暮色，仿佛叫丁尼心醉，不仅使他变得温和，而且还叫他激动。回到家里，在枕下发现了妹妹写的一封短信。她对他写道，今晚班里有联欢晚会，叫他不用牵挂，她将晚些时候回来。这是一只发慌颤抖的手拿着铅笔写的，丁尼把它念了两遍。他体会到了妹妹写信时所具有的那种感情，眼有些发潮。维约婕比他小两岁，应届中学毕业生；今夜第一次回来得这么晚。

丁尼留着院门没锁，躺下了。妹妹回来时，他已进入了梦乡。

刚刚睡醒，丁尼便想起了俱乐部和台球。他想起拉支、炼油厂和装配工人，觉得自己受蔑视，很低下，就象那些所有那些给他小费的人提醒他的那样。"今天让谁大胆地给我小费吧，那我就把钱甩到他脸上，唾他！"他气呼呼地起了床，穿好衣服出去了。

"往那儿去？"妹妹问道。

"上班去。"

"白天谁也不会到俱乐部去。"

"今天是星期天。"丁尼说着出去了。

俱乐部里，有不太多的几个人，他们是正在烧咖啡的小吃店服务员、两名玩台球的年轻人和另外坐在一张棋桌旁的两个人。后两个人正在一张包装香烟用的纸上写什么东西。

“早晨好。”丁尼说道。

“今天你出来得太早了。”小吃店服务员欢迎他，笑眯眯地补充说，“昨晚抓到了几个？”

“什么？”丁尼不懂他的意思。

“昨晚你抓到了几个？”小吃店服务员重复说，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向他暗示。

丁尼面红耳赤，好象叫人家咒骂了似的。小吃店服务员觉得做的不对，改口说：“嗳，不要当小孩子了，我都想笑了。喝一杯咖啡吧，刚刚烧好。我们店来好咖啡了。”

“我不需要别人送礼！”丁尼生气地说，“今天谁若给我小费，我就向他开火！我不愿意叫别人怜悯，我不愿意叫别人说我是个残疾人！我看到他们的眼睛，好象都在说：‘罪孽啊，可怜的人，多年轻呀！’”

“他们和你还不习惯。等习惯了，你就不会有什么感慨了。你也要学着习惯才行，不要与人家计较太多，管好你的工作吧！”

“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你错了。台球来钱啊，手工艺社管台球的

扎留捞的油水比旅馆里的服务员还要多。那个人也有退休金。"

"我不象扎留。"

"为啥？"

"我如果有条腿，象他那样，我就当运动员了，还要踢足球呢。"

小吃店服务员哈哈大笑起来。

"你要起幽默来，真叫人开心，有时象个孩子，有时又象个恶鬼。"

丁尼走了，因为一队年青人象暴风雨一样涌进门来，来到台球旁边。跟在他们之后，又进来了另外几个人。不一会儿，俱乐部里就挤得满满的了。所有的人穿戴都很好，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到处都弥漫着星期日的气氛。稍过一会儿，一个姑娘把头探进俱乐部的门里，停了好长一会儿，举目张望，想寻找一个人。丁尼看到她的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看见了她那圆圆的、俊俏的、严肃的面孔。她向一个人摆摆手，从门口走了。这时候丁尼看到彼特罗急急忙忙走了出去，而且没再回来，仿佛那条中心大街永世把他吞噬了。丁尼走出去，依着人行路旁边的墙壁。阳光刺着他的眼睛，于是他便回到屋子里，觉得自己缺少点什么。"我要问问彼特罗，她是谁，多美呀！"丁尼心里想。

“喂，丁尼。”一个人从后边对他说。

丁尼回过头来，看到荻迪与另一个人在一块儿。

“我来介绍一下。”荻迪说道，“这是我的新伙伴，我对他讲起了你。”

“很高兴同您认识。”那人紧紧地握住丁尼的手。

“我们喝点什么？”荻迪问。

“随您的便吧。”丁尼憨厚地说道，“咖啡挺好。”

“我们喝过咖啡了。”荻迪的伙伴说，“你们有啤酒吗？”

“没有。”丁尼很麻利地回答说。他很拘谨。他一听到那个人想要喝点什么，便把货架上的饮料一下子全数了一遍。

荻迪注意地看着丁尼，丁尼过分的小心翼翼伤了他的心。

“我们走吧！”荻迪建议道。他不愿再看到童年时的伙伴如此窝囊。

“你们为什么走？”丁尼对荻迪说道，“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我们有一件重要事情。”他望着丁尼，“需要好好地推心置腑地谈一谈。我要来的。我工作一结束马上就来。”

"我知道你怎么了。"当他们上路的时候，获迪对伙伴说。

"嗬?"

"对你来说，反正都一样，写成通讯就够了。我不相信，在地拉那，人家会对你说过写我，是吧?"

"是的，在党委会人们告诉我，你的卡车打破了旧定额。在工人们中间，你是一次伟大运动的积极分子，等等，等等，关于这些事，我们得好好谈一下。"

"那样太好了。但我要特别求求你，放弃写我的主意，写写丁尼吧!"

"写那个打台球的?"

"他不是打台球的。我肯定地讲，他不会玩得很好。他到那儿去，是因为他不想呆在家里，而是想投入到生活中去。他失去了两条腿，我开头就对你说了，他有的两条木腿，那是他自己做的。他要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盼望象所有的人那样生活，尽管缺少两条腿。他是一个罕见的人，你的文章对他会大有好处，会帮他的忙。"

"我不能为了怜悯写文章。"记者反驳说。

"为什么为了怜悯? 他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过许多问题。他曾建议索科拉特撕掉退休证件，不愿意别人叫他是退休者，他要作为一个积极的人

走向生活。通过丁尼的事，你可以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唤起人们对劳动和积极生活的热爱。”

“我不理解你的固执。”记者说。

“我固执？因为今天丁尼显得挺伤心，他需要鼓励。你想不到为了走路，为了到街上去，为了投入到生活中，他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所有这些不算少，这是真的。不过我觉得你的丁尼象个很拘谨的服务员。他不能使我得到灵感。我怎么对你说呢，他的眼睛……”

荻迪开始发火了。他不能耐着性子听关于丁尼的坏话，即使一句也不能。他说：

“我说的意思在这儿，丁尼是一个真正的人，坚强的人。我坦率地讲吧，你不重视我的伙伴。这你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还没听说过，作为拿笔杆的人，竟不理解丁尼！”

“你中伤我。”

“是你中伤了丁尼。”

“可没有中伤你呀。”

“都一样，比中伤了我还坏。”

“那么请你原谅。”记者说道，“不谈这些吧，我要写写你。”

“明天上班干活时再说吧。”荻迪说道，“现在我有事情，我走了。”

“哪儿去？”

“到需要去的地方去。”荻迪说完转身就走了。

“奇怪的人，脾气多躁呀！”记者说道，掏出本子，写了点什么。

荻迪又回到俱乐部，可是哪儿也没见到丁尼。无论是在台球桌旁，乒乓球桌旁，还是在棋台旁，他都没见到丁尼。他又回到台球桌边，从正吸烟的一伙青年人身上发现了一种不平静的气氛。其中一个人满脸赤红，慌了神。在他们身后，几张椅子和一个桌子倒在地上，混乱不堪。

“丁尼在哪儿！”荻迪问道。

没人回答他的发问。

“在哪儿？”荻迪再次问道。

正在玩台球的人中间，有个叫希舍的人，他放下球杆，斜眼看了看荻迪，对他说：“不要把鼻子到处钻。”

“怎么回事？”

“明摆着，这关你什么事？”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对丁尼干了什么？”

“我干了一件等待已久的事情。我不相信还会有另外的机会。”

“这个打球的人干了什么？”荻迪向小青年中间的一个人问道。

“和他打架了。”

荻迪抓住希舍的肩膀，拉到一边。希舍的两

个同伴凑了过来。

“今天真是打架的星期天。”有人说。

获迪摇了摇希舍的肩膀。

“我想那么干，我中伤了他。”希舍被迫说道。因为他看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彼特罗、达尼和玛尼一起来到了俱乐部。他的两个同伴退却了。

“我跟你说，你干了什么？”

“他给我十列克，叫我塞到丁尼的口袋里。”一个人说道。

“那你干了吗？”

“干了。”

“你说，你为啥干这种事？”获迪紧紧地卡住希舍。

“他从前中伤过我……”

“你为什么不自己干，而在中间夹进这个人？”

“因为昨天我自己已给过他钱，我不想叫他看见。”

“呐！”获迪嚷叫道，往希舍的额头上打了一拳，冲出门找丁尼去了。

“他打得好。”那些目睹丁尼和希舍打架的见证人议论着。

只有走到通向丁尼家的小路上的时候，获迪才渐渐消了气。一路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忆着与丁尼谈心的情景。每走一步，他都想起丁尼垂

头丧气的目光。他想不到，作为他的伙伴，怎么跌落到如此的地步。

他一走进院里，便看到丁尼正在房檐下练习一种难做的动作，丁尼使劲地坐下去，弯弯腰，然后手里抱着一块又大又重的石头站起来。获迪感到吃惊。因为他一直认为，丁尼此刻一定卧在床上，一定处在烦恼、伤心、几乎要哭泣的境地中。

“你这是做什么？”获迪问道。

“做练习。”

“为什么不说是一种折磨？这种练习有什么用？”

“我要另外要求工作。再也不去管台球了。即使我去，我也不相信人家还会要我。”

获迪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乱子？”

“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今天溢出来了。”

“你干啥咪？”

“什么事也没有，一点也不重要。我打了一个混蛋，就是那个国民阵线分子阿里·富兹的儿子，你还记得吗？看得出来，在我们没有吸收他加入共产主义劳动青年联盟那一阵他就生气了。”

获迪笑了。

“为什么笑？”

"什么也不为，没事，我想起了别的事。"获迪说。

丁尼并不想好奇多怪地刨根问底。他仍然为俱乐部发生的那桩事情生气，尽管他一边流汗，一边做练习动作已经半小时了，但怒气仍未尽消。

"你打得过瘾吗？"获迪问道。

"我把他打翻在地，"丁尼冷淡地说，"我怕他摘碎颧骨。他竟故意跟我找茬。昨天他就给我扔下二十列克跑了。他有意这么干，还利用别人来中伤我，打击我。"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

"我要到机修厂去。"丁尼果断地说道。

"那儿去？"

"你不要装作好象没听见的样子，我跟你讲的可是阿尔巴尼亚语。我要到机修厂去。"丁尼气呼呼地说。

"我倒不担心你到那儿去，也不担心谁把你送去，问题是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你到机修厂干活，能成不能成。"

"能成！"丁尼很果断，继续说："就是死在劳动中也可以，为了完成八小时的定额，我要干十二个钟头的活！只有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才能觉得自己是个人。别人怜悯我时我简直受不

了。即使你以怜悯的目光看我，我也不能睁眼瞧你。”

“那我怎么看你呢？”荻迪问道。

“家傻瓜，你好象看到在你前面是个怪物，而不是一个人。你为什么那样瞪着眼睛看我？”

“因为我一点也不懂，不认识你。”荻迪凝视着丁尼，“一小时之前，你变成了一个拘谨的、垂头丧气的人。可是现在，你又变成了一个起义者，把石头举得老高。对这个人我能说什么呢？！”

第十四章

那天夜晚好不容易亮了天，丁尼躺在床上，一会儿觉得自己是个受蔑视的人，好象一块沾满了油泥污垢，被扔在一边的抹布，时而又觉得自己是个叛逆者。他身体很健康，很强壮，肌肉丰满有力，而且精力充沛，渴望做到健康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就这样，在紧张的思想活动中，他完全确信，他能做到这一切。他把腿全忘了。他忘记了离开生活已经多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由上一级医务机关正式签字盖章批准的终身退休者。当他想起那个戴着眼镜，拿着他的证件，然后又把证件放到抽屉里去的索科拉特的时候，这种不满的情绪达到了高峰。“啊，我若能说服他撕掉那些证件，那我就得救了。”他感慨地说道，起了床，想做点什么，以便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想到房檐下边去，可是木腿放在床下，如果拿出它，那一定要弄醒妹妹。他感到过意不去，于是

又倒下了。他觉得伟大的蓬蓬勃勃的生活，路上的喧闹声，开门关门的响声，马车轮轱辘轱辘的响声，卖报人的叫声，载重汽车的鸣笛声，都越来越强烈地呼唤着他。他妹妹早起了床，匆匆地忙着去上学，慌里慌张地走来走去，把书本夹到腋下，飞到外面去了。这时候，丁尼把两条压断了的腿伸到床外边，从床下取出木腿，把肌肉和木头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到街上去了。在街上，他听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讲：

“丁尼，早晨好吗？丁尼，过得好吗？夏伯阳，怎么样啊？”

“好啊！”丁尼回答说，他更着急了。

“上哪儿去？走得这么急啊！”

“就到这儿。”丁尼用手指了指党委会大楼。

党委会的值班人认识丁尼，给他开了门，指给他一把椅子，叫他坐下。

“今天你碰上了什么事，天不亮就出来了？”他目不转睛地问丁尼。

“我想和第一书记谈谈。”

“他十二点接待来访者，现在才七点。”然后他又想起是星期一，于是又说：“今天是星期一。他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接待来访者。”

“那就破个例吧，”丁尼说，“请你打个电话，或者你撂下电话，让我自己来打也成。”

"打吧，号码234"值班人说。

丁尼拨号码时手发抖，开始说话时讲不出声音。

"我是一个退休者，我想一定要和你谈谈。我叫丁尼·希卡，原来是公司的机械工人。对，对，是终身退休者。"丁尼痛苦地补充说，"我能去吗？谢谢。"

"在右边，第二个房间。"值班人对他解释说。

"你工作好吗？"第一书记微依兹·留吉奇怪地问道。他在等着接待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

"挺坏。"丁尼没有坐，说道。

"请坐，请坐。"微依兹努力让他平静下来，"坐下，我们好好谈谈，尽管我没有时间，需要到柴里库去。"

"哪儿去？"

"到柴里库。"书记没想到他会这样问，对他说道："请坐吧！"他重复了一次，发现丁尼的眼睛有点红肿。

丁尼吃力地迈开腿，好象关节长了锈，尽管一天前，他把假腿打了油，在金属部位涂了润滑油。

"你怎么这样？"微依兹问道，他琢磨这个小伙子之所以不肯坐下，是因为他腿疼或者脊椎骨疼。

"我没事。"丁尼回答道，坐下来。"我想请您为我办点高兴的事。"

"我？"

"对，只有您才能给我办到。"

"嗬，那让我来听听吧。"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最好还是从老远老远的时候给您讲讲。"

"随你的便吧！"微依兹回答说。

"我在家已经白白呆了好几年了。白吃闲饭。"

书记微微一笑。他一边笑一边又留神地看了一下丁尼。他那双眼睛明显地流露出一点模糊不定的表情，没给书记留下好印象。

"后来呢？"书记敦促丁尼讲下去。

"是一种什么章程，或是什么法规，阻碍我工作，似乎所有的终身退休者或残疾人不应当工作。"

"他们获得全部退休的资格，拿到与工资几乎相等的退休金。"书记插嘴说，"因为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国家把他们的生活担保下来。这就是叫你不安心的法规吗？"

"是的。"丁尼说道。

"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我已经给您讲了为什么。我二十三岁，甚至年满二十三周岁了。我已经感慨

好些时候了，我不愿意人家称我为残疾人，我只要还活着，就要象我所有的同志那样工作。”

“我明白了。”书记说道，“你想工作，那太好了，那你是说你能工作喽。”

“对。”

“好，让我们认为就象你所说的那样，但这还很不够。你可能有想工作的强烈愿望，可是你还应当看到你的前途，健康情况，你的力气……那些给别人退休金的人，想得不错，他们是我们的人，他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工人，因为我们国家需要人们尽量多流汗水……希望他们尽量付出更多的劳动。我怎么对你解释呢？如果他们不相信对你需要那样做的话，是不会决定叫你终止全部的工作热情的，你在一边呆着，……不，不，不是那种坏意思，是为了让你不受累。”

丁尼脸色变黄了，他心里再次受到震动。微依兹心情很不安，站了起来。

“不要担心。”丁尼看到书记站起来靠近他，说道，“我没事，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也许是失眠的缘故吧，昨天晚上对自己，对索科拉特，我深思了许久许久。”

“哪个索科拉特？”

“我们的索科拉特，退休办公室的那一个，甚至我都跟你谈过了。”

“跟我？”

“对，是跟您也谈过。您要帮我的忙。我没有什么大的缺欠。我没有腿，但是有木腿，用它走路还不坏。”

“是这样吗？”书记奇怪地问道，而丁尼显然没有听他的，继续说道：“请你命令索科拉特撕掉我的证件，不要把我作为退休者给我发钱。”

“退休金是多少？”微依兹又问道。

“五千八百列克。”

“工作时拿的工资是多少？”

“也是这么多。”丁尼说道，又犯愁了，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次谈话会有怎样的结局。可是书记却陷入沉思。

“我不想到随便的一个什么地方去工作，我想到我原来工作的地方或另一地方，不过得搞我的技术，当机械工人。这方面，国家不费什么事，损伤不了什么。事情恰恰与此相反。我将付出自己的汗水，象大家一样地干活。我对你发誓：我没什么后悔的，一定会把工作干好。我不喜欢当一个旁观者，请把退休簿撕了吧！”丁尼说道，从兜里掏出簿子，放到桌子上。“拿去，书记同志。打个电话，把我安置在有机器的地方或者送我到公司去，我是六级机械工。我想做点事，不愿意白白地呆着。”丁尼不再作声，因为书记又露出

了淡淡的笑容。"在这中间国家不会有什么损失。"丁尼又开始说起来，可是书记没让他讲下去。

"你是个坚韧不拔的人。"他变得严肃起来，"你想要做的这件事，可是件大事情，怎么说才好呢？是件宏伟的事业。"

丁尼听到书记讲出这番话，嘴唇都发抖了。他惊奇地睁大眼睛，往前凑了凑。不想别的，只想再听听书记重复一次已讲过的话，然而书记却不吭声了。

"你会遇到困难啊！"过了一会儿书记说道。把红色的退休簿拿在手中，转来转去，打开看了看，然后又合上了。

"他想什么，是否是对他讲的话感到后悔了？"丁尼心里直嘀咕，直愣愣地瞅着书记。微依兹没讲话，直盯着他那双由于失眠、疲劳和动脑筋太多而发红的眼睛。

"到你从前工作过的公司，对你来讲，有点远。如果我们再找一个同样重要，我们又非常需要的机修厂，你看怎么样？……"

丁尼没等他把话说完，霍地站起来，有点想拥抱书记，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热泪夺眶而出，脸上闪烁着光辉，仿佛太阳落在了他的身上。微依兹微微地笑了。

“我相信，明天或者后天，这件事情就能有个头绪。”书记目不转睛地说道：“把这个拿去，这是你的呀。”书记把退休证递给他。

“不，不！”丁尼反驳说，他着了慌，“我不要，撕了它吧！”他连手都没握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书记目送着丁尼，“真是罕见的人啊！”

那一天和第二天，丁尼·希卡成了全城最幸福的人。不论是在家、在俱乐部、咖啡馆，还是在街上，他总是坐立不安。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呆不到半小时。起来又坐下，坐下又起来，出出进进，兴奋异常。人们发现，丁尼的微笑和讲话特多，有时还讲起笑话叫你发笑。在丁尼未失去双腿时就很了解他的人，都感到很奇怪。

“获迪回来时，请对他透点风，说我有点事。”他对几个同志打招呼，告诉他们第一书记如何接待他，对他下了怎样的保证。

“到我们这儿来吧。”苏迈对他说。

“为什么到你们那儿去？他应当到我们这儿来，到他原来工作过的地方来。”

“一样。”丁尼回答道，“在哪里都行，只要我重新工作就够了。太娇气不象话，叫我到哪里我

就到哪里。”

“到我们公司去。书记是怎么说的？”同志当中一个叫法特米尔的人问道。

“他说，对我来讲，到公司工作路太远。”

“远是有点远哪。”法特米尔补充说道。

“即使到果多莱什我也去，只要能工作就行。”

“机修厂有的是，比我们那个重要的也有。”法特米尔又补充说。

“我的手太笨，不灵了，我怕忘了技术。”

同志们沉默不语。

“不知道会给我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说机械工我也能当，为什么不能当机械工呢？”丁尼信心十足。

“问题是你需要趴下、登高、举重物。”法特米尔数起困难来。

“只要我进机修厂就行，每项工作都有它的价值。”

“是这样。”苏迈说。

“我们出去吧。”同志们说道。

完全还象从前那样，他们跨门槛互不谦让，不顾先后，而是一起出去的。丁尼对这件事很注意，发现大家并没特别关照他，这倒使他很开心。

走到家里，已经很晚了。他在桌子上看到一封信，信手拿起念道：

“丁尼：

在收音机上面，有获迪写给你的一封信。我把你与第一书记谈的事都对他讲了，他很高兴。他没留下来，因为要尽早地到科尔察去。我不能更长时间地等你，我出去一会儿。如果我晚回来，请你不要担心。

维约嬉”

看完妹妹的信，丁尼觉得心里甜滋滋的，而对获迪的信却也有点怕。获迪是不习惯于写信的。他慢慢地走到收音机前，停下来，把声音略微放大一点。拿起信，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

亲爱的丁尼：

我第一次给你写信。给你写信，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有事去水电站了，见到了穆丽卡，就是我们在铁路上的时候，你爱得发疯的那个勇敢的山乡姑娘。我不相信你会忘记她。你想起来了吗？那时候，我们觉得她眼睛不是黑的，而是深灰色的，就象橄榄叶子那种颜色一样。我和她山南海北地谈过了。她咬文嚼字，话说得很有分寸。她的声音很动听，尽管有点颤抖，特别

是当回忆起你的时候，颤抖得尤其厉害。从科尔森我还要去吉诺卡斯特，四、五天之后我才能回来，所以我才给你写得这么海阔天空，尽管我把车停在了小路上。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现在我才识破了她沉默寡言的原因。那时她就爱上了你，但是她并没能对你讲要跟你订婚的话。这一方面与她怕羞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舆论分不开。因为在村里流传说，穆丽卡之所以去当自愿者，那是因为她不爱未婚夫(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人家就给她订了婚。)再不就说她爱上了一个城里人，而且还要跟他结婚。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家里也咒骂过她。这个可怜的姑娘，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啊！可是我们却象傻瓜蛋一样谈论崭新的、纯洁的、理想的爱情！那时你如果能抓住她，她一定服服帖帖地听你的。这个世界真是搞得乱了套！我不好意思见你，因为我如此地了解了痛苦的真情。她仍在爱你，还给你写了信，但是没有寄给你。跟她住在同屋的一个女同志把那些信给我看了。尽管字写得很糟糕，可是我还是能看清，认真读过了。关于你，我对她讲得不多。我不知该对她讲些啥。我没能把真情告诉她。我不晓得我这样做是好还是坏。第二天，我们又见了面。她的一名叫做里凯的女友，跟我讲了许多关于穆丽卡的事，讲了她的表现和工作。别

人谈起她来，说的都是好话。她当了旋工，我们的拉支也认识她。他讲起她来。话也说得挺好，尽管他没有把底细告诉她，就是说，他没有让她知道他认识你。看到这封信，也许你会说：'为什么竟把这些事统统都写给我？'连我也不太清楚，我为什么费这么大劲儿写给你。不过，根据我亲眼见到的和从她的女友那里听到的情况来看，我相信，她爱你。关于这些事，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好好谈过。因为曾有过别的难题。但是现在，你的情况好极了，并且要到机修厂去，你可以考虑一下关于穆丽卡的事情了。你是否把她全忘了？你总要想想这件事，我回来时咱们再谈吧。我走了，太晚了。安好。

获迪

丁尼晕头转向，全然不知所措。他把信放在收音机上面，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坐到床上，擦去流在额头上的汗水。他没有想到竟会有这样一桩事情。他的确是爱过沉默寡言、耿直倔犟的穆丽卡的。不过，他觉得这事好象已经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时代。总的说来，参加义务劳动之前发生的每件事，丁尼都觉得是在遥远的时候发生的。他看过信，使他受到了很大震动。一个格格不入的远离身边的人，一个丁尼曾经准备向她献出一切

的女人，居然给他传来消息：她爱他，而且远在那个时候就爱上了他。不过，那时候她心里曾有过一种痛苦，这种痛苦使她不能象丁尼以及她的同志们那样自由呼吸。现在，这种痛苦融化了，她终于自由地呼吸了，她的心又为那个小伙子跳动了。那个小伙子，当初曾在她的耳边小声地讲过热情的话，也曾对她厉声厉色地讲过粗鲁话。

丁尼终于感觉到，声音开到最大限度的收音机，震得他耳朵发聋。他把声音关小，平静下来，宛如死死地作了一个梦之后睁开眼睛一样。稍停一会儿，他又把信看了一遍，心里想，如果压根儿就不看这封信，他将会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不久他就要象所有别的人一样了。他比别人只多一个上边略弯、下边为防止磨损安了一块金属底垫的拐杖。丁尼几乎全身都跳荡着这种幸福感，因为为了这件事他同自己，同压断了的双腿，同李子木，同房檐和墙壁，同好吵嘴的老头，同阿里·富兹的儿子，同索科拉特那股拖拖拉拉的劲头都进行过斗争。为了这种幸福，他准备把生命也献出来，因为他尝受过没有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他相信，那种生活一文不值，不值得为那种生活而活着。对于此事他很清楚，并且作好了思想准备。可是对于荻迪的信，对于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又想起来要对话的沉默寡言的穆丽卡，丁

尼却不能作出判断，因为他把穆丽卡、小莱蜜娅以及每个女人的名字全都置之度外了。

他心里酸溜溜地拿起信，叠成两折、四折，放到枕头下边，然后又从那里拿出来放到床垫下边。但即使放在那里，他也感到不满意。他又把信取出来，放到柜子里的一摞书和信件中。把信放好之后，他觉得好象已经平静下来，把穆丽卡从自己身边赶走了。他躺下去，强制自己去听音乐点播节目。相隔很远的人们，常常用这种音乐节目互相致意。人们的互通往来叫他心烦意乱，于是他放低了收音机的声音。可是，从开着的房檐门外，又传来他关闭了的乐曲。显然，他的邻居为了叫街坊高兴，把自己收音机的声音放大了。每当有音乐点播节目时，他总是点这个。音乐节目之后，一直到广播完最后的新闻为止，邻居都没有放低声音。於是，他便把门关得严严的，倒下去睡觉了。因为无事好做，丁尼又打开自个儿的收音机，强制自己去听，不想为穆丽卡分心劳神。当想起穆丽卡时，一刹那间他有些忧郁，因为他又想起了木腿。近日来，他开始不象以前那样为这双木腿大费脑筋了。他的心里七上八下，很不安。“我要给她写封信。”最后决定这样做了。“我要给她写得详详细细，要告诉她我不爱她。从前我从心眼里爱过她，如果当时她对我的爱作

出反应，我还准备同她结婚。可是，过了许多时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不，不，可不要相信我已爱上了别的人。不，没有，我要告诉她，我不爱别的人，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象爱她那样火辣辣地再爱过。事情就是这样，总有一天，爱之火焰也要熄灭。我要写信告诉她，现在我有另外的困难，因为我从铁路上回来之后，在青年联盟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离开那儿，参加建设一个工业项目去了。现在我又回到了我的城市里，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另外，就是我想要结婚，也没有可能。因为……”丁尼为此准备写一封说明理由和骗人的长信。但是，即使这个也叫他安宁不得。

他又开始重新想到：“我要直截了当地写信告诉她，现在已不是我们认识的时候了。我偶然地从火车上摔下来，丧失了双腿。现在，我不是她认识的那个丁尼了。她完全可以自由地去寻找另一个人，一个般配的人，而不是一个有缺限的人。再说，我们之间毕竟没有大不了的心灵上的联系，只是争过嘴，吵过架，甚至只是我说，她默默地一声不吭。没有什么东西把她和我连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东西把我与她连结在一起。我们彼此相连的只有一段铁路，大约三公里长的路基和几根铁轨。那是我们几个月里铺好的。对，对，我对

她讲得直截了当为好。那样我心里就会踏实些，她也用不着去瞎幻想了，毕竟她还是个姑娘。”丁尼作出了决定，心里安稳下来了。平静叫他消了肝火！至少没有荻迪的信所引起的那种遥远的发甜的苦恼了，它被丁尼用力量和痛苦给战胜了。过了一会儿，往昔的爱情史开始不再使他感到心烦意乱。他几乎回忆起在铁路上他与文静的穆丽卡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现在，他体会更多的是惊奇，而不是思念和烦恼。当他回忆起穆丽卡固执的沉默，他讲的那些措词尖刻、语气太重的话语，以及她的那种多少有些迷惘和亲切的目光时，心里便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奇怪，这个姑娘怎么这么不愿接近人？”于是丁尼说道：“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对她讲了，可是她却不吭声，沉思默想，不知可否，似乎她还挺满意。好象我并没骂她，恰恰相反，好象我还夸奖了她。她有什么鬼，她在考虑什么？见鬼，为什么不讲话？脑子里翻腾些什么东西使她象雕像一样立在那里？哦？我怎么才能叫她讲话？至少得让她说点，不，滚开吧！因为你叫我烦恼。要知道，我可要告诉排长或总部指挥员。不然，就什么也别讲，既不说对，也不说不对。”

“请相信我吧，”现在，丁尼想起了荻迪的话，“她爱你，如果她不爱你，我可以砍头。在这种事

情上我比你有经验。”

“那么她为什么不说呢?”

“谁晓得她有什么心事儿?”

“那就让她说不吧。”

“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她爱你?”

“从哪里知道的?”

“我感觉到的。”

“要说感觉,最好还是自己亲自去感觉。”

“当感觉到了的时候,何必还要别的?”

“怎么,那我爱啥呀? 为什么爱情只是凭感觉呢?”

“为什么?照你说呢?”

“凭语言,凭接吻。”

“你真可怜,你想接吻! 想‘晨星’! 你都不怕昏倒吗?”

“不,”丁尼说道,“我怕烧了自己。”

“那么,不讲话,不接吻好了。”

“去你的吧,你就知道开玩笑,讽刺人我是跟你真心实意地讲话,而你……”

院子里传来房门的响声,打断了丁尼的回忆。他侧耳静听,听到妹妹走到近处,然后又离开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门又关上了,他听得出她

走得匆忙、走得很快。她来到屋门口，呼吸有点发慌。

“晚安！”妹妹说。为了不让哥哥发现她那被温暖的夜晚和天空中时隐时现、燃烧发亮的星星弄得疲惫不堪的神态，她伸手急急忙忙地梳头。门就那么敞开着。她朝前走了一步，想把门关上，可是丁尼不让她关。“开着门好了。”他用一种妹妹好久以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说道。门外边，那点充满温暖和星光的夜景吸引了丁尼，血管里的血仿佛流得更快了。

“好啊，今晚夜色温和又美丽。”维约嬉说道，可是又后悔了，她觉得不该如此热烈地对哥哥谈论夜色。

倒下睡觉之前，兄妹二人没再说话。月亮结束了她的行程，正在落下去，在低矮的房屋的窗户上，露出她的倩影，把她那温柔的悠远的光辉投射到屋子里。

“假如那时候，她把这事告诉我，谁晓得我该有多幸福。也许会痛苦？假如我的两条腿完整无损，谁晓得我的生活又会走向何处？如今我断了腿，她抛弃我又怎办呢？”由于突然闪过这一念头，丁尼发抖了，老半天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嗳，我这是干些啥？全是些胡言乱语！我们的生活是广阔的，大得很哪。就说莱蜜娅吧，谁知道她这会

儿在哪儿？谁晓得她又跟谁去了？真的，我怎么没有听到关于她的事呢？”

“维约嬉，维约嬉，”丁尼对妹妹喊道。她好象睡着了。

“干什么？”她朝哥哥转过身来。

“好象我没问过你，莱蜜娅在哪儿？好些时候没看见她了。”

“你呀，你这人有多怪啊！现在还想莱蜜娅做什么？你有一年多没和我开口提她了。”

“瞎想，我不知怎么想起她来了。”

“她，就甭提了……”妹妹吞吞吐吐地说，因为她不想说下去。

“怎么能不提呢？”

“是这样，开始一连哭了几天，我每天上学时她都见过我，向我问起你。后来再也不出来了。偶然碰上时，问我你是否想她。”

“你对她说些啥？”

“啥也没说，我告诉她你没想她。后来碰上的时候，在路上再也不拦我，只是对我致意。”

“现在她在哪儿？”

“不知道，没见过她。要我去问问吗？”

“不要，不要。”丁尼满意地说道，因为刚刚想过的事已从他的脑海里飞出去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是那么回事，她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生活

大得很，每人从生活中都既寻找安慰，也寻找欢乐。算了，算了，开头我就决定得对，应该给她写封信，以便使她不去胡思乱想，不要一封接一封地白写信，我要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告诉她，让这些话就别提了吧。现在我有别的难题。”他最后作出决定。背着月光转回身，倒下睡觉去了……

妹妹醒来了，等待着，不知他是否要再发问。最后，她也睡着了。

第十五章

丁尼走着，他不相信两条腿会走到一个最大的企业里，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是走到全市最大的企业——国营建筑公司里。这个企业不仅肩负着把低矮的城市变成楼房城市的任务，而且还要在城市附近建设起具有全国意义的全部项目。丁尼走着，不相信幸福会如此迅速地来到眼前。他一边走，一边在脑子里揣想着企业里的工人们。他们在全市工人里占绝大多数，上工的时候，给所有的尚未放亮的大街小巷增添了生气。他们出现在一切地方，出现在毁掉了的小巷里，出现在正在建设的大楼上。在任何地方，在俱乐部、咖啡馆、电影院里，在城市公共汽车和运输鹅卵石的载重汽车上，在整个斯库姆毕河流域，从科拉斯塔到彼奇，都能见到他们。国营建筑公司大军，在所有的地方，都享有荣誉和地位。首都的报纸，也常常讲到建筑公司建造起来的建筑物。丁尼走

着，不相信自己已成了这支建设大军的战士，不相信直到昨天还是梦想着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走着，不去考虑任何事情，就象一个突然得到幸福的人，考虑不成事情一样。他来到修机厂门口，站下了，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个姑娘的声音把他叫住了。她在他面前把门关上了。

“您上哪儿？”她问道。

丁尼微微一笑。他晓得首先应当问一下，说明他是谁，想做什么，然后才能进去，而不是象这样，直接就往里面闯，好象进到家里似的。

“你为什么笑哇？”姑娘非常严肃地对他说道，“我是值班的。”

“我看到了。”丁尼说，“我被安置在这儿工作。请您打电话跟人事科长或者负责人讲讲。”

“等一下。”姑娘命令道，进到值班室里打电话去了。过了一会儿，把头探到值班室窗口，向他喊道：“喂，同志，您叫什么名字？”

“丁尼·希卡。”

“丁尼·希卡。”她对着电话筒说，“放他进去吗？”一会儿，把电话筒放回原处，告诉丁尼进去。

丁尼第二次跨进门槛，来到修机厂的场地。场地非常大。在那儿，几部机器同时自由开动。很清楚，有的在制作发动机，有的在制作闸门。场地周围依次排列着修机厂的全部车间。丁尼仿

佛从来也没有在修机厂工作过。那些手里拿着零件和工具，从这个车间走到那个车间的各种不同专业的工人们，使丁尼感触颇深。那些工人彼此说上一两句话，进进出出地走来走去。丁尼觉出来了，有一只手落到了他的肩膀上，不由得抖了一下。

“来了吗？”

“来了。”丁尼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是修机厂的负责人，不认识我吗？”

“不认识。”

“可是我却认识你，你是荻迪的同志，对吗？”

“对。”丁尼说道。他很高兴，因为他在人们和机器的那种欢乐和运转中间，不是一个陌生者。

“昨天我们就接到了关于你来工作的通知，我们聚会在一起，决定给你一项合适而重要的工作。尽管只有少数人重视这一工作，但我们还是安排让你来干。瞧，就是这个工作。”负责人讲道，伸手告诉丁尼工作的地方。丁尼不明白负责人为什么把身子转向所有的车间，转向所有的机器和进进出出的人们，不明白他为什么用手指着那间用木板搭起来的陈旧的湿漉漉的房子。在这间房子的周围，有铁和肥料、打铁和焊接时剩下来的残渣余末，甚至还有一块块的木板和刨花碎屑。靠着一个大斜梁屋子的左边，不经心地扔掉了的分

速器零件、汽车轮盘、圆盘，以及其他没用途的零件。这一切物品的外面，都有一层如同硬纸板似的东西。丁尼看到了这一切，但猜不出在这个寂静的生了锈的角落里，负责人的手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的回收仓库。你非常了解它的重要性。全是些破烂，碎了的，坏了的，废掉了的，要什么有什么。象那些东西一样，搞得挺坏，杂乱无章，毫无头绪。房子里边东西也很多，因为放得没头没脑，所以把地方全占了。我们想让你慢慢地把它清理出来，选好配好，再把它们放到柜架上。你是一个很好的机械工人，相信这一切你都熟悉，对吗？”

“对。”丁尼冷淡地说道。

“因为你做这件工作，所以我们将按一个机械工人的水准给你报酬，尽管你将成为回收仓库的保管员。在你清理好之前，有不少事情要干，以后就轻松了。你要把碰到的每个零件都放到各自的柜架上。”

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向木板房走去。负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开了门，竭力想进去。门开了一点点，勉强能过得去。负责人第一个先进去，把堵住门的铁物清出了一条通道，然后从里边高高兴兴地走出来，因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合

适的人——原来的机械工。他熟悉轴、活塞、轴承、阀门、泵等所有的东西。他同意去清理这一切，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放到柜架上。在负责人看来，这项工作很重要，因为这个房子曾经是修机厂的一种耻辱。

“那些毫无一点用途的东西，就随便扔到一个地方去吧。说实话，外边来人参观时，我真感到羞耻。让人家看什么？就看这些玩意儿？有一次来了一个人，我的印象是从部里来的人，对，对了，是个副部长，对我们提出了批评。”

丁尼闷着头没听负责人讲了些什么。

“你没有定额，啥也没有，要象大家一样地遵守作息制度。至于工作，你不要发急，好事总是要多磨，慢慢干才成。”他好象是开玩笑地补充说道。

丁尼本来想说不接受这个工作，可是他却默默地没吭声。负责人注意到，丁尼不满意，想要说点什么，当然是对接受这一任务不满意了，就象另外两个机械工曾经不接受这一任务时一样。那两个人一个是二年前来的，另一个是五年前，尽管他们两个人一个断了手，另一个差不多到了退休年龄，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不过丁尼没有讲话，只是斜视了一下负责人，注意地环视了一下周围所有的破烂及肥料。不知道他怎

么又回想起台球桌、霓虹灯闪闪的俱乐部、小木块铺的地板、挂在线织窗帘和红金丝绒窗帘旁边的大幅挂图来了。

“好吧。”丁尼冷淡而果断地说道，“您看应当什么时候清理好？”

“这个我们不能定，全部东西都扔在这儿了，有的是从机器上拆下来的，有的是一建厂就弄到这儿来的。谁需要什么，谁就来随意找，把东西拿走；谁想扔什么，谁就把没用的东西扔在这里。太奢侈了！”

丁尼微微一笑，负责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笑。

“好吧。”丁尼再一次说道。

“那好极了。”负责人高兴地把钥匙留在丁尼的手里，向厂房那边走去了。在那里，人和机器象赶集那样忙活着，运转着。那边，焊接的火花层出不穷地闪闪发光，时而熄灭，时而又刺眼地亮起来；打铁的作坊里，也闪烁着明亮的火光，那火把铁烧红，飞溅出千百颗火星。丁尼凝视着。他看到，凿子和大锤怎么样打在铁砧上；他听到，工人锻打时发出怎样一种有节奏的响声，车床如何发出隆隆不停的喧闹声。偶尔还能听到电锯碰到坚硬的木节子时发出的刺耳的吱吱声。

“奇怪，”丁尼自言自语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工作的第一天会是这个样子。”他叹口气，开始

清理仓库。

“哇，这成什么样子了?”他用手捂住嘴。看上去，好象全世界的铁都集中到这里了。他留神地从铁物中走过，眼睛盯着每个看得到的零件。从这些零件中，他目睹了修机厂的全部历史，阿尔巴尼亚机械工业的全部历史。“瞧瞧，瞧瞧，这个是费阿特分速器。这个是啥?这个是赛乌罗来特汽车轮盘。这个又是什么?唔！这个东西成了什么样子?”丁尼仿佛是个老古懂嗜好者，把各种机器件，把斯科达、吉沙特和新吉拉特车的零件一一抚摸了一遍。他坐到铁块上，一边越来越加深刻地回忆起这座城市。他想起了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爱尔巴桑最早有过稀稀拉拉的三、两部车。车一开进市里，司机就鸣笛，那笛很象今天大车上的那种唧筒笛。司机常常放慢速度，大声喊叫：“躲开，压着您了！说真的，您不躲开，我就要压您了。”丁尼嘴角上闪过几丝笑意。稍停一会儿，心里再也感觉不到当负责人用手指着回收仓库时的那种冷淡了。片刻过后，丁尼因为不知该怎样着手进行清理，便站起来，打量房子四周的柜架；那上面满是灰尘和蜘蛛网。在透过一个孔洞射进阳光的地方，这一切看得更为清楚。他一边留神地慢慢地向前迈步，以防绊腿，一边开始干起来。丁尼开始打扫柜架上的灰尘和蜘蛛网。打扫干净

一个之后，便把刚刚拿到手中的少量的东西放到柜架上。然后再费劲地把旧牌号的汽车和发动机的一大堆不同的零件分隔开，擦干净，逐个放到应放的位置上。足足干了两个小时。当他看到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旧汽车部件和捷克、苏联的新式汽车的最新部件，总共十多种不同牌号的零件时，感到挺奇怪。他把那些东西都放到柜架上，向后退了一步，好象在参观一个秘密的展览会似的。在那里，太阳的光芒夹杂着灰尘，把屋子照得昏暗朦胧；在那里，惊惶的蜘蛛，藏到无数面看不清的蜘蛛网里。过了一会儿，他又重新干起来，累得够呛。有的零件很重，木腿不能使他很好地保持平衡。这时候，他便用一个铁杆作杠杆去推。推到柜架旁边的时候，歇一会儿，然后蹲下去，小心地把它举起来，把它放到柜架上去。举不动的时候，便心急火燎地咒骂："这生活乱了套了。"有次他挪不动一部意大利试验器，便絮絮叨叨地说起来："你怎么不动呢，嗯？等着，看看我的厉害吧！"说着把它放到杠杆上，然后又把杠杆牢牢地别住一块石头。他使出全部力量，试验器活动了。从它下边，飞出十几只长翅膀的小虫子。几条蚯蚓蠕动起来，一曲一伸地朝前面爬去。试验器的下部全坏了，生了锈，好多地方出了毛病，几乎要烂掉了。丁尼把它又放到一旁，象没用的东西似

的丢下不理了。"如果把它打上油，放在柜架上，那就会保存好的。奇怪，生活怎么这样啊！"他嘀咕道，无意地想象起一个工厂里的新试验器，一双安装试验器的外国人的手，然后……丁尼心里一阵忧郁，因为他想起了那个意大利退休者。那个人曾想重新走向生活，可是没有成功，他自杀了。丁尼为意大利人稍感遗憾，为自己也感到奇怪，因为从前当爱吵嘴的老头讲起那段历史时，他并没有感到遗憾。那时候，他内心烦恼、痛苦，但并没有现在这种遗憾的感觉。他只是感到奇怪，一个人怎么能自杀。他又想起了试验器，认为那个试验器应当拿出去。他转回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搬到门槛，足足折腾了一小时。在门旁绊了一下，跌倒了。他重新站起来，擦擦裤子，费劲地把试验器搬到门槛外边。此刻他把腰挺直，用衣袖擦擦汗水，听到一个人在喊他：

"喂，回收仓库，铃声响了，吃中午饭喽，来吧，米饭都凉啦！"

丁尼看了看对他喊话的那个人，可并不认识他。另一个人对他作了一个手势。所有那些人好象都在笑，然而，当丁尼走近时，又都不作声了。

"丁尼·希卡，怎么样啊？"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向他问道，"怎么，不认识我吗？"

"认识，认识你。"丁尼把手向他伸过去，跟他

握了手。食堂门口所有的人，都跟丁尼握了手。

“这是丁尼·希卡。”那位认识他的人介绍说，然后对丁尼：“他们是修理班或者说是修理队的。来，我们一起来吃午饭吧。”

“我的手脏。”丁尼说道，把手掌给人家看。

“你干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修理队的一个人问道。

“我清理了一下回收仓库。”

“噢，受伤的人。谁能把那个废墟清理出来？它变得比坟墓还要糟。”

“需要多少时间，你才能把它清理好？”另一个人问道。

“没给我规定时间。”

“怎么没给你规定时间？”

“没有。”丁尼说道。

“有的是时间，你会把工作干好的。”

丁尼没有回答，从一个姑娘手里接过肥皂，在食堂水管处洗起手来。

“午饭都有什么吃的？”有人向一个似乎吃完了饭的人问道。这个人一边擦嘴唇一边往外走：“米饭，洋蒜炒肉。”

开饭了。丁尼着汤，坐到桌旁，听大家对他说话。

“噢，你竟和修理队，同技术人坐在一块啦，

你怎么样，好吗？”

“好。”丁尼好象不知所措似地回答道。

“回收仓库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怎么说呢？”丁尼回答说，“今天是第一天。”

“你要有很多事情干，是不是？”

“是的，”丁尼说道，他竭力去回忆在什么地方曾见过这个对他讲话的小伙子。

“薇菲，”他向一个姑娘喊道，“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回收仓库保管员丁尼·希卡。”然后他转向丁尼，“她是修机厂青年组织的副书记。”

“很高兴。”薇菲说道，同丁尼握了手。

“这位——”那个小伙子对薇菲介绍说，“他曾是青年组织的成员，可是由于身体的关系，中断了组织生活。给他登记，要按照常规找他开会。星期日你们组织里的全体成员不到工地上参加义务劳动，而要到回收仓库去。我们应当帮助丁尼。他单独一个人，不能挪动房子外边那些重物。至少得从外边拿进房里才成。对吧，丁尼？”他说完与薇菲一同走出去了。

“这个人是谁啊？”丁尼向人打听。

“修机厂的党组织书记，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丁尼说道，“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丁尼嚼着面包，又有一个人向他问好。他甚

至走过来，拍了拍丁尼的肩膀，自称是老朋友，说还是丁尼在公司当机械工时就认识了，还夸奖丁尼技术非常好，是罕见的。在他之后，基巧也来了。丁尼撂下面包站起来，拥抱了同伴。许多年以前，他们曾在公司一起工作过。

“你瞧怎么样？说着说着你就回到工作中来了。”

“回来了。”丁尼觉得眼睛湿润了。

“在回收仓库上班？”基巧问道。

“对。”丁尼望着同伴的眼睛，“也许以后会把我从那儿调开，重要的是我自己已经进去了一次。”

“那当然喽。”基巧说道。他没有走，一直等到丁尼吃完饭。“走，我们到俱乐部喝杯咖啡好吗？”

“哪个俱乐部？”

“在食堂后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俱乐部。”

俱乐部里。在高桌和五张没有椅子的桌子旁边，聚满了修机厂的男工和女工。有些喝咖啡，有些吸烟，大家都活跃地交谈着。

“要两杯不浓不淡的咖啡。”基巧一进门就喊道，把身子靠在墙上。

“你累了？”丁尼问道。

“腰有点累，我弯着腰干活，休息之前必须把活干完。你也累吗？”

“不太累。”丁尼回答道。他向周围张望，望着谈笑的工人们。

“工作怎么样？”丁尼问基巧。

“总的来讲还好，可是我们仍不满意。”

“我们”这个词对丁尼触动很大，他直盯盯地凝视着基巧的眼睛。基巧并没有理解，因为人家问他，所以他还是继续讲了关于工作、运输中遇到的障碍以及几桩粗心大意的事情。这时有人来喊他，人家要找他到领导那儿去。基巧征得了同伴的允许，走了。丁尼孤独一人留在柜台边的人群中间。

“咖啡，是谁要的两杯不浓不淡的咖啡啊？”小吃部服务员喊道。

“我。”丁尼回答说，他伸手接过杯子，放到桌上。然后又伸手拿第二杯。小吃部服务员瞥了他一眼。

丁尼看看桌上的那个杯子，留心着基巧是否来了。

在放着这两个杯子的桌子旁边，人们有点奇怪地望着丁尼。这会儿一个扁鼻子、宛如摔跤运动员模样的人，并无恶意地伸手拿过第一杯咖啡，喝起来。在场的人一阵哄笑，扁鼻子喝完了第一杯，挺起肚子打趣：“都勒·鲁皮西*，既然人家给

* 鲁皮西是都勒的姓，大肚汉的意思。

我起了这个姓，那我就得名符其实才行啊。”

对这番话，丁尼不知应持什么态度，他没往深处去想，跟着也一阵笑，并同扁鼻子握了手，自我介绍说：“丁尼·希卡。”

又是一阵笑声。

“好样的。”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道，拍了拍丁尼的肩，“我相信他要变脸的。他对青年工人老干这种事，现在你等着，他就要向你要烟抽了。”

都勒低下头，装出害羞的样子，对丁尼说：“你休想那么快溜掉，我至少得抽一两包烟。”

“我不吸烟。”丁尼笑了。

“很坏，你不吸烟喝咖啡。大方点儿，给朋友和我一支烟吧！”

有人拿出一包烟，给大家抽，就是没给都勒。

“拿嘛！”都勒对丁尼眨了眨眼。

丁尼伸出手，想要开开心，可是烟主人把手收回去了。大家又一阵哄笑，唯有丁尼和都勒除外。

“这些同志可坏了，我劝你不要奉陪他们。他们只想取笑，象妖婆一样。我们走吧，你还要付咖啡钱吗？”扁鼻子拉了拉丁尼。丁尼把手伸进口袋里，走到柜台前。“咖啡钱付过了。”服务员说道。

“谁付的钱？”

“这是秘密。”服务员愉快地映着眼。

都勒把手往腰间一插，朝丁尼吹个口哨。

“谁付的钱？”丁尼问道。

“彼特莱特。”都勒说。

“哪个彼特莱特？”

“那个铁匠。”

“哪个铁匠？”

“你到铁匠那屋瞧瞧吧。”

“这种耍嘴皮子说话我真不喜 欢。”丁 尼嘟哝着。

“你真是个急性子人。”另一个人笑着说，“我们是朋友，你年轻，不能付钱。你还没拿第一次工资呢。另外，你是到我们桌子这儿来的。既然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那就等你拿到第一次薪水时，再找我们聚一次吧！”

“我可不把大家都找来。”丁尼笑着说，“我只喊彼特莱特。”

“哪个彼特莱特？”他们当中的 一个 人仿佛有点惊奇。

“铁匠彼特莱特。”丁尼说道。当提起彼特莱特的名字时，同志们的惊奇表情使他颇有感触。

都勒映了映眼，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丁尼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得那么厉害，尽管现在他已不感到心情沉重了。相反，他倒是感受到了当年

曾感受过的快乐，感受到了一种轻松的遥远的快乐，一种温暖的难以描摹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安稳意味的宁静。人们一边笑一边走到修机场的大场地，在那儿散伙了。丁尼一个人孤单单地留在大场地的中间，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朝他的仓库走去，觉得越来越远离了他们——他的新相识的同志们，他还没向他们介绍一下呢。

走到库房门口，丁尼又回过头来，觉得自己远离了修机厂。车间那边，工作早已开始了，工人们手里拿着工具，从一个车间走到另一个车间，互相喊着帮忙。

休息后剩下的三小时工作时间好不容易地过去了。丁尼长时间以来，一直幻想着这一天。可是，当他在半明半暗的房子里，在随地乱扔的一堆堆铁物中间，没意思地走来走去，开始感到寂寞，脑子里闪过种种念头的时候，却不开心了。那三小时毫无一点价值。他手里拿到的一切，全是些毫无用途、已经报废或是锈得连十列克都不值的废铜烂铁。他最后从地上拿起来的那块铁是一个轴。在它下边，一只很大的蚯蚓，立刻活蹦乱跳地爬了起来。轴不值钱，丁尼把它扔到一边去了。然后他踩死了蚯蚓。当他使劲站起来的时候，觉得肌肉很疼。他慢慢地朝门口走去，越过主要柜

架，那上边摆满了还有一定价值，也许还能用得上的工具和零件。尽管这些东西对汽车有用，可是在阿尔巴尼亚的任何一座城市里，再也不存在这些汽车了。这时候，有人推开房门，探头探脑地扫了一眼。因为受不了灰尘和潮气，又把头缩了回去。丁尼走出来的时候，只看到一个朝外走的工人的后背。过一会儿，丁尼在脚边看到一个报废的半轴，这是刚才那人扔下的。丁尼蹲下去，把它拿起来，仔细地看了看，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他把半轴拿在手里站了一会儿，发呆似的，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才好。把那个工人叫住，喊他从半路上回来，侮辱他一下吗？不能，他没那权力。他明白，他在这儿的任务不是要检验人们送来的全部东西，而是要接收过来，挑选好，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每个来到这儿往库房附近扔东西的工人，都是经负责人或自己最亲近的领导批准，通过正式途径才那样做的，所以他才自由自在地来了，把零件象毫无用途的废物一样扔掉，然后蹒跚地走开。从前他自己在公司里的时候，对每个被更新的零件也是那么做的。当初他也是这样蹒跚地拿着零件，朝回收仓库这个废铜烂铁的坟墓走去。

这会儿，丁尼手里拿着半轴走进回收仓库，把它放到旧牌号的铁件旁边。“不，不，不能把所

有的东西都堆在一起，应该再搞一个地方，把今天和今天以后送来的零件存放起来，如果有两个大柜架，分别存放那些能修理好和真正报废了的东西，那是最好不过。”丁尼寻思着，把半轴放到地上。然后，他动手把一个落满灰尘、几乎几年之前就摆满了废物的柜架清理出来。清理新柜架用了许多时间。他把今天才送来的满是油垢的那个半轴也放到柜架上。被尘土和铁锈弄得干燥的手，被润滑油和由于磨擦而烧热的机器油泡得发红。丁尼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情不自禁地搓起来。他兴冲冲地长时间地活动着双手，宛如一个盲人用手触摸一点东西而想起有眼睛时度过的那一时刻一样。这时他又用手拿起那个并非废物的半轴，抚弄着，心里升起莫名的兴奋的感情。

下班的铃声响了，丁尼从库房里出来，走过修机场的场地，跟在大家后边，走出大门，连手都没洗。当初在公司，做机械师的时候，每当拖晚了下班，常常随意地找一辆车，不洗不涮便进了城。他多么喜欢就那样走在市里的街道上，穿着工作服，手上沾满机器油！他疲倦而满意地走着，愿意路上的行人看他。他朝前走着，装出一副旁若无人的神态，为的是留下这样的印象：瞧咱们机械工，每天都有许多的活干，遇到许多的困难。

今天他又是这样走在街上。

回到家里，妹妹搂住他的脖子。他抚摸着她，对她讲热情话。他挣脱了妹妹的拥抱，开始洗脸，一边洗一边看着肥皂的黑色泡沫。然后擦干，梳理好头发。

“跟从前完全一样。”妹妹情不自禁地说道。她打开柜子，从里边取出好衣服。过去哥哥下班以后出去散步或者到什么地方，出席青年会议或者会见工友们的时候，常常穿这种衣服。“跟从前完全一样。”她又说道，蹲下去从柜子下边取出鞋油和刷子。她不知该干什么才好，幸福得糊涂了。过了一阵，当她看到哥哥坐到床边，开始从身上卸木腿的时候，脸色又变白了。她眼睛直盯盯地看着那双染满了鲜血的木腿。丁尼赶忙用被子盖上压断了的双腿，倒下了。

妹妹没敢讲话。

“累了吗？”然后她害怕地问道。

“累了。”丁尼说道，他为能说出这句简短而又伟大的话，而感到一种罕见的自豪。

“很累吗？”她又问。

“很累。”丁尼回答道。他伸展四肢，在那张松软的床上，疲惫的全身感到了难以言说的喜悦。他长长地嘘了口气说：“好啊，现在可以躺到早晨，不要再苦闷了。”

妹妹给他端来咖啡，他一边喝，一边听起收音机。收音机里讲，为了尽快地建成共和国的电力网，作为一项急需，要扩大水电站建筑公司。在斯库彼特水电站建成之后，马上就开始在阿尔巴尼亚南方建设另一座新的水电站。然后讲了电力数据和事实，还讲到了全国工业的光辉未来。

丁尼听着。

他以前也听广播，也许比任何人听得都多。因为通过听广播，他可以把自己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习惯这样，甚至还能准确地说出各种节目广播的时间。他听着，这次女广播员的声音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觉得，仿佛她在邀请他到南方的水电站去。

丁尼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坐着听新闻，人们说什么便议论什么的消极的听众，而是象所有的人一样，能站立而起，能去人家请他去的地方，到南方，到北方全可以。

“到那里去多好啊，如果我能去南方多美啊！”他说。

“喝吧，都凉透了。”妹妹看到杯子停在哥哥手里，提醒他。

他挪动一下手，把杯子放到唇边，可是该喝掉它的时候，他并没有喝。“穆丽卡肯定到南方去了，她可真幸福啊！”他喃喃着。

“你怎么了?”妹妹看他脸色变了，问道。

“什么也没有。”微微一笑，又皱起眉来，仿佛南方温暖的强烈的阳光刺疼了他的眼睛。

“今天你干什么了?”妹妹不喜欢哥哥锁眉皱脸的样子。

“整理了几件旧工具。”

“当我清理你的衣服时，那种尘土和铁锈叫我吃惊。你喜欢新工作吗?”

“不晓得。”丁尼说道，立刻从南方的太阳光里挣脱出来，回到四处都是铁锈、潮湿的、黑糊糊的木板房里。

“那就另找一个地方吧!”妹妹督促道。

丁尼微微一笑。

“另一个地方? 不，不!”

“你不喜欢，怎么不可以另找一个地方呢?”

“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解释，这个新工作使我有何感觉。这个差事似乎不是至今我所干过的工作。在陈旧的破损的铁件旁边，我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

“怎么?”

“有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我们这个家里，在多年以前的那个家里似的。那时候没安窗，阳光照不进来，妈妈生病，在炉旁呻吟，经常要一点新鲜的水喝。”

“丁尼，你说些什么呀！”

“啥也没说，啥也没说。”

“你不喜欢，就另找一个地方吧。”

“在回收仓库，我既喜欢，也不喜欢。”

“这个回收仓库是个什么地方？”

“我怎么跟你解释呢？”丁尼说道，“是一个装有坏的、碎的或报废的工具和零件的仓库。那些工具有的有些用途，有的没用。在一刹那间，我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好象看见了已经倒塌的旧市场。回收仓库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能引起你许多回忆。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人家委托你保护的、尚未整理的宝库。”

“我懂了。”维约嬉说道。丁尼低下头，为的是不让她看自己的眼睛。

第十六章

丁尼已经习惯了新工作。超出负责人的预料，回收仓库提前清理完了。修机厂青年组织组织两三次义务劳动，帮助并加快了仓库周围那片场地的清理。丁尼自己清理内部，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工作着。根据丁尼的嘱托，刨花车间替他做了几个新柜架，那上面还散发着松木的清香气。整个库房清理好了，摆得井井有条，再也不象先前那般犹如一片墓地的模样，而是象一个严整有序、清洁明朗、放置井然的工作间，象一个规规矩矩的图书馆。想找什么就有什么。那儿有什么，你都可以要，不过任何人也没有到那儿拿过一个零件。那一天，来了一部升降式汽车，把尘土滥泥全装走了。扔到河里之后，从那儿又运回了沙子。两天之后，丁尼把地平整好，将沙子铺在库房和外边的地面上。接下来丁尼做了一块黑板，上边写了“回收仓库”几个大字，挂在大门边。

“现在这里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他说道，深深地吁口气，仿佛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我现在干点啥呢？”他又自问道，但是，没有时间去考虑。这时候，铃声响起来，都拉来了，喊他一起领工资去。在房角里，丁尼放好了一壶水和一块肥皂。他洗了手，用毛巾擦擦跟着都拉走出去。

还是在第一天，当都拉喝了几口咖啡，对他说是修机厂的铁匠彼特莱特付了钱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朋友。紧接着，第二天，丁尼到修机厂的车间去了一下，想看看并结识年轻的工友。在铁工房，当他看到都拉·鲁皮西抡着大锤，汗流浃背地干活的时候，感到十分高兴。在铁工房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和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

“嗳，”都拉看到他说道，“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有什么好说的！”丁尼回答他，“我来没有什么目的。”

都拉掏出烟盒。

“抽支烟吧。”

“我不抽。”

“抽吧，抽吧，你要抽烟的，你没办法不抽，在你那个地方，不抽烟忍耐不住。”

“我先前抽过，住院时戒了。”

“这里你可以吸烟，因为我们在铁工房，没

有失火的危险，也没有医院的规矩。”

丁尼终于把烟接到手里。

“我介绍一下我的两名工友，他来时挺年轻。”老人伸出黑糊糊的手，说出他的名字，年轻人也作了同样的表示。无论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都没有提到彼特莱特的名字。

“彼特莱特在哪儿？”丁尼问道。

“哪个彼特莱特？”

“就是那个铁匠，昨天请我们喝咖啡的那位。”

都拉和另外两名铁工都开心地笑了。这时候，丁尼一边笑，一边用拳头敲了敲都拉。

“调走了。”都拉说。

就从那一天开始，他们二人就更加频繁地接触起来。丁尼特别喜欢都拉，他经常搞点小动作，叫人开心。都拉是修机厂最喜欢逗乐的工人。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别人忙得头不抬眼不睁，都拉却唱起歌来，用时而打在铁砧上，时而打在发红的铁块上的锤子打拍子，掌握旋律，这旋律他掌握的是那样准确，趁铁还未凉却，就把它打成明显的型状。他对歌曲旋律的掌握要比一个严格的敲手鼓的艺人所能掌握的还要好。

领了工资后，丁尼、都拉和一伙工人，说说笑笑走进市里最大的酒店。服务员给他们送来啤

酒和排骨。过了片刻，又送来第二次酒。

“啊！”都拉粗声粗气地说，“如果我们在铁工房有这么一整桌该多美！”

“那要干什么？”

“我要一边往铁砧上抡两个大锤，一边唱歌。”

丁尼唱着，看着，听着，不相信是在那里，在桌子旁，在年轻的工友中间。他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的理想实现了。不过还有一种新的感受，这种感情使他不能从心底里高兴：在回收仓库里，明天他就没有什么可干了。他要打开库房的门，略略打扫一下，以表示出了勤；他要坐在刨花工人送来的桌子旁边，如此地等待着某台使用坏了的发动机，某件值钱的损坏了的工具送到他那里。这时他就在从行政科长那儿拿来的大簿子上登记一下，把送来的东西放到适当的柜架上。这些，只有这些，在十五天的时间里，只重复几次这样的事。

“嘿，原来是在这儿呀！”修机厂党组织书记一进门就喊，“在猎人之家找过你们，”他说道，与焊接工人万健力一同坐了下来。

“我们没等你，因为人家说你有会。”都拉笑呵呵地说。

“会昨天开过了。”书记说道。他叫契玛里。

他把都拉还没喝的第二杯酒接过去喝了。

“如果你用嘴唇舔了，那么第一杯的钱，你也得付。”都拉说。

契玛里喝完酒，抹抹嘴唇，对服务员睐了睐眼，服务员不误时机地再一次满足了这一正常的请求。

“你来了可是太好了！”都拉对书记说道，那些人正准备站起来走开。

“不，”书记找理由说，“我们把拿到的喝完了再走。”

都拉伸手拿过自己的杯子。那杯酒叫契玛里喝了一半，大家都为之笑了，唯有丁尼除外。书记注意到了“回收仓库”的沉默，逗了他一下。同志们喜欢那样做，就开始那样做起来。青年同志们开始逗他，对待他就象对待所有别的人一样，这叫丁尼挺开心。当同志们说得过头时，契玛里便改换了话题。丁尼明白这一点，对于书记过份的关心他过意不去。

半小时之后，公司里如同大军似的一伙人涌进酒店，服务员开始斜视国营建筑公司的那伙工人，这伙人占了三张桌子。一个司机朝前走来，在年纪最大的都拉面前恭恭敬敬地弯了个腰。司机问他们什么时候想换换班。都拉对他说那一天他们要加班工作，因此，如果那些人去找另一张

桌子的话，那是没错的。大家全都笑了。司机挺激动，他想把话说得重些，可是当他发现丁尼就在他们中间时，便目瞪口呆了。

“你到铁匠那儿想干什么？”

“到他们那儿工作。”

“为什么不到我们这儿？”

“有点远哪。”丁尼请他坐下。

“不，我们人多啊，正等着你哩！”

“荻迪不和你们在一起吗？”

“现在他应该来了。”

“就是在太阳后面，他也会来的。”都拉说道，“今天有谁没到酒店来？”

“不要再给这个人满了，他 已经 超了量。”司机说道，然后紧紧地握了握丁尼的手，就走了。

“说我什么？”司机刚刚走 开，都拉 便问道。

在公司的工人之后，国营食品公司的一队工人来了。服务员再也不能忍受，他与助手一起走上前去，收拾吃完了的盘碟和杯子。

“对于国营建筑公司来 讲，这 是一个讽刺，食品公司的一到，建筑公司的人就站起来要走，这是什么意思？”

“每人一百一十三列克。”服务 员说着 走过来收钱。

“我们是一百一十五列克。”都 拉怒气冲 冲地

加以补充，“我们不再来了，我们不喜欢狡猾的服务员。在这个酒店里，国营建筑公司应当是有理的，因为我们是早来的。”

了解这一习惯的服务员，自己也笑起来，但竭力不笑出声音，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得再等上半小时。听都拉作报告。这时都拉一边笑着，同国营食品公司和建筑公司的那些人开玩笑，一边走出酒店。走了一阵，他同大家握握手，用老婆的脑袋担保说，再也不喝酒了。

在十字路口，工人们互相祝福晚安，分了手。

丁尼上班比别人都早，几乎是第一名。同志们常常在修机厂大门口同他见面。如果时间晚了，大家便只向他问好致意，不停下来。那一天，人们不是在门口见到他，而是在路上。一个工人看看表，对同志们讲，他们都迟到了。大家一边笑，一边说着逗乐的话，加速脚步跑起来。丁尼跟在他们后边，开始尽快地赶路。走到大门口时，钟声响了。他放开脚步，跨过门槛。在他进去之后，值班把门的人就把门关上了。丁尼在门后站了一会儿，喘了几口气，就向库房、场地的墙角走去。走到那儿，推开那个宽大的门，打开灯，看看发冷的黑洞洞的屋子里那些生了锈，

放得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一天，他希望能有件事情做，可是白白希望了。最初的几个钟头好不容易地过去了。在那两三个小时里，丁尼站起来近十次。站在门口，望着整个修机厂及其全部车间；那些车间一个接一个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又大又深的半圆圈，仿佛是一个大马掌。他看到，在这个又大又深的腹地中，他的工人同志们如何地忙碌着。现在他同大家全熟了，同他们一道进出修机厂，喝咖啡或啤酒，一边交谈点什么事情，一边在大街上兜圈散步。对，是这样，丁尼清楚地回忆起这一切。同他们谈论一切，就是不谈工作，尽管他们同处在一个中心，一个修机厂里干活。对于这件事，丁尼想过几次，为什么在他和年轻的同志之间没有工作的话题？大家与丁尼几乎无所不聊，谈论高兴的事，谈论电影或书籍，偶而也谈谈姑娘。关于修机厂的工作，却谈论得非常少。现在丁尼站在回收仓库门前，在修机厂场地的尽头，望着同志们在怎样地工作，看到他们从一个车间走到另一个车间，没完没了地转圈子。他觉得，对于那个生气勃勃的圆圈来说，他和他的回收仓库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在那个生气勃勃的圆圈里，工作热火朝天，发动机隆隆鸣响，都拉的锤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刨花工人玛乔用电锯截木头，车床边

的姑娘们，让她们手中的卡盘转动亿万圈，所有别的车间好象是这座马掌形火山上的坚不可摧的整体。在这座火山的前头，比丁尼只早来一天的新焊接工人，以其炽烈的火焰，散射出亮光。丁尼现在依着木板房的木板，不停地张望，在一百多米之外的地方，你追我赶、紧张劳动的余波，在这个房子里翻涌激荡。是那么近，又是那么遥远……新焊接工人一来到就投入到激浪之中。一天，只比他早来一天……"奇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嫉妒同志们吗？"丁尼自责地说起来，心里感到非常清晰、明沏。尽管开始工作了，可是他仍然远远地落在大家的后边，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八小时，而是落后了许多许多。他们处在激浪的前头，火山的峰口，可是他却离得挺远，非常的遥远。他依在木板房边，张望着。现在他看到两个修理工抬着一个连锁桥，放到地上，与汽车司机大声地讲起话来。司机着急了，从这个车间跑到另一个车间，找到修机厂的负责人，抓住他的衣袖，把他拉到修理工跟前。四个人凑到一起，传出了争吵声。然后四个人都向连锁桥旁弯下腰来，伸手去摸各个地方，仿佛是一组进行会诊的医生。许久，看上去是负责人的那一位，生气地挥挥手，以一种蔑视的神情指了指库房。两名愁闷不乐的修理工抬起那桥，一人抬

腿，一人抬头，就象抬一个死人似的朝丁尼走来。当他们来到丁尼旁边时，把它往地上一摔，然后就走了。丁尼走到跟前，看看连锁桥，那上边有好多地方都绽开了。他看了看，确认这个产品不值钱，可以说生命已结束，死去了。他现在应当把它收起来，登上记，或者把它扔到库房后边破铜烂铁的墓地里。在响铃之前，丁尼要干完这件事。刹那间，他打消了一切念头，开始琢磨起这个没有用途的东西来。

午休之后，丁尼没再跨出库房门槛。他呆在里边，呆在各种各样的破铜烂铁中间。在那里，从努胡时代生了锈的东西，到散发着本世纪气息的涂了润滑油的吉里，真是无所不有。所有这一切，都度过了他们的生涯，从各大洲，各个国家来到这里。现在正在休养生息，经过一个残疾人的手，被清理得整整齐齐，登记入册了。这个人也象所有那些东西一样受了伤，不过他的生命还没有完结。事情最糟的是，这些东西安安稳稳地休息，一点一点地生锈，毫无任何感觉。而它们的守卫者却感觉到，在这个辅助建筑里，用机械术语来讲，即回收仓库里，有点事情不太合乎章法。慢慢地他自己也信服了，要把这个外来词变成阿尔巴尼亚词，应当象感觉那样称呼它，叫它坟墓。这个无意之中浮现在脑海里的词汇，开始打击他

的干劲，对他把回收仓库变得漂亮、有生气，把外边的空气输送到黑暗和阴霾的屋子里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他深深地体会到，他的命运与这些废铜铁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那些东西是投身到火山峰口的热浪中，拆卸、安装发动机的同志们陆续送来的。当他思虑过多，感到疲劳的时候，便开始向自己提问：

“我做什么呢？”

“你能做啥啊？”

“我做啥？我应当很清楚，同这些铁货打交道这便是你的岗位。”

“除开这个岗位，你还想什么呢？”

“我想什么？我要分毫不差地象大家一样地，投奔到在离我一百米远的火山峰口去，工友们已经投入进去了。我不愿呆在这儿，不呆在这个窟窿里。”

“那种工作你干不了。你既不能抡大锤，也不能举一般的重物，因为木腿不能使你的身体保持平衡。一块铁，你把它从地上挪开，得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是人家挪开它，只需三分钟就行了。不要幻想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了。”

“什么我都要做！”

“那你就试试吧！”

“我要试的。”

"你要丢脸的。"

"反正就这样我也是丢脸啊。"

"你没丢脸，因为你在做一种需要受尊敬的人才能做的工作。人家选中了你，你在做这一工作。凡是有工作的地方，都能使人光荣。知足吧，不要白费劲啦。努点力，在这件工作中去寻找愉快吧。在这里，你不是孤立的。瞧瞧吧，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你的代表，整个伟大的世界都在你的手中。"

"是残废的世界。"

"你也是残废啊，你不要觉得遗憾，这是事实。"

"我不是残废！没有任何证件能证明我是残废。连簿子我也没有。我已经走向生活了。"

"既是那样，你就别叫苦，不要发牢骚。"

"我发牢骚，那是因为我要做点事，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我有本领，我能做到。"

"好极了，我没说不成。拿过来试试吧，呐，拿去这个零件，把它磨光，让它变成新的，投到大建设的浪潮里去。"

"这个不成！"

"为啥不成？"

"它坏了。"

"那焊接上吧！"

"它完全变形了。另外……"

丁尼没有把心里想的说完，因为有人拼命踢门，以至于使他着了慌，赶忙站了起来。他感到吃惊的是，不知几时，自己从里边把门锁上了……

"噢，古怪的人，要什么阴谋啊?"丁尼听到有人在外边喊道。

门打开了。丁尼觉得声音挺熟。

"你是丁尼·希卡，荻迪的朋友?"来人问道。

"是的。"

"我也是荻迪的朋友，他为了一个吉普车油泵塞，把我打发到你这儿来。我受阻停在半路上，请你帮帮我的忙吧!"

丁尼找了一通，找到一个尚未太损伤的交给了他，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

司机向他致以谢意，跑了。

司机一走，丁尼便坐到桌子旁，用手抓着头，就那么呆了好长时间，直到听见宣告那一天工作时结束的铃声为止。他稍停了一会儿，直到宽阔的空场上走完了人，他才慢慢地走了出去，甚至连手都忘记洗了。路上，经过酒店时，他想起了司机。然后又细心地想了想，是否关了仓库的门。他把手匆匆地伸到口袋里，直到摸到了迪迪乌斯

保险钥匙时*，才放下心来。“我把它锁上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走了几步之后，他又思虑起来。他朝前走着望着，但不晓得为什么不高兴，“瞧吧。”他讲，“我什么都有，腿也不缺，也能象大家一样地站立行走，象大家一样地工作。啊，今天做了件好事，帮助了一位同志，象所有的人一样用我的汗水工作，光荣地生活。这是应当做的工作。人家不轻视我了。难道我能轻视自己吗？……”

“船都被淹没啰！噢，丁尼·希卡。”彼特罗不知几时跑来，跟他握了手。

“噢，彼特罗！我们见了面，多美的事啊！”丁尼喊道，他为会见一个自己认识的最快乐的人而感到无比的高兴。

那天晚上，彼特罗穿的是兰制服，白衬衫，甚至还系了领带。

“这是什么！”丁尼一边笑一边问他，伸手摸他的领带。

“丽玛带特。”**彼特罗说。

“什么？你说什么？”

“丽玛带特。”他又说，压低了声音，小声在耳边嘟囔说，“她是这么说的。”

---

* 迪迪乌斯是匈牙利的一种名牌钥匙的牌号。

** 领带一词的另一种说法。

"谁?"

"特兰黛丽娜?"

"我说爱打扮的人，是哪一个特兰黛丽娜?"

"那位茶杯带金边的黄头发呀。"

"茶杯……"丁尼哈哈大笑起来。

"一小时之后，我有约会。"彼特罗贴耳朵喳喳道。

"和谁约会?"

"和她呀！特兰黛丽娜呀！"

"你怎么？搞好了?"

"可是花了代价呀，我跑破了一双皮鞋，赢得了这条领带。"

"她赠送给你的?"

"对，还说我得叫它丽玛带特，而不能叫领带。领带——"彼特罗故作神秘地抿了抿嘴。

"你对我说她不是结婚了吗?"

"对。可是她把我当成心肝了。"

"彼特罗小心肝！"丁尼接过话茬，咂嘴直笑。

"为什么笑?"彼特罗严肃地问道，"我的小傻瓜，你只要会品尝，会象喝蜜一般的仙酒那样喝一喝，就会知道生活的味道可美呢！你到哪儿去？我说丁尼。"彼特罗抓住丁尼的袖子，"傻瓜，我想真诚地跟你说说，你不要白白地发火。"

"不，我不会为这句话发火，我一点也没发

火，我很了解你。”

“你了解我？你认得出我？”

“丽玛带特。”

“你这是嘲弄我。”彼特罗直盯着丁尼。

“你不会被嘲弄，不会的。”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丁尼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顷刻间，他差点想把回收仓库的五脏六腑、全部苦处都倒出来。可是他哑言没动，觉得和这个人谈话是白费劲。丁尼要操心的是事业，而彼特罗感兴趣的却是用手摆弄领带。

“丁尼，我不理解你。对于你，我经常是一点也弄不明白。”

“我也不理解你。”

“那么晚安吧，我无法象你这样生活，她喜欢我是一个高高兴兴面带笑容的人。”彼特罗整理好领带，手舞足蹈地走了。

“奇怪，爱情弄得一个人会怎样的发疯啊！”丁尼喃喃着向家里走去。“这个女人会要命的，可不能和她弄到一块儿。我要告诉荻迪，对她可得留点神……嗳，彼特罗，彼特罗，你还带了领带！说不准他还抹了头油，对，对，头发发亮光哩！爱情，这可不是开玩笑，它要把你抛到一边，把你变成木偶！我说彼特罗呵彼特罗！”丁尼一路上

想着那个彼特罗，想着特兰黛丽娜这个散披着黄头发的美人发出如同母鸡叫的咯咯的叫声。不知怎地，他想到了沉默寡言的穆丽卡。

·

清晨，他稳稳当当地起了床，仿佛作了整整一夜的恶梦之后，作出了果断的决定，他起来时仍还感到疲倦。尽管时间已经晚了，可是他还是慢慢地穿好衣服，不慌不忙地上班去。走到修机厂时，看见门已经关上了。

“今天你迟到了，丁尼同志，你怎么说明理由呢？”小小的值班室里的负责人向他问道。

丁尼满脸羞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直愣愣地望着对方的眼睛。

“工作怎样？”由于他未碰到过丁尼这样的沮丧的目光，所以这样问道。

“挺坏。”丁尼回笑道。

“噢，你也变得烦恼起来了。我们尽量往好处努力，以便叫你安闲舒适些。”负责人急忙补充说，他很清楚地知道丁尼为何生气，“另外……”负责人又说，可是丁尼打断他的话：“对于今天的迟到，我是有过错的。以后瞧好了。不过对于你说的，我觉得应该另眼看待。我白白地呆在回收仓库，时间是否是太久了？”

“这件事，组织上已考虑过了，不是白白地安

排一个人的。”

“我把几个还能重新使用的零件挑选到一边，稍微干了点事情。我把它们给你送到办公室去。”

“搁下这个话题吧！我们不用旧东西干活。”

“那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回收仓库呢？”丁尼不解地问道。

“这事儿别的人了解。”

丁尼没有把话拉长，甚至为又扯起这个叫他烦恼不安的话题而感到后悔。他垂头丧气地进到屋里，打着灯，在柜架前的桌子旁坐下来。从负责人那里已经听过几次的那些话，叫他心灰意冷。稍停片刻，他气呼呼地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半轴，把它放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看过之后，确认，如果将它用车床旋一旋，仍还可以使用。然后他又逐次地取出别的零件，心想，只要稍费点功夫，这些零件也都可以重新使用。

“我要让这一切都获得生命，就象叫我自己重生一样！我应当做点事情，应当用这个回收仓库做点啥。”他说道。把一大串零件从架子上拿下来，放到地上打扫起来。“对，对，我要这样做！”他果断地说。

几分钟以后，他把回收仓库全部驾驶盘的各组配件，一个一个地翻了个个儿。几小时之后，桌旁的全部空地都被零件堆满了。他挑出好的、

没有报废的部分，用它们装配出一组完整的驾驶盘，然后给涂上油，放到了新架子上。足足干了一整天，觉得很累，疲惫不堪，但他感到高兴，因为做了一点有用的东西。

第二天，当丁尼第一个跨进修机厂的门槛，兴高采烈地跟负责人问好时，负责人奇怪地咂咂嘴唇。

“早晨好，负责同志！”

“早晨好，丁尼，今天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啥也没有哇。”丁尼说道。发愣似地走开了。

“我还没有摸透这个人的心理。”负责人讲。

“没摸透谁呀？”值班人问道。

“回收仓库保管员。”

“那可是个好小伙子。”

“我没说他坏，我是说还没有摸透他的心理，不理解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想做什么。他不为自己的事操心，可怜的人，经常到每个车间里转，寻找……”

“找什么？”

“一次他背了一袋子零件到我那儿，说稍费点事就可以修好。他坚持要修，说这些零件都还有用。小伙子什么主意没想到啊！他一头钻进库房里去了，谁晓得他在干什么？好象他在复兴整个阿

尔巴尼亚呢。"

"在公司时他是最棒的引擎师。"值班人评论道。

"在公司那阵他有腿、有思想，我认识他。"负责人补充说道。

"你不要感到遗憾。"值班人说道，"看得出来，你不喜欢那些想要做一点别人做不了的事情的人。"

"我们的任务是，把手上现有的材料用于工作就行了，而不是去进行那种叫我们吃苦头的试验，我们还想搞科学吗？"

"这不是说科学，我们有的是有能耐、渴望工作的人，我们应当支持他们。这样事业才能前进。"

"不要说大话，我们肩负的任务叫我们喘不过气来，不是要干这些小事情。"

"好吧，好吧，"值班人不想再争论下去，"是小事情，小事……"

"今天尽争吵。"刚刚走进修机厂的厂内基层党组织书记恰米里说道，"在俱乐部我遇到了争吵的人，这里又碰上了。今天是怎么了？"

"早晨好。"一个人说道。

"早晨好。"另一个人跟着他说道。

"好汉，你好吗？"都拉走来，跟负责人握了手。

“嘿，你为什么不跟我们握手！”值班人发牢骚说。

“我要跟这个人好嘛！”都拉拍拍负责人的肩膀。

“这是咋回事？”这个人插话说，“为什么今天来对我亲热套近乎儿？”

“我想念你。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看见你了。”

大家都笑了。过了一会儿钟声响了，丁尼穿着工服从木板房里走出来。都拉兴匆匆地迎上去：

“你没有来看我。”

丁尼向他递了个眼色，告诉他自己在做什么。恰米里听到后微微地点头。

“你做的太好了。到时通知我一下。我们一起到厂领导那儿去，做出成品，摆出事实，说服他，叫他相信建设修复车间的时候到了。修机厂党组织支持你。昨天我们开了会，我提出了你的建议。”

“采纳了？”

“是的，不过有些人要看成品，有实证才成。”

“你没有对他们说说，如果对回收仓库下下功夫，它能值好儿百万啦！”

“我说了，他们相信这一点。就是想看实证。”

“实证？”

“是的。”

“一组驾驶盘够吗?”丁尼手舞足蹈地说。

“丁尼，告诉你吧，每打破一个定额，或者一种观念，总会有反对的人。新事物并不总叫人举手欢迎。总有人阻挠，甚至我们的人，我们自己。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取胜的。你的想法也是这样。你是决定把回收仓库变成供应仓库?”

“是的。”

“我同意。可你知道人家是怎么表示的吗?就是苏拉，你认识他的。”

“怎么表示的?”

“他说坟地不能变成妇产科医院。”

大伙儿都笑了。

“你们为啥笑?”钻孔的工人加入到谈话中。

“我们在谈论丁尼的建议。我对他讲，苏拉把回收房看作废铁坟地。”

钻孔工人大笑起来。丁尼急于想要知道钻孔工人的想法。如果自己的想法能得以实现，那就会有许多事情要做，急需人手。丁尼收敛了笑容，问道：“你去跟我工作吗?”

“如果真建立起那个车间，我准备和你一道工作。”

“太好了。你可真不愧为是同志。我等着你!”

丁尼走了。他一头钻到回收仓库的全部配

件、机器零件里边去了，弄得喘不过气来。

丁尼不停地工作。累了，他就走到门边，坐到一块大石头上，看车间那边的工友们如何工作，如何从一个车间走到另一个车间。偶而一个人把一个报废的零件送给他，于是他站起来，拿着废零件走进库房。然后又埋头工作，把汽车零件、齿轮、轴承、好的和损伤的，分门别类地摆放好。接下来，他把完好的零件装配起来，配成一个完整的变速器或者几个圆盘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他加快速度积累着实证，以便将来有一天，他要用这些实证向公司的怀疑主义者发起进攻。

第十七章

坚持不懈、独自一人的劳动，使丁尼受累了。在半明半暗的木板房里，几组全部整理好了的驾驶盘，几个灵活转动的变速器，各种汽车的不同类别的差速机，一个叉一个地摞在一个角落里，准备着有一天装配到汽车上，和汽车的其它零件相连结，得到新的生命。但不巧的是，向他保证将支持他在回收仓库旁边建立修复车间的修机厂党组织书记恰米里，调到联合水库的工地去了。持怀疑态度的修机厂负责人说服了新的书记，说什么丁尼的建议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的旧汽车至少应当有新的配件。对负责人的想法感兴趣的几个司机，也对新的书记这么说，新书记于是把恰米里嘱咐过的这一问题推迟到以后去了。党组织中其他的人，大多数继续坚持建立修复车间。这一问题时而被忘却，时而又提起来。争执也发生过，不过又平息了，因为根据负责人的命

令，供应仓库开设了柜架。新配件晃人的眼睛，制止了吵闹。这样一来，丁尼便站在木板房门口，房檐下，看天上怎样下雨，工人们如何手持零件和工具，从一个车间跑到另一个车间。他们跑着，互相绽开笑脸，对雨水也致以笑意。那雨水从马掌形的修机厂的屋檐上流下来，水珠很大。在这样的日子里，当某个零件从一辆汽车上拆下来，要扔进回收仓库时，人们便一边把它放到墙边、房檐下，一边怯生生地斜眼看看座落在场地尽头、离得远远的木板房。

这事儿没逃过丁尼的眼睛。雨停下来的时候，一个学徒工走到那儿，送去一点东西。丁尼捡起东西，登完记，放到柜架上。然后又走出去，以惊异的目光环视周围的一切。寂寞的时候，就回到他的桌旁，干起活来，从摆得满满的架子上取下尚未报废的零件，将报废的零件置换掉。他常常这样一连工作几小时，忘记了一切，淹没在回收仓库残破不堪的旧世界中。他千方百计地努力，想让回收仓库复活，把它投入到修机厂巨大的热潮中，在各车间的生活中，也有这座旧木板房的音容。他要努力，让工人也在那儿进进出出，送取配件，说说笑笑。有时他又觉得很难投入到那种浪潮中，他的回收仓库将永远都是回收仓库，木板房，铁的坟墓，而他也将是一个手扶拐

杖的老头哨兵。丁尼深刻地从心里体会到了这一点，操起拐杖，走到他的同志们工作的车间里。从这个门进去、出来，然后又到另一个门。有的地方，要说上三言两语；有的地方，是无目的地去走走；还有的地方，当人家对他提出要求时，他便帮助出出主意。这时候，他停下来，捲起衣袖，同向他提问的年轻工人一道工作，一起谈话。他一边在车间里进进出出，一边感到自己真的投入到了工作的浪潮中，整个身心都投进去了。一小时或者二小时之后，他回到回收仓库里，来到场地的尽头，举目在架子上反复寻找，拿去需要的东西，忙忙碌碌地干起来，一直干到响钟下班为止。这时候，同志们来喊他，他和大家一同走出去，迈着同样的脚步，走在他们中间。这样的日子给丁尼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只有回到家里、躺下的时候，才想起在他和他们中间有一点小小的差别。丁尼开头感到奇怪，他不仅已适应了没有腿的生活，而且还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缺腿的人。他甚至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在腿上套和卸木腿时，思想竟然完全不在腿上了。双手机械地做着动作，站起来，安稳地幸福地去上班。他把料理好、登完记的回收仓库搞乱了好几次，在旧东西中间找一个能够重生的零件。当找到某个这样的零件时，他的双眼便闪烁出灼灼的

光辉。对他来讲，那一天是胜利的一天，因为他将要从事一项有价值的工作。第二天，第三天，也许整整一个星期，他都陷入在自己造成的混乱之中。

一天，最后的铃声提前响了。虽然如此，工人们还是知道这次响钟的原因的。修机厂负责人从一个车间跑到另一个车间，通过大家到红角*去开会。

“大家都来开会。”负责人发出命令，他对一个女工娜莉说，“你去把丁尼叫来。”

姑娘从场地中间跑过去，进到回收仓库里，好象发呆似地站了一会儿。当她看到丁尼高高地登上一个架子，从那儿把几个零件扔到地上的时候，大为震惊。

“来吧，我们开个会。”她说道，原地不动，好奇地看着丁尼从架子顶上下来。

丁尼转过身子，把柜架当台阶使用，小心而敏捷地从上边下来，仿佛他的腿是两条真腿，而不是木腿。下来之后，看着姑娘的眼神，对她微微一笑。她也对他露出甜滋滋的诚朴的笑容。

---

*：在阿尔巴尼亚，工厂、企业、学校里，通常都有一个红角，上面登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交流工作经验，谈学习心得，相当于我国各工厂、企业、学校中的光荣榜或墙报。

"开什么会？青年会？"

"不是。"

"从厂部来了人，召开群众大会……"

"是这样？他们来了？"

"是的，他们要讲话。"

"他们和我们，我们大家都应当讲讲。你要讲吗？"

姑娘抖抖娇嫩的肩膀，淡淡地抿嘴一笑。他们二人走出仓库，丁尼锁上门，慢慢地走着，看到工人们走出车间，聚在红角前面。

姑娘本来想跑，可她停下来，跟丁尼迈着同样的步伐向前走去。关于丁尼，她已听说了许多事情，但是到这时为止，她还没有机会同他单独接触。丁尼自从用木腿站起来开始，也许已经过去几年了，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机会单独地同一个女人呆在一起，跟她挨得近近的走一走。她不时地抬起头来，瞄瞄他。丁尼感觉到了她的目光，连扎在身上的木腿也感觉到了。刹时间，他紧张得手忙脚乱，真糟糕，脚步也乱套了。姑娘似乎知道丁尼在想什么，胆怯地扶住他，不让他倒下去。丁尼害羞了，面红耳赤，一直红到耳朵根，不敢抬起头看看她的脸、她的眼睛。他走着，向前看，一边走，一边数起脚步，以便走得规矩些、正常些。走过场地中心之后，一直到红角，

丁尼走得是那么样的轻松、自由，甚至连姑娘都很吃惊。他们俩最后进到大厅里，工人们把位置都给占上了。坐在主席团位置上的有厂长、企业党组织的书记、修机厂负责人、修机厂工会主席、都拉以及另外几名工人。

丁尼和姑娘坐在后边，靠近门口。

“开始吗，同志们?”负责人问道。

沉浸在安静之中的整个大厅，不安地活跃起来。

“同志们，”企业党组织的书记开始讲话：“当前形势大家都知道，当今国际舞台正在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很严峻的。我不想说得太多。我们的企业是个大企业，为了在不增加开支的条件下解决增产的大问题，我们的干部应当到所有的点、工段和队里去。以我们亲爱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党，象一贯所做的那样，这一次也将会针锋相对地顶住新的局势的压力。”

大厅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对于这件事企业党组织书记并不感到奇怪。工人们一直听完书记、厂长、他们的同志铁工都拉的全部讲话。丁尼听着，很吃惊，他从来也没有想到，都拉能把话讲得那么精采，那么充满激情。都拉在讲话中，还提到了丁尼的名字，当着大家的面，数点了一遍他已备好的全部机器零件。

"好吧，"书记打断他的话说，"丁尼同志自己可以讲一讲。你是怎么想的？"

"对。"都拉说，"我们明白，严峻的局势要求我们修机厂的工人们一致地积极地行动起来，以便让所有的运输工具都能工作，满足全部要求。我们要赶快把汽车修好，不要浪费另外新的零件。"

都拉坐下来，擦擦汗水津津的额头。都拉讲完之后，钻孔工人站起来，他一边说，一边举目环视，寻找丁尼。

"我完全相信，我们会异口同声地响应党的号召，我们不仅要作她的忠诚战士，而且还要作真正的工人，以便卓有成效地战胜一切困难。今天，在这个大厅里的最后排，在娜莉同志身旁，坐着我们的丁尼。我们大家都认识他，"他把脸掉向书记，"您也认识他。他一向以自己坚韧不拔、默默无闻的工作，全力以赴地战斗在最艰难的岗位上，用我们回收仓库的剩余物资，组装出了好几套驾驶盘、几个磨擦圆盘，变速器和差速器。在一定时间里，仅仅用他造出的那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安然地过日子，节约出不少的新设备。

"我提到了丁尼同志，因为他的工作和他本人，都应当成为我们的伟大榜样，鼓舞我们依靠自己手上所拥有的东西去进行创造，而不从负责

人那里，从供应仓库那里等待一切。我们要尽量少换新零件，努力延长老设备的寿命。”

钻孔工人讲完之后，修机厂的许多工人都站起来讲了话。大家纷纷保证，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共同制造出所需要的一切。

丁尼听着，觉得心里热血沸腾，干劲儿十足，就象大家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一样。这种热情激励大家全都站了起来，强有力地、高声而坚决地争着发言。丁尼再也按捺不住，他站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要求大家允许他讲话。

“我来说说。”丁尼喊道。

“讲吧，讲吧。”工人们喊。

“这是丁尼·希卡。”书记贴到厂长的耳朵上小声地说道，“他是回收仓库的工人，一年之前，提出过建立修复车间的建议。”

“如果那时候就建立起来，我们就会使仓库装满新配件，就不会这么浪费了。”

“同志们，”丁尼开始讲道，“我只想说两句话，我想讲，我相信我们企业永远也不会为新配件犯难。回收仓库里是一个完整的工具世界。如果现在我们建起了我所说的那个车间，早就干成许多事情了。修复车间将解决许多难题，我相信，负责人不会反对我。”

负责人低下头，几个人开始小声议论，主席

团的人也开始互相叽叽喳喳，甚至连负责人也同都拉讲起话来。

丁尼坐下了。厂长的眼睛朝大厅扫去，目光寻找着丁尼。

“你在哪儿？我说小伙子，为啥坐下了？”

“我说完了。”丁尼说道。

“起来，起来，今天你是我们头等重要的人物。你对我们讲讲你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讲话的同志都提到了你，可是你……”

“厂长同志，它将满足我们的全部要求。”

“什么？”

“修复车间。”

“好，那个我晓得了。但是，那并不是一切，在这方面，主要的还是我们人，在于我们如何工作。你想要做什么呢？丁尼同志。”

大厅里爆发出一阵喧闹声，因为任何人都为厂长对丁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感到奇怪，丁尼作了那么多事情，甚至都没有讲他是谁。

丁尼再次在同志们中间站起来，大家的头都在他的视线以下，他不管瞅到哪儿，都和同志们的目光相遇，从他们每人的眼神里看到了他自己。他和全体同志之间的这种完全平等的地位使他激动，面对同志们，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都拉同坐在他跟前的厂长咬着耳朵，然后示

意叫丁尼坐下。

娜莉抓住他的大衣，叫他坐下了。

“你怎么了？为什么脸色发黄？”

“怎么，我脸发黄了吗？”

“就象在白吉斯坦卖的那种黄蜡似的。”

“我不知道话为什么堵在嗓子眼里了，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和同志们是平等的。”

“你多傻呀！”

“为什么？”

“因为你竟想傻事，因为……”娜莉未能把话讲完，都拉又用他手上的钥匙敲起桌子来。

* * * *

第二天，丁尼看到由干部科科长盖了章，签了名，贴在木板房门上的一张纸：

回收仓库，闲人免进。没有厂部的批准，任何工具不得拿出库房！

国营建筑公司

干部科科长D．V．

丁尼打开门，进到屋里。他觉得回收仓库同这天以前他所看见的样子完全不同了。他慢慢地走到摆得满满的柜架中间；由于重量太沉，那架子都压得出肚了。他在柜架前一声不响地朝前走

着。他所走去的，不再是生了锈的早已死亡、荒芜多年的世界，而是一个正在苏醒的新生的世界！在那边，在几步以外的地方，堆积着由他配备好的全部金属配件。它们沉默不语，为了冲出去，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丁尼象一位检阅的将军似地走过整个回收仓库。最后，走到沾满机器油和锈灰的桌旁，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了。

上午，一伙工人与企业党组织书记、厂长一道来到回收仓库。

丁尼拿出厚厚的本子，那上面登记着每一件值钱的东西。大伙儿一听都很惊奇，厂长感慨地说：

“唉呀，你们不是曾叫这库房是铁的坟地吗？”

“对，说的就是它。”一个工人回答说，“这里原来比坟地还要坏。坟地至少还有一点规矩，而这里连踩脚的地方也没有。”

厂长埋头翻阅丁尼的记录。过了好久，才抬起头来，说道：“这里的工作不是一个修复车间所能干完的，而是需要五个车间来干才成啊。”

“我们有另外的想法。”修机厂负责人说。

“怎么？”

“我们把钻孔车间扩建一下，以便让它也做修复车间的工作。旋工和焊工将会帮忙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多余的力量建立单独的车间，您不是向我要三名专家到各工段去吗？”

“对对，我们很需要。”

“那我呢？”丁尼问道，“我愿意到那个车间工作，不愿意作为值日把门人在这儿闲呆着。这里我没有啥好干的了，用这双手我把一切都干完了。请让我到那儿去吧，在那里我可以干更多的事情。”

“不，在这里你可以干更多的事情。”党书记插话说。

“不，”丁尼反驳说，“我能做的事已经做完了。”他用手指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备好的零件。

“你就呆在这儿吧，就干这个。你对回收仓库的情况了如指掌，你用你的双手把它清理出来了，只有你才能对偶尔可能出现的每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迅速及时地给予解决。丁尼同志，你不要瞧不起这个工作。请把你现在执行的任务，看成是党的任务吧。”

丁尼不耐烦地听他讲完话，把头低下了。

“你希望工作，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不过，希望不总是都能如愿以偿的。形势要求你在现在所在的岗位上工作，象爱护眼珠一样保护好这些配件。任何一个螺丝、螺帽都不应当白白浪费掉！”

“我懂。”丁尼回答完就不吭声了。党的决定他是绝对服从的，再说他老早就幻想建立修复车间，现在时机到了，等待很久的建立车间的日子到了，他不再吭声，闷头耷脑，听书记讲话：

“丁尼，不要想没边的事了，现在不是毫无边际乱想的时候。你的岗位就在这些铁活中间，它们正渴望获得生命。你了解它们，你要保护好它们。你要明白，要非常清醒，困难的时候到了。”书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临走之前，祝他工作顺利，还对他讲道：“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你现在的岗位，对我们大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下班之后，都拉朝市中心走去，顺手拍了一下丁尼的肩膀，对他说：“丁尼，书记讲得对，你应当懂得我们面临的形势。整个修机厂都眼巴巴地望着回收仓库，望着你呵！”

丁尼没有回答。

“每个人都能做丁尼的工作。”娜莉牢骚地说：“既然人家那么强烈地希望到车间去工作，我不懂为什么不允许他去。”

“不成，娜莉，你错了。眼下的工作别人谁也不能象丁尼做得那么好。回收仓库是他建立的。你知道，那地方原来是个什么样子吗？简直就是坟地，甚至要更坏些。可是现在，所有的东西都

安放在自己应在的地方，他晓得有啥，缺啥，只有他对那里了若指掌。”

娜莉听着都拉的话，眼睛却凝视着丁尼。她望着他那张思虑重重的脸，什么事也弄不明白。

“来吧，我们每人喝杯啤酒吧！”都拉建议道，“我请你的客。”

“你喝吧”丁尼说道，“我要回家去。”

“你若不来，我们也不去。”其他的同志说。

“改日再喝吧。”丁尼请求道，并转身向大家和娜莉祝福晚上好。那会儿，娜莉显得是那样的亲热，那样的可爱。

走在路上，丁尼好象又听到了娜莉的声音。在同志们面前她保过他，很好地理解了他的愿望。对娜莉的回忆，在他心里唤起一缕缕喜悦之情。“唉”，他又去思考新局势，“他们居然把事情干到这种地步。论战，封锁！”他说道。因为觉得自己疲劳了，所以便决定到城堡墙边的一个长凳上坐一坐。他慢慢地从人行路上走过，靠近长长的城墙、登上花园的三层台阶。走了几步之后，在一条石凳上坐下了。他知道，在五百年以前，疯狂的敌人进攻阿尔巴尼亚，人民奋起反击，坚守着这座用石头和陈年三合土建筑起来的城堡。想到这些，他心里平静多了。“丁尼呵丁尼，”他严肃地提醒自己，“困难的时期来到了，你要清醒，要听党组织的话呵！”

第十八章

回收仓库多数重要的零件，几乎都从丁尼的手里传到三个车间的工人们手中。它们是签了字，填了正规的出库单拿出去的。

陈旧的被忽视的木板房，现在变得重要起来了。每天它都解决一个难题。可是，日子久了，便开始慢慢地失去了它的价值。丁尼费了那么大力气，费了那么多神，将主要柜架摆得满满当当，而今却被拿空了。要找到一个合用的零件，已不象先前那么容易。这一天，一辆齐斯牌汽车，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一对上下模板，或者说是因为唧筒的振动片而停在修机厂的场地里了。这种东西，在市里任何一个仓库也找不到。那一天，负责人自己亲自出马，转悠了各企业的汽车库，可是哪里也没找到。于是一伙机械工用双肩把汽车从场地中心向回收仓库推去，将它停在丁尼的门口。

“真是犯罪!”都拉说道，“就为了一对上下模板。”

“说的就是嘛!”丁尼回答说。他曾经是载重汽车公司在唧筒和燃料器材方面最好的专家。“对于发动机来说,唧筒就如同心脏对一个人那么重要。”

“我不懂这些可怜的玩意儿。”铁匠说道,手里摆弄着坏唧筒。“呐，让它给你长命百岁吧!”他把唧筒交给了丁尼，让丁尼把它随便放到回收仓库里一个没有用的架子上。

“来，我来告诉你。”丁尼对都拉说道,立刻拆开唧筒，指着报废了的上下模板给都拉看。“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两个振动片而出了事故。”

“就因为这个，这点事情，就叫那么好的汽车停下来?”“是的。”丁尼心里沉重地说，他望着这辆突然冒出来的、如山丘样立在那儿的吉斯牌汽车。

“唉!”丁尼生气地感叹道，走进库房里。他确信，在他查点过的全部坏唧筒中间，任何一个也没有振动片。有振动片的那些唧筒，他都取了出去，司机需要时，送给他们了。“我的手太松了。那时候我若是藏起几个来该有多好! 现在因为这么点小问题，弄得汽车停了摆。丢人,真丢人啊!”他烦恼地说道，坐到他的桌旁。由于无事好干，便把拆下来给都拉看的那个唧筒上的小零件拿在

手里摆弄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柜架中间。这一次走得很远，一直走到木板层的尽头。他生气地看了看毫无价值的废铁，因为架子上没地方，前些时候把它放到这个角落里了。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伸出手规整那些凡是眼睛能看到的铁件，不指望还能找到所需要的东西。

第二天，他又去找，到自己认为毫无价值的柜架中间寻找起来。

下午晚些时候，在响钟之前，他的双手累得发抖了。在架子上不停地上下翻动，累得他心烦地骂了起来："让鬼给吃掉了！难道真会因为一瓣蒜毁了婚礼！"*骂过之后，他自嘲地笑笑。突然，在一堆轴承后面，他看到一个破唧筒。他兴冲冲地拿起它，差一点就滑倒了。他立刻拆开它，当找到上下模板时，高兴得眉飞色舞。他急忙跑出门去，跑到齐斯车跟前将唧筒准确无误地安装在应安的地方。装好之后，进到坐室里，大声地鸣起笛来。

"怎么回事？"负责人从修机厂门口喊道，他正在与齐斯车的司机谈话。

丁尼向他招手。司机跑过去，看到了装好的

---

* "因为一瓣蒜，毁了婚礼"！这是一句谚语，意思相当於我国的民谚："一块臭肉，搅坏了一锅汤。"此处的意思是：事事都很好，只出了一点小毛病，影响了回收仓库的声誉。

唧筒。

"找到上下模板了吗?"

"找到了。"丁尼说道。

司机进到座室里，拥抱丁尼。

"你简直象金子一样宝贵啊!"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列克，握成一团塞到丁尼的口袋里。丁尼为之一怔。司机两眼直愣愣地望着丁尼，后悔不该这么做，然而已经晚了。

丁尼掏出钱，塞给司机。

"泽玛里，你不要干这种事。"

"丁尼，你说得对，但你要理解我，我欠你的账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我没有做别的，只是尽了应尽的义务。"丁尼说道，打开座室的门。

"请原谅我。"司机说。

"没什么。"丁尼回答道，走出座室。泽玛里把发动机发动起来。车喇叭发出笛笛的响声，吐出一团团的烟雾。汽车稍微抖动一下，起动了。开始走得较慢，然后开足马力，兜个圈，如同一道闪电驰出宽绰的场地，丁尼一直目送它跑出修机厂的院子。

那天夜里，丁尼早早地躺下睡了。他全身疲劳，心情却很平静。那几块小小的上下模板，把

他变成了幸福之人。尽管司机用那一百列克伤了他的心，但他对此并没有想得太多。丁尼原谅了这位司机。第二天起床时，在房门下边发现一封信，那是妹妹从地拉那寄来的，他边走边看信，很高兴，因为她考试成绩不坏，很快就要回来度假了。在信中，还对他提到了她的一个女朋友，这位朋友想认识认识丁尼。看到这些话，他立刻把信握成一团，装进口袋里。他不喜欢好奇多怪的女人。他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娜莉。她每天早晨到回收仓库拿零件，那些保证要为修复车间做活的车间，拿去这些零件进行加工。她毫不好奇多怪，从没有对丁尼的过去发生过兴趣，从来没有问过他以前的情况，尽管他们交谈过许多次。她象对待所有别的工友那样对待丁尼。最近，自从密切了与回收仓库的联系以来，与丁尼的交往才开始多起来，甚至都开始同他开玩笑了。

丁尼接到信的第三天，妹妹同她的女友、历史语言系的大学生一起回来了。这位女大学生象发射连珠炮似地向丁尼提出了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她翘起二郎腿，在本子上作记录。

“请原谅。”丁尼对她说道，“似乎您问得太多了。”

“是这样吗？”

“是的。您这几个问题问的不是地方，好象你

是要讽刺人。”

“您太挖苦我了。”女大学生微微一笑。

丁尼十分惊奇。他觉得，一个人怎么能脸上带着微笑说自己是受了挖苦呢？丁尼站起来，说他要出去一下。

“我们也去，我们买了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妹妹说道，跟在丁尼的后边。

从电影院回来之后，女大学生又提出了她那些使丁尼发烦的问题。她想从他的口中听听这个没腿的人如何成了一名先进工人。她晓得他的一切，详尽地了解了这个人迈出的每一步，这首先是从他妹妹那里了解到的。现在，她想单独谈谈，甚至象着了迷似地坚持要向丁尼询问几件由于怕羞他不愿意提起的事情。这时候，他妹妹插进来，请求他讲，她要帮帮她的亲密的女友的忙。

“这些事对你有什么用？”丁尼终于问道。

“我想写？……”

“你要写？”丁尼又一次问道。

“我在《青年之声报》文学版上发表过几篇小说，现在编辑部授权让我写您。”

丁尼愣住了。每当他想写一封短信、一份申请和一篇自传的时候，总是不敢写，甚至写了几句，因为不满意，都撕了。而现在，他面前竟然有一个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的姑娘，妹妹的亲密

朋友，一位了解他生平的文学工作者。“我再碰不上这样的机会了。”丁尼想到了另一件事。他想请她帮助。这件事他和荻迪谈过几次。近来，荻迪每周要到丁尼家两三次，希望了解到丁尼是否写了，可是一直没了解到什么。丁尼迟迟未写，因为他写不好，不会写得既没有错误，又很漂亮。

“怎么？”女大学生问道。

“没事。”丁尼回答道，“我自己来写好了。”

“什么？您自己要写什么？”

“没事，没事，这关系不到您的事。”

“那好吧，可你要告诉我，我想知道是什么事让您想了这么久。从你的脸色看您是有点心事。”

“没事。”丁尼固执地说道，然后不做声了。

第二天，大学生去地拉那了。当只剩下兄妹二人的时候，丁尼想把话说出来，可他又收回了主意。

“你怎么了？什么事叫你伤脑筋？”

“啥事也没有。”丁尼竭力掩盖那一想法。老早的时候，还是在几年以前，当他听说他童年时代的伙伴荻迪成了党员的时候，心里就受到了震动。呆在家里，几年的痛苦断送了他的理想和希望，毁掉了他的热情和勇气。后来他又对自己提出了另外的目标，要走向生活，象所有别的人一样

地工作。那一天，修机厂大会开过以后，他想的事就更多了。那一天，他觉得肩上担负着民族所承受的东西，觉得自己与修机厂的命运连结得更加紧密了。那一天，第二天，以及后来度过的每一天，他都想到要更加靠近党，并且决心成为一名党员。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便把木腿全忘记了。女大学生更加激励了他，在他心里点起了一把火，使他的希望变得更加强烈起来。《青年之声报》授权让她写关于他的事情！她通过同丁尼的谈话，使丁尼想起了他同荻迪、同修机厂党的书记恰米里、同都拉，以及同钻孔工人谈过的话。

“奇怪！”丁尼想，“这些不同的人怎么会归到一点上？我的感觉也跟他们的感觉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们一样呢？”

“哥，你怎么了？自从我走以后，你变了。你在动什么脑筋？过几天之后，报上要登载关于你和你的回收仓库的文章。昨天下午，我到干部科去了，问了你的事。他们告诉我，你为国家节约了千百万列克，你用回收仓库减轻了修机厂的经济负担。你还要干啥呢？我觉得这些事你没想到，对不对？”妹妹说。

“对，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敢想过。”

“瞧瞧，怎么样？”

“这不是我的功劳。”

“怎么？”妹妹吃惊地问道。

“不，不是那样，是他们把事情美化了。”

“那不是事情，而是事实。”

“是事实，可是那不属于我的。”

“那是你干的。”

“对，是我干的，可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什么事也干不成。对于我来说，他们的帮助……你自己晓得，没有同志们，我会怎么样呢？”

维约嬉觉得自己在哥哥面前非常渺小。她一向是这样认为的，但从来没有象这次谈话之后感到的这样渺小。她想了许多，回忆了丁尼早期青春时代的美好理想，然后又想起了那些沉重的日日夜夜。现在，他如同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一样判断事情。不为自己着想，而为社会着想。

“你为什么想叫她帮助你？”

“谁呀？”丁尼一阵发愣。

“她，我的那位搞新闻工作的同志。”

“啊，瞎扯。我想让她给我写得漂漂亮亮的，没有错误，一点……”

“我来写好了，”维约嬉说道，“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好吧。明天看看再说吧。我们详细地谈谈，我怕未免太早。”

第二天，丁尼得到修机厂负责人的许可，用

一小时的时间到厂部取一个工资证，因为她妹妹申请助学金。

“去吧，不要耽误了。”负责人请求道，“不晓得，可能会出现临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好吧，”丁尼答道，他准备走，可是负责人把他留下了，对他说：

“你回去看看能否给我找一个油泵塞和几个活动阀，公用局那些人向我们要过这东西。”

“是要交换吗？”

“不，”负责人回答说，“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给我们的，他们的情况不好。我们应当帮助他们，他们还保证这几天给我们几个操作齐斯自动升降车的工人，那些车卸货系统的一点零件坏了。”

“为什么？”丁尼问道，“您哪里也没有找到齿轮吗？”

“哪里也没找到。厂长一直跑到部里，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他们说任何地方也没有。”

“奇怪！”丁尼说道。他一边想着自动升降车的全部卸货系统和全部水动系统，一边走出来。

在厂部办公室里，丁尼听人家正在议论这个问题，这问题已经开始阻碍工作，到处耽搁工作的进程，使每部车白白地增加了四个工人。

“我需要八十名工人，而不是先生给我的十

五名。用你的十五名工人我能干什么？我有二十部自动升降载重车，其中只有七部车的水泵还好使，其他的全是靠人力装卸。这样，每部车跑一趟就要为卸货浪费二十分钟。”

“让我们加班加点工作吧，我们怎么办呢？人家讲这是封锁。”

“我不同意。”厂长反驳说，“人们不应该在他们生活的每一步都拿封锁来推卸责任，需要作出牺牲的时候，就要作出牺牲。”“不过，人家不会承认我们这些花销，一趟路耽搁二十分钟，外加四名工人。你要知道，用这样一种办法，每部载重汽车需要我们付出多大消耗？”企业主管会计算计着说。

“多少？”厂长问。

“一年六十万列克。”

“太多了。”

“仅仅为一部车就要牺牲六十万列克。这么高的成本，真把人的脑袋都给吓晕了。”

“我们被迫这样做，没有办法。需要完成任务，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叫工作速度降下来，任何一个工序也不能下降。”厂长说道，失望地抬起头，用希翼的目光瞧着丁尼，“你的看法如何？哦……中断工程，降低速度……”

“厂长同志，您是在对我说话吗？”丁尼问道。

"是的，是跟你说。你是怎么想的？你们这些机械师在这种时刻要帮我们的忙才是。你听到谈话了。听到了吗？"

"听到了。"丁尼说。

"哦，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厂长发愁地说。

丁尼抖抖肩膀，主管会计和科长似乎带着讽刺意味。流露出微妙的表情。

"你想怎么样？"科长朝着丁尼插话说。

"给我开一份工资证。"丁尼好象不知所措似地说道。

"嗐，你瞧，"科长面对厂长说道，"都火烧胡子了，这个人却来对我说要开一份工资证明。工作去吧，你是个能干的人。打消这个主意，对得起那六十万列克吧！怎么，他们扔掉你不管了？"

丁尼脸色一下子变白了。科长这种酸溜溜的味道，这种突然袭击，使丁尼陷入迷惘的境地。

"不要慌神，"厂长打断他的话，"给他开份证明，既然他提出来，有这个要求，那就是说他有这个需要。哦，你却不回答我的话。"厂长再次望着丁尼。

"为了什么？"丁尼不好意思地说。

"就是为了这些坏了的自动升降车，这个鬼东西的有关系统就那么差劲。"

"压力的问题。"丁尼回答说，"磨坏了的齿轮

增加不了啦，另外阀门组……”

“好，好，这种毛病我懂，可我们怎么办呢？齿轮没有，阀门没有，他们不想了解，你听到了吗？他们不想改变主意，他们不负责任。”

科长和主管会计对厂长的抱怨感到生气，迁怒于丁尼，盯着他，似乎他是罪人。

“说说吧，可怜的，说几句吧，我的头都晕糊了”厂长向丁尼求援。

“我回去和同志们谈一次，也许能找到别的门路。如果工程师帮帮我们的忙，那就好了。”

“你们什么也不会缺，你们只要好好干就行了。我们不仅白白耗费了全部资金，而且还浪费了时间、人力，再说这还是在我们需要节约的关键性时刻发生的。”

“我懂了。”丁尼说完便走了出去。

第十九章

回收仓库的旧木板房，好象一个战斗司令部。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将军、士兵，以及所有忙忙碌碌的人，都到那里去。在这个司令部里，娜莉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她不仅同三个主要车间保持联系，而且还转抄丁尼的图纸。她是丁尼整个艰苦攻关、一切想法和负担的见证人。她还是丁尼为螺旋式千斤顶而几次争吵、动肝火的见证人。为了替换自动升降载重车损坏了的液压系统，丁尼费很大的力气制作这种千斤顶。

在修机厂里，先前的平静和规程都打破了。如果说从前工人们是在车间里进进出出，那么现在，就是在丁尼那座陈旧的木板房中进进出出。对于丁尼所采取的新行动，工人们中间有人蔑视地抖肩膀。修机厂负责人也吃惊地耸着肩膀，不过修机厂党组织书记还是挺支持的。丁尼向所有的人，尤其是向钻孔工人和车床工人请求帮助。

那一天，修机厂里的规程被打破了。过了几天，丁尼向他的同志们提出了用气动系统代替液动系统的建议，虽然对于自己的想法并不特别有信心、有把握。这种不坚定的表现恰好给叽叽喳喳的议论和流言蜚语加了一把火。不过埋头于自己工作的丁尼，没有时间管这些事。即使进进出出的娜莉也没有对他提起什么事情。她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一直等丁尼把图纸画完。这时她便拿过图纸，把它抄得是那样的清晰、漂亮，丁尼对此很满意。丁尼设计的，是一个带有三个汽缸、内部相连的千斤顶，那个千斤顶每年将给企业节约六十万列克；每卸一次车少用十分钟，每部车少用四名工人。

丁尼凝视着娜莉美丽的眼睛，呆呆地出神。在她的眼睛里，对取得成功无一丝一毫的怀疑。虽然每件事还都是在纸面上，尚未付诸实践。丁尼对于她的眼睛特别感兴趣，但这只是刹那间的事。他皱皱眉，低下头。

“怎么?”她问他，“你不相信这个?”用她那纤小的手指着图纸问道。

“我觉得好象是作梦。”丁尼说。

“什么?”

“这全部的日子，这整个木板房，这张纸，还有你。”

“现在理想就要实现了。在这种形势下，思想是主要的，工程师计算得挺稳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就开始。”丁尼站起来，把图纸挟在腋下，另一只手操起拐杖，到负责人那里去了。

第二天，焊接、旋工和钻孔三个车间，开始了制造带有三个汽缸的大型千斤顶的工程。同志们干起活来是那么麻利，所有的人都为正在制造的千斤顶奔波忙碌。对于丁尼来说，那些日子真是充满了生气。由于疲劳过度，丁尼手里的拐杖握得越来越紧，走起路来越来越摇摇晃晃了。习惯了丁尼正常走路的娜莉，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觉得遗憾，考虑到丁尼的木腿：这得给他造成多少痛苦啊！别人也注意到了丁尼吃力的样子。他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同技师探讨问题；跟在某个师傅派到回收仓库取一件东西的学徒工后面急匆匆地进进出出。丁尼汗流浃背，挽衣卷袖，双手沾满尘土和铁锈。

千斤顶如此地占据了他的感情世界，就连他自己也没感觉到与假腿相连结的肌肉在流着血。

一天都拉拉住了他的胳膊，递给他一只烟。

“我不抽。”丁尼说道，他想走开。

“抽吧，抽吧！”

“我没兴趣。”丁尼反驳说，他不理解铁匠的

固执。

“抽吧，我有话要跟你聊聊。”

丁尼接过烟，点着了。

“有什么话说？”

“没什么，”都拉四平八稳地说。

“怎么没什么呢？你不是说有话说么？”

“啊，对，”铁匠做出仿佛回想起什么事情的样子，伸手挽住他，把他拉到俱乐部里：“你给我来杯咖啡，我就告诉你。”

“给你来两杯，不过你得快点说，因为我有事情。”

“我想现在就讲。”

“现在？”

“对，马上就讲，你也好好歇一歇，瞧你成什么样子了！”

“好吧，”丁尼说道，经过这么多日子以后，他第一次安闲地走到宽敞的场地上来。他曾怀着怎样一种嫉妒的心情从旧木板房的门口向它张望啊。两位同志紧挨着肩往前走，每个人心里都在考虑事情，一个考虑千斤顶，一个考虑丁尼。

“两杯咖啡。”他们一走进俱乐部，丁尼就喊道。

“我们坐下吧。”都拉说道。

“坐。”丁尼同意地坐下了，小声说道。

“你怎么样？”

“我累了，腿疼。”

“噢，你说起腿来了，如果坏了，就再另作一副。”都拉笑着说。

“现在有人给我做，你总是想讥笑人。”丁尼发牢骚说，“你说吧，想告诉我什么？”

“停停，我们先把咖啡喝完。”

小吃部服务员给他们送来两杯咖啡，两杯白兰地。

“这些酒是什么意思？”丁尼看到白兰地，高兴地问。

“都是因为齐斯车司机泽玛里，您才能喝这些酒，是你给他安的振动片。当时那一百列克你没有拿，他便让我存起来，给回收仓库办好事。”

丁尼愉快地笑了：“还有多少没用掉？”

“今天才开始用。”

“那就再让服务员给我们每人来一个甜饼。”丁尼向服务员打了招呼。然后盯住都拉问：“你想跟我说啥？”

“就是想说这个。你认为我不知道我们修机厂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丁尼没开口。

“来，快吧。”都拉慢条斯理地说。

都拉把丁尼拉来这里，目的是叫他轻松轻

松，耽心他伤腿承受不了。丁尼很快察觉了铁匠的用心，朝他擂了一拳，连甜饼也来不及吃，转身拄着拐杖返回工场。

“我去了。”丁尼 对 铁 匠 说道，“工友们在等我。”

“去吧，去吧。”都拉说道，而丁尼没有听见。因为他已经走开了。他踉踉跄跄地拄着拐杖，回头对如此关照他的都拉·鲁普西笑了笑。

当漫长而疲劳的一天的最后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修机厂的大门打开了。大家成群结队的走出去。在最后一群人中间有丁尼、钻孔工人、焊接工人，还有娜莉。路上，走过修机厂的围墙，丁尼累得无力跟这群人一同走下去了。第一个领会了这件事的是娜莉。她有意识地放慢脚步，靠近丁尼，攀谈起来。她纯碎是为了谈话而谈话，没话找话。在十字路口，人群散了，只剩下丁尼和娜莉两个人，这时候，她的脚步走得更慢了。丁尼轻松地喘了口气，努力走得端正，不歪不斜，尽量少拄拐杖。

“今天我们累了。”娜莉说，“今天我们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成？”

“如果象今天这样干，一周就可以完成，甚至还可以安装好。”

“对修机厂和你来讲，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这是大家的成绩。”丁尼纠正说。他回头瞄了一下娜莉的眼睛。他差点说出口：“娜莉，你真漂亮。”但他控制住自已没把这个话说出来。

姑娘的眼睛朝地上看了一会儿，觉得脸上都有点红了，仿佛丁尼把话跟她说了出来，而不是在他心里说话似的。

“你想什么？”丁尼问她。

娜莉脸红得更厉害了。本来该回答，但却只微微地笑了笑。她已体会到，在丁尼身旁，总是觉得非常惬意。她喜欢和他在一起，同他谈心。近来，她时常甜滋滋地偷偷瞄他几眼。她看到汗珠从丁尼那高高的好看的额头上淌下来，看到汗珠一道道地流在他那未刮胡子的脸上，然后落到地上，或者汽缸上，以及她亲手为他用纸做的钓鱼工具上……这会儿，他俩走到城堡大门旁，丁尼停下脚步，与娜莉握手告别。她感到突然。因为她的心思没在那儿，没有看到已经走到分手的地方了。

“晚安。”丁尼说道，他想迈出第一步，可是木腿不听他的话。老早以来，打从开始学走路起，丁尼就没遇上过这种事，因此他脸色有点发白了。他迅速地转过身去，以便叫她——死死地盯着他的娜莉看不出他的心思。他把身子一转走

了。刚迈出第一步，他就感到太累了，他累得是那样厉害，甚至于担心两块光秃秃的木腿会不听他的话，不把他送到家里。他用劲地拄着拐杖，弄得他东摇西晃。他敏捷地把稳着，没有发生意外。身旁是一座花园，他在看到的第一个石櫈上坐下来，自由自在地喘了一会儿气。“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走。”他决定这样做，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不去想被光秃秃的木腿磨得疼痛欲绝的部位。

一小时之后，他站了起来，不过情况还是象先前一样。疲劳的双腿勉强听他的话，勉强支持他走到家里。走进屋里一看，妹妹不在家，他很高兴。在柜架上找到碘酒瓶，坐到床上，卸掉木腿，用碘酒擦茧子，那茧子磨破了，出了不少血。碘酒刺激他清醒过来，对于这种刺激，他已经习惯了。他用这种东西磨练了肌肉，以至于都长出了茧子。妹妹回来时，丁尼已经显得十分平静了。她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丁尼倒在床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报。

到吃晚饭的时候，丁尼请求妹妹把桌子放到床边。他不愿意起来，因为他不高兴妹妹看到满是碘酒的双腿。虽然如此，她还是晓得丁尼心情不好，只是不说就是了。她沉默地若有所思地吃完饭，头一次这么不安地考虑哥哥的事情。他已

经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而成了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了。他在想什么呢？吃饭的时候，丁尼也没讲话。他一边吃，一边为别的事情走神儿。他想起几天之前，在这张桌子旁边，就象从前他作最后的铁路义务劳动者时所梦想过的那样，梦想成为一名党员。丁尼的嘴角露出了微笑。

“为什么笑？”维约嬞问他。

“没什么，瞎寻思呗，我想起了一点事儿。”

“什么？”

“算了，我没心思。”

“你不想？”妹妹问道，变得严肃起来。她请求说，“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有点事儿叫你心神不宁，我看出来了。”

“老早就看出来了？”

“不，现在，从我回来度假时看出来的。”

“好吧。”丁尼下定决心，“那我来说说。几年之前，当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我在铁路上当义务劳动者的时候，就幻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妹妹激动地咬咬嘴唇，克制住了自己。

“而现在，”丁尼接着说，“我给自己提出任务，不再是幻想，而是要成为一名党员，不过我不知道我配不配，不知道这一愿望是否还是一种幻想……”

妹妹打断他的话："你配得上，哥哥，你是个坚强的人。"

"这还不够，"丁尼说，"作一名党员，可是件大事，要当党员就得配得上这个称号。"

"你配得上。"维约嫱坚决地说道，"我比谁都更了解你。"

"我如果有腿，也许能配得上。"

"你有腿。"她大声地说道。

"是木头做的腿。"丁尼吞吞吐吐，有些难受。

"木腿肉腿又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实验了一下，多干了一点活，就累的够呛，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我这样无止境的追求是否过分？"丁尼眼睛一直盯着妹妹。

"我一向认为你的追求，你的愿望都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你准备好材料了吗？"

"准备好了，我全交上去了。"

"你做得太好了，肯定会吸收你的。"

"也许，但愿如此吧！"丁尼说完不再吭声了。

她也不吭声了。低矮的屋子里只回响着收音机的音乐声。丁尼把音量关小一些，倒下了。柑桔叶子的飒飒声通过窗户传到屋子里。

维约嫱站起来，把桌子擦干净，到院子外边洗碗碟去了。当她返回屋里时，看到哥哥睡着了。她小心地掀掀被单，要给他盖得更好些。当

她看见那两条腿又象前些年试着学走路时那样染上了一块块干巴巴的血迹和碘酒时，她目瞪口呆了。

第二十章

“见鬼，真见鬼！”修机厂负责人骂道，他挥拳敲打齐斯车的坐室，“这整个工作全白干了！呸！”他大发雷霆，把擦手的破布头扔到地上。

丁尼觉得那破布头和唾沫仿佛落在他的脸上了。

“我们再试它一次。”都拉言词含混地说道，“千斤顶准备好了，应当把车身立起来。为什么不立呢？”

“因为革新和合理化行动需要动脑子，而不是空嘴说废话。”负责人显然十分不满。

“应当找到毛病。”钻孔工人插嘴说，“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出差错了。”

“在什么地方？哦？你说是在哪儿？”负责人大声嚷叫，“你不知道吗？我知道。”

回收仓库旁边，聚集在汽车附近的全体工人，都望着他们的负责人。一大帮人沉默失望的

目光，使他成了个怒气冲冲的木雕。

“负责同志，你总是那么暴燥，凭吵闹叫骂是得不到好处的。”

“可你说说，就这样会得到好处?这全部的工作白干了。愿我们的千斤顶长命百岁吧！而你——”他把脸掉向丁尼，“为什么不说话？说什么要节约六十万列克，好象你对我们吹得太厉害了。要知道这次革新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吗？我告诉你，花了一万一千列克。”

“负责同志，第一，这不是革新，这是创造。”丁尼辩解说，“第二，我和我的同志们还没放弃原有的想法。”

“那么千斤顶为什么没把车身立起来?”负责人益发生气，“我要的是这个，而不是空嘴说白话。”

“以后再说吧。”丁尼冷静地说道。

“什么时候？明天？还是一年以后?”

“不要太过份了。”刨花工人抢过话头，“来吧!”他对大家讲道，“我们到车间去。”

“去吧，至少你们应当干活才是。”负责人带着明显的讽刺，让聚到一起要出点主意的工人走开。

丁尼注意到工人们——他的同志，是怎么样开始一个接一个、三三俩俩默默地烦恼地散了

伙。过了片刻，齐斯车旁边只剩下了丁尼、钻孔工人和司机。

“你想什么？”钻孔工人问。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烦死人了。我看，罪过出在压力上。五个大气压不够，压缩空气的压气机小，只计算了刹车系统的用量。”丁尼沉思着。

“我们安一个更大的压气机好了。”钻孔工人说道。

“或者一半也好，反正需要再干一次。干脆现在就干。”

丁尼和钻孔工人马上开始行动。钟声响了，大家都走了。他们二人和司机，一直干到很晚才收摊。第二天，他们又干了一天。不管是哪个工种的工人，都找一个理由，离开工作，来帮助丁尼他们。

下午，响钟之前，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们试试好吗？”司机问道。

“明天，”钻孔工人回答道，“我们到石场试验去。”

“那儿现在还有工人。”

“等我们到那里，他们就走了。”

“就在这儿，用刨花车间后面的石头来试验吧！”

“好，试验吧！”丁尼作出决定，钻进汽车里。

车开了。几乎所有撂下工作来帮忙的工人都徒步跟在车后边。负责人也夹在他们当中出发了，他一边走，一边摇头。

从来也没有一部车装得这么快。

“开！提升车身吧！”工人们喊道，“开！”

丁尼开动了压力机，车身抖动起来，唉唉鸣叫，开始慢慢地升起来。

“开！开！”工人们喊道，“开，大家叫你开！”

整个车身升起来，石头的重量挤得后车帮张开了。当石头咣当咣当地滚出去的时候，升起一片烟尘，宛如倒塌了一堵古墙。

“乌拉！”工人们大声叫起来，他们不知该如何表达喜悦的心情，挥舞拳头打丁尼，并且同负责人一起欢笑。

“今天晚上我们给千斤顶洗个澡吧。”负责人喊道。

“用啤酒还是用白酒洗啊？”有人喊叫。

“两样都用。”都拉回答说，他拥抱了丁尼。别人也跟他一涌而来，有的捏丁尼的胳膊，有的握手，有的拍肩膀。能使出的办法全使出来了，人们抓住他，摇动他，打他，推他，大声地夸奖他。

修机厂的一大群工人把丁尼围在中间，向场

地走去了。大家拥挤着，大声喧哗，绕着圈子往前走，因为人太多，每人都想靠近他，祝贺他。丁尼被人群拥挤着，来回兜圈子，不时地转过头来，回敬同志们的祝贺。当人们来到场地中间的时候，丁尼彻底晕糊了，他什么事也弄不明白，不知自己怎么居然不扶拐杖走起来了。一大群人把他抱走了。万众一心，浩浩荡荡，大家团结得恰似一个人，吵吵嚷嚷地向前涌去。人群如同一条波浪滚滚的大河，吞噬了眼前碰到的一切，战胜了所有的障碍，势不可挡地奔向前方。

开始时，娜莉有点害怕。她一看到修机厂的同志们如此拥挤，叫喊，乱轰轰地朝前走，便朝跟前凑到应在的位置上。看到丁尼那样地兴奋，她目瞪口呆了。她跟他说话，对他大声嚷叫，可是他没听到，就连二人目光相遇在一起的时候，他也糊里糊涂地弄不明白是啥意思。他的眼睛里泪水汪汪。他眼睛看到的肯定不是别的，只是那些离得最近的面庞，即使这些，也是看得模糊不清。娜莉躲到一边去，跟在继续向前涌去的人群的后边；被弄得晕头转向的丁尼正夹在这群人中间。

回到家里，丁尼的脑子里还是闹哄哄的，不知所措。他不明白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所记住的只有试验成功这件事，而别的事情则全记不清了。他搞不清楚是怎样一直走到家里的。

他幸福地、迷惘地倒下去，一直睡到清晨。起床时，把木腿牢牢地扎结好，在屋子里找起拐杖来，可是在哪里也没有找到。

“我干了什么事？把那可怜的东西放到哪儿去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起来，因为没有找到拐杖，发起脾气来了。“噢！”忽然间他想起来了，不知怎么，头一天那种极度的高兴劲儿又涌上心头。他坐到桌旁，想起来了，他是把拐杖放在回收仓库里了。他想起了一切事情，想起了自己是如何与同志们走出场地，如何上了路，如何喝了酒，又是如何在大街上散了一会儿步，所有这些事儿的细枝末节，历历在目地在脑子里浮现出来。现在，就是现在，丁尼异常清晰地回忆起所有那些仿佛带着惊奇的神色望着他的过路人的眼睛。他不拄拐杖走出去了，与同志们说说笑笑，时而靠靠这个，时而靠靠那个。他不扶拐杖走起来了。

“对，我是把拐杖搁到回收仓库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记起什么，喃喃着：“是的，在右边，一进门，在空架子上。”他一边吃着妹妹端给他的早点，一边独自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今天你可是真高兴呀！”维约媗说道。

“昨晚就高兴了。”丁尼说，“今天我还是象昨天那么高兴。奇怪，我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啊！”

"快吗？"妹妹问道，瞪着好奇的眼睛。

"太快了。"丁尼坚持说道。说着就要出门。

"上哪儿去？"

"上班去。要迟到了。"

"今天是星期天，噢，可怜的。"

"啊！是的，想起来了。"丁尼心情平静下来了，他轻松自在地呼吸，在床上倒下来，把收音机的声音略微放大了一点。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又回想起忘在回收仓库空架子上的拐杖。

丁尼再一次回忆起昨天丢开拐杖，幸福地摇摇晃晃地走过的从修机厂到家里的那一整段长长的道路。

——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重新站起来
作者＝（阿尔巴尼亚）荻·祝万尼著
页数＝３４０
ＳＳ号＝１１４５５８２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０年０９月第１版